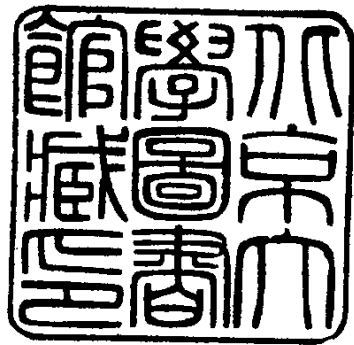


筆記小說大觀

三十七編

筆記小說大觀

三十七編



乎宦遊之苦無如炎暑而閩
南尤甚間從解帶麾箠時閱
案頭前定錄數則不覺熱惱
頓銷涼颼颼沁人肝肺乃知
向者侘傺於途遭而攢眉於
嶮巖揔屬狂心未歇鄭人之

西湖拾遺 四十八卷 清·陳樹基撰 三十七編 第六冊 一頁

二十一卷起至三十五卷止

西湖拾遺 四十八卷 清·陳樹基撰 三十七編 第七冊 一頁

三十六卷起至四十八卷止

清

清秘述聞 十六卷 清·法式善撰 三十七編 第八冊 一頁

清秘述聞續 十六卷 清·王家相撰 三十七編 第九冊 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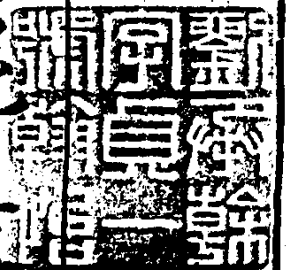
清秘述聞補 二卷 清·錢維福撰 三十七編 第九冊 一頁

清秘述聞再續 三卷 清·徐 祁撰 三十七編 第九冊末 一頁

附：索引……………三十七編

採異錄 八卷 清·胡源祚撰 三十七編 第十冊 一頁

前定錄叙



浮生大夢幻妄無端蕉鹿是
非竟成聚訟凡夫背覺合塵
難禁業識紛飛世短意長移
山逐日此何異於赴燭之蛾
沿磨之蟻與夫沒泥之象者

乎宦遊之苦無如炎暑而閩
南尤甚間從解帶麾箠時閱
案頭前定錄數則不覺熱惱
頓銷涼颼颼沁人肝肺乃知
向者侘傺於途邇而攢眉於
嶮巖揔屬狂心未歇鄭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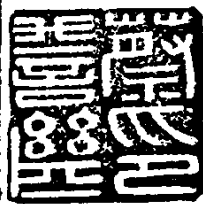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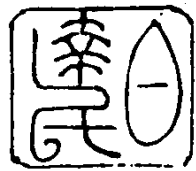
夢正酣見矣於鬼神者耳儒
者之所謂命即釋氏之所謂
因命則出於莫為而因則由
於自造定不定有二法焉言
乎定雖瞿曇大覺尚不免金
鏘馬麥之償次若五通仙道

亦莫逃於寬對言乎不定則
如世俗所云法星三徙於一
言千里雲來於自剪于公嚴
毋掃墓高門善惡吉凶若影
響形聲然彼此倚伏廻環終
難思議君子依其定者以息

心以止妄依其不定者以藻
德以遷善庶幾子輿氏脩身
順受之旨焉若乃舟藏巨壑
有力負之而趨繩繫虛空異
趣莫窺其朕進是觀而身心
俱泯作受何依定與不定之

說又成戲論矣

吳興夏休生蔡善繼書於
溫陵官舍之濯水軒



前定錄上卷共七十八事

寶誌 史溥 耿詢 尉遲德敬

魏徵 婁師德 王顯 張寶藏

授判冥官 王無導 宇文融 路潜

甘子布 李廻秀 狄仁傑 崔元綜

蘓味道 盧崇道 劉仁軌 任之選

田預 王暎 高智周 王儵

裴仙先 張文瓘 袁嘉祚 齊瀚

張守珪 裴有敞 王超 張齊丘

五二ノ、フ、
金分
一
九三

馮七言 桓臣範 張嘉貞 僧金師

帝氏 張嘉福 宋輝 房瑄

孫生 杜暹 鄭虔 崔圓

麴思明 馬遊秦 蕭華 一行

術士 杜鵬舉 李栖筠 杜思溫

柳及 帝泛 玄宗 喬琳

張去逸 李泌 劉邈之 張仁禘

裴譎 李揆 道昭 李稜

豆盧署 孟君 盧常師 韓滉

李 頤 崔 造 薛 邕 鄭 德 璘

趙 璟 盧 邁 趙 璟 包 誼 薛 少 殷

韋 孝 叔 延 陵 包 隰

カニノ
ニ
ラ
ク

金
ノ
一

一

一
一

前定錄下卷共九十三事

竇相

易

柳員外

李涼公

崔相

盧賓客

牛師

陳存

鄭滂

孔温裕

王蒙

黃損

孫思邈

武君常

房玄齡

明皇

姚宋

柳柳州

李衛公

康晉

劉逸

李公

李宗回

崔朴

李藩

韋執誼

韋滋

裴度

張韓

趙昌時

李顧言

元和二

李源

鄭權 樊陽源 吳少誠 陳彥博

陸賓虞 王璠 崔玄亮 韋貫之

衛次公 李固言 楊收 鄭朗

段文昌 崔從 郭八郎 張宣

韓皋 龐嚴 張正矩 劉遵古

舒元興 李德裕 李言 王沐

舒元謙 杜宗外生 石雄 賈島

崔潔 李景讓 李敏求 李君

馬舉 鄭延濟 李生成 成汭

楊蔚 歐陽澥 伊璠 顧彥朗

李甲 房知温 竇夢徵 許生

楊鼎夫 牛希濟 陰君文 貧婦

支戩 定婚店 崔元綜 盧承業女

琴臺子 武殷 盧生 鄭還古

秀師言 李行脩 灌園嬰 朱顯

侯繼圖

空不秀

金三

二

六十六

前定錄上卷

吳興蔡善繼伯達父校

寶誌

梁簡文之生誌公謂武帝此子與寃家同年生
其年侯景生於鴈門亂梁誅蕭氏畧盡出朝野
僉載

史溥

陳霸先未貴時有直閣史史溥夢有人朱衣執
玉簡自天而降簡上金字書曰陳氏五世三十
四年及後主降隋史溥尚在出獨
異志

耿詢

隋大業中耿詢造渾儀成進之帝召大史令韋
充少府監何稠等檢驗三辰度数晝夜環轉毫
厘不差帝聞甚嘉之賜物一百段欲用爲太史
令詢問之笑曰詢數未得此官六十四五所不
論耳然得太史令卽命終後宇文化及篡逆詢
爲太史令詢知化及不職謀欲歸唐事覺被害
時年六十五觀詢之藝能數術蓋亦張衡郭璞
之流

出大業
拾遺

尉遲敬德

隋末有書生居太原苦家貧以教授爲業所居
抵官庫因穴而入其內有錢數萬貫遂欲攜挈
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索取尉遲公帖來
此是尉遲敬德錢也書生訪求至鐵冶處有尉
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于煨鍊之次書生乃前
拜之尉遲公問曰何故曰某貧困足下富貴欲
乞錢五百貫得否尉遲公怒曰某打鐵人安有
富貴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憫但賜一帖他日

自知尉遲不得已令書生執筆曰錢付某五百貫具月日署名於後書生拜謝持去公與其徒拊掌大笑以爲妄也書生旣得帖却至庫中復見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繫於梁上高處遣書生取錢止於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請歸鄉里勅賜錢并一庫物未嘗開者遂得此錢閱簿欠五百貫將罪王者忽於梁上得帖子敬德視之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使人密求書生得之具陳所見公厚遣之仍以庫物分惠

故舊出逸史

魏徵

唐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窻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遂作一書遣由此老翁一人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人者送書明日引注由老人者被放由天者得留徵怪之問焉具以實對乃歎曰官職祿料由天者蓋不虛也

出朝野僉載

婁師德

唐婁師德為揚州江都尉馮元常亦為尉共見
 張罔藏罔藏曰二君俱貴馮位不如婁馮唯取
 錢多官益進婁若取一錢官即敗後馮為浚儀
 尉多肆慘虐巡察以為疆奏授雲陽尉又緣取
 錢事雪以為清疆監察婁竟不敢取一錢位至
 台輔家極貧匱馮位至尚書左丞後得罪賜自
 盡婁至納言卒

出朝野
 僉載

王顯

唐王顯與文武皇帝有嚴子陵之舊每掣禪爲戲將帽爲歡帝微時常戲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賜之其夜

卒

出朝野僉載

張寶藏

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長常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卽時還京時太宗苦於氣痢衆醫不効卽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時寶藏曾因其疾卽具疏以乳煎葦撥方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葦

撥有劾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因思曰嘗令與進
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
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汝得宰相不妨已授三
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
文官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

出獨異志

授判冥人官

唐太宗極康豫太史令李淳風見上流淚無言
上問之對曰陛下夕當晏駕太宗曰人生有命
亦何憂也留淳風宿太宗至夜半上奄然入定

見一人云陛下暫合來還卽去也帝問君事何
人對曰臣是人生判冥事太宗入見判官問六
月四日事卽令還向見者又迎送引導出淳風
卽觀玄象不許哭泣須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見
者令所司與一官遂至蜀道一丞上怪問之選
司奏奉進止於此官上亦不計旁人悉聞方知
官皆由天也

出朝野
僉載

王無尋

唐王無尋好博戲善鷹鷂文武聖皇帝微時與

無尋蒲戲爭彩有李陽之宿憾焉帝登極尋藏
匿不出令給使將一鷄子於市賣之索錢二十
千尋不之知也酬錢十八貫給使以聞帝曰必
王無尋也遂召至惶懼請罪帝笑而賞之命於
春明門待諸州麻車三日並與之尋坐三日屬
灞橋破唯得麻三車更無所有帝知其命薄更
不復賞頻請五品帝曰非不與鄉惜鄉不勝也
固請乃許之其夜遂卒

出朝野
僉載

宇文融

劉禹錫曰官不前定何名冥宰乎永徽中盧齊鄉卒亡及蘇說見其舅李某爲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爲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爲宰相吏曰天曹符已下數日多少卽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旣而拜宰相果百日而罷

出嘉話錄

跽潛

懷州錄事參軍跽敬潛遭綦連輝事於新開推鞠免死配流後訴雪授睦州遂安縣令前邑宰皆卒於官潛欲不赴其妻曰君若合死新開之

難早已無身今得縣令豈非命乎遂至州去縣
水踞數百里上寢堂西間有三殯坑皆埋舊縣
令潛命坊夫填之有梟鳴於屏風又鳴於承塵
上並不以爲事每與妻對食有鼠數十頭或黃
或白或青或黑以杖驅之則抱杖而叫百餘妖
怪不可具言至一考滿一無損失選授衛令除
衛州司馬入爲郎中位至中書舍人

出朝野
僉載

甘子布

周甘子布博學有才年十七爲左衛長史不入

五品登封年病以驢輦疆至嶽下天恩加兩階
合入五品竟不能起鄉里親戚來賀衣冠不得
遂以緋袍覆其上帖然而終

出朝野
僉載

李迥秀

李迥秀爲兵部尚書有疾朝士問之秀曰僕自
知當得侍中有命固不憂也朝士退未出巷而
薨有司奏有詔贈侍中

出定
命錄

狄仁傑

唐狄仁傑之貶也踞經汴州欲留半日醫疾開

封縣令霍猷可追逐當日出界狄公甚嚙之及
回爲宰相霍已爲郎中狄欲中傷之而未果則
天命擇御史中丞凡兩度承旨皆忘後則天又
問之狄公卒對無以應命唯記得霍猷可遂奏
之恩制除御史中丞後狄公謂霍曰某初恨公
今却薦公乃知命也豈由於人耶

出定
命錄

崔元綜

崔元綜則天朝爲宰相令史奚三兒云公從今
六十日內當流南海六年三度合死然竟不死

從此後發初更作官職後還於舊處坐壽將百
歲終以餒死經六十日果得罪流於南海之南
經數年血痢百日至困而不死會赦得歸乘船
渡海遇浪漂沒同船人並死崔公獨抱一板隨
波上下漂泊至一海渚入叢葦中板上一長釘
刺脊上深入數寸其釘板壓之在泥水中晝夜
恣痛呻吟而已忽遇一船人來此渚中間其呻
吟哀而救之扶引上船與踏血拔釘良久乃活
問其姓名云是舊宰相衆人哀之濟以糧食隨

跽求乞於船上卧見一官人著碧是其宰相時
令史喚與語又濟以糧食得至京師六年之後
收錄乃還選曹以舊相奏上則天令超資與官
及過謝之日引於殿庭對崔公著碧則天見而
識之問得何官具以狀對乃詔吏部令與赤尉
及引謝之日又勅與御史自御史得郎官累遷
至中書侍郎九十九矣子姪並死唯獨一身卧
病在牀顧令奴婢取飯粥奴婢欺之皆笑而不
動崔公既不能責罰奴婢皆不受處分乃感情

不食數日而死出定命錄

蘇味道

蘇味道三度合得三品並辭之則天問其故對曰臣自知不合得三品則天遣行步視之曰卿實道合得三品十三年中書侍郎平章事不登三品其後出為眉州刺史改為益州長史勅賜紫綬至州日衣紫畢其夜暴卒出定命錄

盧崇道

唐太常卿盧崇道坐女媢中書令崔湜反羽林

郎將張僊坐與薛介然口陳欲反之狀俱流嶺南經年無日不悲號兩目皆腫不勝悽戀遂並逝歸崇道至都宅藏隱爲男娶崔氏女未成有內給使來取克貴人崇道乃賂給使別取一崔家女去入內事敗給使具承掩崇道奔招二人亦被糺捉勅杖各決一百俱至喪命

出朝野僉載

劉仁軌

唐青州刺史劉仁軌知海運失船極多除名爲民遂遼東効力遇病卧平襄城下褰幕看兵士

攻城有一卒直來前頭背坐叱之不去仍惡罵
曰你欲看我亦欲看何預汝事不肯去須叟城
頭放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軌幾爲流矢所

中

出朝野
僉載

任之選

唐任之選與張說同時應舉後說爲中書令之
選竟不及第來謁張公公遺絹一束以克糧用
之選將歸至舍不經一兩日疾大作將絹市藥
絹盡疾自損非但此度餘處亦然何命薄之甚

也出朝野
僉載

田預

唐奉御田預自云少時見奚三兒患氣疾寢食不安田乃請與診候出一飲子方劑愈三兒大悅云公既與其盡心治病某亦當與公盡心以定貴賤可住宿既至曉命紙錄一生官祿至第四政云作橋陵丞時未有此官田詰之對云但至時自有此官出又云當二十四年任奉御及文帝崩田果任橋陵丞後爲奉御二十四年而

改命錄

王駿

王駿任渭南已數載自云久戡此縣但得蒲州司馬可矣時奚三兒從北來見一鬼云送牒向渭南報名府改官問何官云改蒲州司馬更與相隨來渭南見駿云公郎改官爲蒲州司馬當時鬼在廳堦下曲躬立三兒言訖走出果三數日改蒲州司馬改後二十餘日勅不到問三兒三兒後見前鬼問故鬼言緣王在任贖請官錢

所以折除今折欲盡至某時當得上得上後驗

言出定
命錄

高智周

高智周義興人也少與安陸郝處俊廣陵來濟
富陽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仲覽宣城人而家
於廣陵破產以待此四人其相遇甚厚嘗夜卧
因各言其志處俊先曰願秉衡軸一日足矣智
周來濟願亦當然處約於被中遽起曰丈夫樞
軸或不可冀願且爲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納

足矣仲覽素重四人嘗命相士視之皆言貴極人臣顧視仲覽曰公因四人而達後各從官州郡來濟已領吏部處約以瀛州書佐因選引時隨銓而注濟見約遽命筆曰如志如志乃注通事舍人注畢下階叙平生之言亦一時之美也智周嘗出家爲沙門鄉里惜其才學勉以進士克賦擢第授越王府參軍累遷費縣令與佐官均分俸錢遷祕書郎累遷中書侍郎知政事拜銀青光祿大夫智周聰慧舉朝無比日誦數萬

言能背碑覆局淡泊於冠冕每辭職輒遷贈越
州都督謚曰定

出御史
臺記

王儼

唐太子通事舍人王儼曰人遭遇皆繫之命緣
業先定吉凶乃來豈必誠慎昔天后誅戮皇宗
宗子繫大理當死宗子歎曰旣不免刑焉用汚
刀鋸夜中以衣領自縊死曉而蘇遂言笑飲食
不異在家數日被戮神色不變初蘇言曰始死
冥官怒之曰爾合戮死何爲自來速還受刑宗

子問故官示以冥薄及前世殺人今償對乃畢
報宗子既知故受害無難色

出紀聞

裴伯先

工部尚書裴伯先年十七爲太僕寺丞伯父相
國炎遇害伯先廢爲民遷嶺外伯先素剛痛伯
父無罪乃於朝廷封事請見面陳得失天后大
怒召見盛氣以待之謂伯先曰汝伯父反干國
之憲自貽伊戚爾欲何言伯先對曰臣今請爲
陛下計安敢訴寃且陛下先帝皇后李家新婦

先帝棄世陛下臨朝爲婦道者理當委任大臣
保其宗社東宮年長復子明辟以塞天人之望
今先帝登遐未幾遽自封崇私室立諸武爲王
誅斥李宗自稱皇帝海內憤惋蒼生失望臣伯
父至忠於李氏反誣其罪戮及子孫陛下爲計
若斯臣深痛惜臣望陛下復立李家社稷迎太
子東宮陛下高枕諸武獲全如不納臣言天下
一動大事去矣產祿之誠可不懼哉臣今爲陛
下計用臣言未晚天后怒曰何物小子敢發此

言命亭出佻先猶反顧曰陛下採臣言實未晚
如是者三天后令集朝臣於朝堂杖佻先至百
長隸攘州佻先解衣受杖笞至十而佻先死數
至九十八而蘇更笞二而畢佻先瘡甚卧驢輿
中至流所卒不死在南中數歲娶流人盧氏生
男愿盧氏卒佻先携愿潛歸鄉歲餘事發又杖
一百徙北庭貨殖五年致資財數千萬佻先賢
相之姪往來河西所在交二千石北庭都護府
城下有夷落萬帳則降胡也其可汗禮佻先以

女妻之可汗唯一女念之甚贈酋先黃金馬牛
羊甚衆酋先因而至門下食客常數千人自北
庭至東京累道致客以取東京息耗朝廷動靜
數日酋先必知之時補闕李秦授寓直中書封
事曰陛下自登極誅斥李氏及諸大臣其家人
親族流放在外者以臣所料且數萬人如一旦
同心招集爲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於
流矣武后納之夜中召入謂曰卿名秦授天以
卿授朕也何啟予心卽拜考功員外郎仍知制

誥勅賜朱紱女妓十人金帛稱是與謀發放使
十人於十道安尉流者其實賜墨勅與牧守有
流放者殺之勅旣下佃先知之會賓客計議皆
勸佃先入胡佃先從之日晚舍於城外因裝時
有鐵騎果毅二人勇而有力以罪流佃先善待
之及行使將馬裝橐駝八十頭盡金帛賓客家
僮從之者三百餘人甲兵備曳犀超乘者半有
千里馬二佃先與妻乘之裝畢遽發料天曉人
覺之已入虜境矣旣而迷失道遲明唯進一舍

乃馳旣明候者言酋先走都護令八百騎追之
妻父可汗又令五百騎追焉誠追者曰舍酋先
與妻同行者盡殺之貨財爲賞追者及酋先於
塞酋先勒兵與戰麾下皆誅死日昏二將戰死
殺追騎八百人而酋先敗縛酋先及妻於橐駝
將至都護所旣至械繫穿中具以狀聞待報而
使者至召流人數百皆害之酋先以未報故免
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曰吾前
使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曉吾意擅加殺

害深爲酷暴其輒殺流人使並所在鑠項將至
害流人處斬之以快亡魂諸流人未死或他事
繫者兼家口放還由是佻先得免乃歸鄉里及
唐室再造宥裴炎贈以益州大都督求其後佻
先乃出焉授詹事丞歲中四遷遂至秦州都督
再節制桂廣一任幽州帥四爲執金吾一兼御
史大夫太原京兆尹太府卿凡任三品官向四
十政所在有聲續號曰唐臣後爲工部尚書東
京留守薨壽八十六

出紀聞

張文瓘

張文瓘少時曾有人相云當爲相然不得堂飯
食喫及在此位每昇堂欲食卽腹脹痛霍亂每
日唯喫一碗漿水粥後數年因犯堂食一頓其
夜便卒

出定命錄

袁嘉祚

袁嘉祚爲滑州別駕在任得清狀出接蕭岑二
相自言二相叱之曰知公好蹤跡何乃躁求袁
慙退因於路旁樹下休息有二黃衣人見而笑

之袁問何笑二人曰非笑公笑彼二相耳三數月間並家破公當斷其罪耳袁驚而問之忽而不見數日勅除袁刑部郎中月旬二相被破果爲韋公所斷

出定命錄

齊瀚

東京玩鼓師與侍郎齊瀚遊往齊自吏部侍郎而貶瑞州高安縣尉僧云從今十年當却廻亦有權要後如期入爲陳留採訪使師嘗云侍郎前身曾經打殺兩人今被謫罪所以十年左降

出定
命錄

張守珪

張守珪曾有人錄其官祿十八政皆如其言及
任括州刺史疾甚猶謂人曰某當爲涼府都督
必應未死旣而腦發瘍瘡甚乃曰某兄弟皆有
此瘡而死必是死後贈涼府都督遂與官吏議
酒而別弁作遺書病五六日卒果賜涼府都督

出定
命錄

裴有敞

唐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錢唐縣主簿夏榮
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禳之
耳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壓
之出三年則危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夫
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
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寧可死此
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二姬榮言

信矣

出定
命錄

王超

王超者嘗爲汜水縣令嚴損之曰公從此爲京
官訖郎爲河北二太守後果入爲著作郎出爲
眞定太守又改爲京城守 又謂汜水令嚴迥
云公宜脩福嚴不信果被人訴解官除名配流
而身亡也

出定
命錄

張齊丘

張齊丘妻懷妊過十餘月不產謂是病方欲合
藥療之吳郡尼寶珠見之曰慎勿服藥後必生
一衛佐旣而果生男齊丘貴後息敕令與一子

奉御官齊丘奏云兩姪早孤願與姪帝嘉之令
別與爾姪六品已下官齊丘之子仍與東宮衛
佐年始十歲出定命錄

馮七言事

陳留郡有馮七者能飲酒每飲五斗言事無不
中者無何語郡佐云城中有白氣郡守當死太
守裴郭復聞而召問馮七云其氣未全急應至
半年已來裴公卽經營求改改後韋恒爲太守
未到而卒人問得應否曰未尋又張利貞主郡

卒於城中杜莘嘗見陳留僧法晃云開封縣令
沈庠合改畿令十五月作御史中丞莘信之又
遇馮七問焉馮七云沈君不踰十日皆不之信
經數日沈公以病告杜莘省之沈云但苦頭痛
恐不堪數日而卒

出定命錄

桓臣範

汝州刺史桓臣範自說前任刺史入考行至常
州有暨生者善占事三日飲之以酒醉至四日
乃將拌米并火炷來暨生以口銜火炷忽以神

言其時有東京縵氏莊奴婢初到桓問以莊上
有事暨生云此莊姓盧不姓桓見一奴又云此
奴郎走仍偷兩貫錢見一婢復云此婢郎打頭
破血流桓問今去改得何官暨生日東北一千
里外作刺史須慎馬厄及行至揚府其奴果偷
兩千而去至徐州界其婢與夫相打頭破血流
至東京改瀛州刺史方始信之常慎馬厄及至
郡因拜跪左脚忽痛遂行不得有一人云解針
針訖其腫轉劇連膝焮痛遂請告經一百日停

官其針人乃姓馬被上佐械繫責之言馬厄者
卽此人也歸至東都於伊闕住其緱氏莊賣與
盧從愿方知諸事無不應者桓公自此信命不
復營求

出定
命錄

張嘉貞

張嘉貞未遇方貧困時曾於城東踞見一老人
賣卜嘉貞訪焉老人乃黏紙兩卷具錄官祿從
始至末仍封令勿開每官滿卽開看之果皆相
當後至宰相某州刺史及定州刺史病重將死

乃云吾猶有一卷官祿未開豈能卽死今旣困
矣試令開視乃一卷內並書空字張果卒也

出定

命錄

開元中上急於爲理尤注意於宰輔常欲用張
嘉貞爲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燭於省中訪
其直宿者諸還奏中書侍郎韋抗上卽令召入
寢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常記得風標爲當時重
臣姓張而重名今爲北方侯伯不欲訪左右旬
日念之終忘其名鄉試言之抗奏曰張齊丘今

爲朔方節度上卽命草詔仍令宮人持燭抗跪於御前授筆而成上甚稱其敏捷典麗因促命寫詔勅抗歸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旦將降其詔書夜漏未半忽有中入復促抗入見上迎謂曰非張齊丘乃太原節度張嘉貞別命草詔上謂抗曰維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適朕因閱近日大臣章疏首舉一通乃嘉貞表也因此洒然方記得其名此亦天啟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復歎用捨如有人主張

出明皇雜錄

僧金師

睢陽有新羅僧號金師謂錄事參軍房琯云太
 守裴寬當改琯問何時曰明日日午勅書必至
 當與公相見於郡西南角琯伺候之午前有驛
 使而封牒到不是琯以為謬也至午又一驛使
 送牒來云裴公改為安陸別駕房遵命駕迎僧
 身又自去果於郡西南角相遇裴召問之僧云
 官雖改其服不改然公甥姪各當分散及後勅
 至除別駕紫綬猶存甥姪之徒各分散矣出定

37-1

帝氏

唐平王誅逆帝崔日用將兵杜曲誅諸帝畧盡
縹子中嬰孩亦捏殺之諸杜濫及者非一浮休
子曰此逆帝之罪踈族何辜亦如冉閔殺胡高
鼻者橫死董卓誅闖人無鬚者枉戮死生命也

出朝野
僉載

張嘉福

唐逆帝之變吏部尚書張嘉福河北道存撫使
至懷州武陟驛有勅所至處斬之尋有勅放使

人上馬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命非天乎

天非命乎

出朝野
僉載

宋惲

明皇在府之日與絳州刺史宋宣遠兄惲有舊
登極後常憶之欲用為官惲自知命薄乃隱匿
外州緣親老歸侍至定鼎門外逢一近臣其人
入奏云適見宋惲上喜遂召入經十數年每欲
與官即自知無祿奏云若與惲官是速微命後
因國子監丞杜幼奇除左贊善大夫詔令隨例

27-1

與一五品官遂除右贊善大夫至夜卒

出定命錄

房瑄

開元中房瑄之宰盧氏也邢真人和璞自太山來房瑄虚心禮敬因與携手閑步不覺行數十里至夏谷村遇一廢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深數尺得一銚銚中皆是菱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記其爲僧時永公卽房之前身也和璞謂房曰君歿之時必因食魚鱠旣歿之後當以

梓木爲棺然不得歿於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處玄壇佛寺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譴於閩州寄居州之紫極宮卧疾數日使君忽具鱸邀房於郡齋房亦欣然命駕食竟而歸暴卒州王命櫛櫛於宮中棺得梓木爲之

出明雜錄

孫生

開元末杭州有孫生者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時房瑄爲司戶崔渙自萬年縣尉貶桐廬丞孫生曰二君位皆至台輔然房神器

大寶合在掌握中崔後合爲杭州刺史其雖不見亦合蒙其恩惠旣而房以宰輔齎冊書自蜀往靈武授肅宗崔後果爲杭州刺史下車訪孫生則已亡旬日矣署其子爲牙將以粟帛賑卹

其家

出明皇雜記

杜暹

杜暹幼時曾自蒲津濟河河流湍急時入舟者衆舟人已解纜岸上有一呼杜秀才可暫下其言極苦暹不得已往見與語久之船人待暹不

至棄襪於岸便發遲與老人交言未盡顧視船
去意甚恨恨是日風急浪麤忽見水中有數十
手攀船沒徒侶皆死唯遲獲存老人謂遲曰子
鄉業貴極故來相救言終不見遲後累遷至公

鄉

出廣
異記

鄭虔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爲廣文博士有弊相如者
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
之無異禮他日復謁禮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

叔父頗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此若在孔門未敢鄰於顏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無所讓度大異之因詰所驗其應如響度乃杜門累日與言狎因謂之曰若然君何不早爲進取而遲暮如是相如曰某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耳度曰君當爲何官曰後七年選授衢州信安縣尉秩滿當卒度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起幽薊叔

父此時當被玷污如能赤誠向國卽可以遷謫
不爾非所料矣明年春相如果明經及第後七
年調改衢州信安尉將之官告以永訣涕泣爲
別後三年有考使來虔問相如存否曰替後數
月暴終於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寶天寶十五
年安祿山亂東都遣僞署西京留守張通儒至
長安驅朝官就東洛虔至東都僞署本部郎中
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風疾求攝市令以自污而
亦潛有章疏上肅宗卽位靈武其年東京平令

三司接受逆命者罪戾以心不討賊貶温州司

戶而卒

出前定錄

崔圓

崔相國圓少貧賤落拓家於江淮間表丈人李
彥允爲刑部尚書崔公自南方至京候謁將求
小職李公處於學院與子弟肄業然待之蔑如
也一夜李公夢身被桎梏其輦三二百人爲兵
仗所擁入大府署至廳所皆以姓名唱入見一
紫衣人據案彥允視之乃崔公也遂於階下哀

叫請命紫衣笑曰且收禁驚覺甚駭異語於夫
人夫人云宜厚待之安知無應乎自此優禮日
加置於別院會食中堂数月崔公請出將求職
於江南李公及夫人因具盛饌兒女悉坐食罷
崔公拜謝曰息慈如此不知何以報効某每度
過分未測其故願大人示之李公笑而不爲答
夫人曰親表姪與子無異但慮不足亦何有息
慈之事李公起夫人因謂曰賢丈人昨有異夢
郎君必貴他日丈人逃難事在郎君能特達免

之乎崔公曰安有是也李公至復重言之崔公
蹶躅而已不復致詞李公云江淮踔遠非求進
之所某素熟楊司空以奉託時國忠以宰相領
西川節度崔旣謁見甚爲楊所禮乃奏崔公爲
節度巡官知留後事發日李公厚以金帛贈送
至西川未一歲遇安祿山反亂玄宗播遷遂爲
節度使旬日拜相時京城初尅復脅從僞官陳
希烈等並爲誅夷彥允在數中旣議罪崔公爲
中書令詳決之果盡以兵仗圍入具姓名唱過

判云准法至李公乃呼曰相公記昔年之夢否
崔公領之遂判收禁既罷具表其事因請以官
贖彥允之罪肅宗許之特詔免死流嶺外

出逸史

麴思明

趙冬曦任吏部尚書吏部參選事例每年銓曹
人吏舊例各合得一員外及論薦親族衆人皆
悉論請有令史麴思明一人二年之內未嘗有
言冬曦謂曰銓曹往例各合得一官或薦他人
亦得思明又不言但唯而退冬曦益怪之一日

又召而謂曰以某今日之勢三千餘選客某下
筆卽能自貧而富捨賤而貴飢之飽之皆自吾
筆人人皆有所請而子獨不言何也思明曰夫
人生死有命富貴關天官職是當來之分未遇
何以悵然三千之人一官一名皆是分定只假
尚書之筆思明自知命未亨通不敢以閑事撓
於尚書冬曦曰如子之言當賢人也兼能自知
休咎耶思明曰賢不敢當思明來年始合於尚
書下授一官所以未能有請也冬曦曰來年自

授何官思明曰此乃忘之矣冬曦曰如何思明
曰今請於階下書來年於尚書下授官月日及
請授俸料多少亦請尚書同封記請壞廳上壁
內書記却泥封之若來年授官日一字參差請
死於階下乃再拜而去冬曦怪其妄誕常擬與
注別異一官忽一日上幸溫泉見白鹿昇天遂
改會昌縣爲昭應勅下吏部令注其官冬曦遂
與思明注其縣焉及事畢乃召而問之曰昨上
幸溫泉白鹿昇天改其縣爲昭應其縣與長安

萬年不殊今爲注其官子且妄語豈能先知此
乎思明拜謝曰請尚書壞壁驗之遂乃拆壁開
封看題云來年某月日上幸溫泉改其縣爲昭
應蒙注授其官及所請俸料一無差謬冬曦甚
驚異之自後凡有事皆發使問之莫不神驗冬
曦罷吏部差人問思明當更得何官思明報云
向西得一大郡且却後旬日上召冬曦問江西
風土冬曦奏對稱旨乃曰冬曦眞豫章父母遂
除江南觀察使到郡之後有事發使問之無不

寇應却後二年疾病危篤遣問之思明報云可
部署家事冬曦知不免疾危困而卒

出會昌
解頤

馬遊秦

吏部令史馬遊秦開元中以年滿當選時侍郎
裴光庭以本銓舊吏問所欲遊秦不對固問之
曰某官已知矣不敢復有所聞光庭曰當在我
安得知遊秦不答亦無懼色光庭怒曰旣知可
以言乎遊秦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之乃命疏其
目藏於楹棟間期注唱後而發之後老君見於

驪山鑿輿親幸其地因改會昌縣爲昭應縣光
庭以舊無昭應之名謂遊秦莫得而知也遂補
其縣錄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間所誌之書則如

其言

出前
定錄

蕭莘

蕭莘雖陷城中李泌嘗薦之後泌歸山肅宗終
相之唯舉薛勝掌論誥終不行或問於泌泌云
勝官卑難於發端乃置其校河賦於案冀肅宗
覽之遂更薦肅宗至果讀之不稱旨曰天子者

君父而以天子玉齒對金錢熒煌乎他日復薦
終不得信命也

出惑
定錄

一行

沙門一行開元中嘗奏玄宗云陛下下行幸萬里
聖祚無疆故天寶中幸東都庶盈萬數及上幸
蜀至萬里橋方悟焉

出傳
載

術士

玄宗時有術士云判人食物一一先知公卿競
延接唯李栖筠不信召至謂曰審看某明日爇

何物術者良乂曰食兩盤糕糜二十碗橘皮湯
李笑乃遣厨司具饌明日會諸朝客平明有勅
召對上謂曰今日京兆尹進新糯米糕得糕糜
鄉且權喫良乂以金盤盛來李拜而餐對御強
食上喜曰鄉喫甚美更賜一盤又盡旣罷歸腹
疾大作諸物絕口唯喫橘皮湯至夜半方愈忽
記術士之言謂左右曰我喫多少橘皮湯曰二
十碗矣嗟嘆乂之遽邀術士厚與錢帛

出逸史

杜鵬舉

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
有由也鵬舉嘗夢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
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者刊名於柱上有杜家
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視之記得姓下有鳥偏旁
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爲鵬舉而謂之曰汝不
爲相卽世世名字當鳥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
漸而名字亦前定矣况其官與壽乎

出集
活錄

李栖筠

李栖筠未達將赴選時揚州田山人炯霞士也

頗有前知往見之問所得官答曰宣州溧陽尉
李公曰某朝列之內亦有親故所望之官實不
至此良久曰勝則不可某亦未審將一書與楚
州白鶴觀張尊師師當知矣李公至尋得觀院
蒿萊塞逕若無人君扣門良久方有應者乃引
入見張生甚古叟曰田子無端妄相告即君語
郎君豈不要知官否彼云何曰宣州溧陽尉曰
否魏州館陶主簿然已後任貴聲華烜赫無介
意於此也及到京授溧陽尉李公驚異以爲張

道士之言不中數日勅破銓注改館陶主簿乃
知田張相爲發明後兩人皆不知所之田生第
作江州司馬名士顓出逸史

杜思温

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温善鼓琴多遊於公侯
門館每登臨宴往往得與嘗從賓客夜宿城苟
家甯中夜山月如晝遊客皆醉思温獨携琴臨
水閑泛忽有一叟支頰來聽思温謂是坐客殊
不回顧及曲罷乃知非向者同遊人遽置琴而

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
遭難身沒此中平生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絃
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爲我彈之
思溫奏爲沉湘老人曰此美初成吾嘗尋之其
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
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也叟因謂思溫曰
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名譽而
常爲王門伶人乎思溫竦然曰受教且問窮達
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間祿籍當爲君問

之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溫往叟亦至
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段
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然慎勿爲武職
當有大禍非禳所免誌之誌之言訖遂不見思
溫明年又下第遂罷舉西遊抵城都以所藝謁
帝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
請雜俸月不下二萬又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
甚盛而妻父嘗欲思溫在韓門思溫記老人之
言輒辭不就後二日密請韋令公遂補討擊使

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禍至求爲遠使竟
不果及劉闢反叛時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爲官
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在

出前定錄

柳及

柳及河南人貞元中進士登科殊之子也家於
澧陽嘗客游至南海元帥以其父有名於縉紳
士林間俾假掾於廣未幾娶會長岑氏之女生
一男名醜醜及以親老家遠不克迎候乃携妻
子歸寧於澧陽未再歲後以家給不足單車重

遊南中至則假邑於蒙於武備再娶沈氏會公
事之郡獨沈氏與母孫氏在縣解時當秋夜分
之後天晴月皎忽於牖中見一小兒手招沈氏
曰無懼無懼某幾郎子也告說事狀歷然可聽
沈氏以告其母母乃問是何人有何所請答曰
某醜醜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來辭別凡人夭
逝未滿七歲者以生時未有罪狀不受業報縱
使未卽托生多爲天曹權祿驅使其使當職役
但送文書來往地府耳天曹記人善惡每月一

送地府其間有暇亦得閒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會計亦當卽至俄爾及歸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當有妖怪假托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爲乎其夕卽又於牖間以手招及及初疑尚正辭詰之乃聞說本末知非他鬼乃歔歔涕泗因詢其天逝之由荅曰去年七月中戲弄得痢疾醫藥不救以至於此亦命也今爲天曹收役亦未有托生之期及曰汝旣屬冥司卽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試爲吾檢窮達性命

一來相告荅云諾後夕乃至曰冥官有一大城
貴賤等級咸有本位若某布焉世人將死或半
年或數月內卽先於城中呼其名時醜醜已聞
呼父名也輒給而對旣而私謂沈氏曰阿爺之
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間他日有人求娶沈氏
者慎勿許之若有姓周職在軍門者卽可許之
必當借老衣食盈羨其餘所述近事無不徵驗
後一夕又來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間從
此永訣矣言詞悽愴歔歔而去後四月及果卒

沈氏尋亦萍泊南海或有求納者輒不就後有
長沙小將姓周者部本郡錢帛貨貿於廣州求
娶沈氏一言而許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與
及相識具錄其事

出前定錄

韋泛

韋泛者不知其所來大曆初罷潤州金壇縣尉
客游吳興維舟於興國佛寺之水岸時正月望
夜士女繁會泛方寓目忽然暴卒縣吏捕驗其
事未已再宿而甦云見一吏持牒來云府司追

遂與之同行約數十里忽至一城兵衛甚嚴入見多是親舊往還泛驚問吏曰此何許也吏曰此非人間也泛方悟死矣俄見數騎呵道而來中有一人衣服鮮華容貌甚備泛前視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爲來此曰爲吏所追其人曰某職主召魂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誤矣所追者非追君也乃交州金鄉縣尉蕭泛也遽叱吏送之歸泛旣喜得返且恃其故人因求其祿壽其人不得已密謂一吏引於別院立泛於門吏入

持一丹筆來書其左手曰前楊復後楊後楊年
年強七月之節歸玄鄉泛旣出前所追吏亦送
之旣醒具述其事沙門法寶好異事盡得其實
因傳之後六年以調授太原楊曲縣主簿秩滿
至京師適遇所親與塩鐵使有舊遂薦爲楊子
縣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將
赴選以暴疾終於廣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

出前
定錄

玄宗

唐德宗降誕三日玄宗謂肅宗次之代宗又次
之保母襁褓德宗來呈德宗色不白哲龍身什
前肅宗代宗皆不悅二帝以手自下遞傳呈上
玄宗一顧之曰真我兒也謂肅宗曰汝不及他
又謂代宗曰汝亦不及他髣髴似我兒而德宗
在位二十七年六十三崩肅宗登位五年代宗
登位十五年是不及也後明皇幸蜀至中路曰
峇郎亦一遍到此來裏及德宗幸梁是驗也乃
知聖人應天授命享國年深豈是徒然

出嘉話錄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
逆旅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浚儀尉
劉彥莊喜賓客遂往告之彥莊客申屠生者善
鑿人自云八十已上頗箕踞傲物來客雖知名
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琳至則言款甚狎彥莊
異之琳既出彥莊謂生曰他賓客賢與不肖未
嘗見先生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衣耳何詞之
密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爲君之長吏

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爲君結歡耳
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處極位不至百
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其志之彥莊遂館之
數日厚與車馬遂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
曰吾辱君之惠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知
所在琳後擢進士第累佐大府大曆中除懷州
刺史時彥莊任脩武令誤斷獄有死者爲其家
訟寃詔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
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

後朱泚構逆琳方鬻鬚髮爲僧泚知之竟逼受逆
命及收復亦懷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
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

出前
定錄

張去逸

肅宗張皇后祖母竇氏玄宗之姨母也玄宗先
后早薨竇有鞠養之恩景雲中封鄧國夫人帝
甚重之其子去惑去盈去奢去逸依倚恩寵頗
極豪華一日弟兄同獵渭曲忽有巨虵長二丈
騰起草上迅捷如飛去逸因蹤蠻蠻弧一發而

中則命從騎挂之而行俄頃霧起於渭上咫尺
昏晦驟雨驚電無所遁逃偶得野寺去逸卽棄
馬徑依佛廟烈火震霆隨而大集方霆火交下
之際則聞空中曰勿驚僕射霆火遽散俄而復
臻又聞空中曰勿驚司空霆火登止俄復藂集
又聞空中曰勿驚太尉旣而陰翳廓然終無所
損然死虵從馬則已失矣去逸自負坐須富貴
不數年染疾而卒官至太僕卿天寶中其女選
東宮充良媛及肅宗收復兩京良媛頗有輔佐

之力至德二載冊爲淑妃乾元元年詔中書令
崔圓持節冊爲皇后而去逸以后父前後三贈
官皆如空中之告出紀

李泌

天寶十四載李泌三月三日自洛乘驢歸別墅
從者未至路旁有車門而驢徑入不可制遇其
家人各將乘驢馬群出之次泌回相問遂並入
宅邀泌入旣坐又見妻子出羅拜泌莫測之疑
是妖魅問姓竇潛令僕者問鄰人知竇姓竇泌

問其由荅曰竇廷芬且請宿續言之勢不可免
沙遂宿然甚懼廷芬乃言曰中橋有筮者胡蘆
生神之久矣昨因筮告某曰不出三年當有赤
族之禍須覓黃中君方免問如何覓黃中君曰
問鬼谷子又問安得鬼谷子言公姓名是也宜
三月三日全家出城覓之不見必藉死無疑若
見但舉家悉出哀祈則必免矣適全家方出訪
覓而卒遇公乃天濟其舉族命也供待備至明
日請去且言歸穎陽竇廷芬望留之使人往穎

陽爲致所切取李父報而還如此住十餘日方
得歸自此獻遺不絕及祿山亂肅宗收西京將
還秦收陝府獲刺史竇廷芬肅宗令誅之而籍
其家又以玄宗外家而事賊固囚誅戮泌曰具
其事且請使人問之令其手疏驗之肅宗乃遣
使使廻具如泌說肅宗大驚遽命赦之曰問黃
中君鬼谷子何也廷芬亦云不知而胡蘆生已
卒肅宗深感其事曰曰天下之事皆前定矣

出感

定錄

劉邈之

劉邈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邈之從母弟
吳郡陸康自江南同官來有主簿楊豫尉張頴
者聞康至皆來賀邈之時冬寒因飲酒方酣適
有魏山人琮來邈之命下簾帷迎於庭且問其
所欲琮曰某將入門請一食而去邈之顧左右
命具芻米於館琮曰館則慮不及請於此食而
過邈之以方飲有難色琮曰某能知人若果從
容亦有所獻邈之聞而喜遽命褰帷客亦樂聞

其說咸與揖讓而坐時康醉卧東榻邈之具饌
既食有所請琮曰自此當再名聞官止二邑宰
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終言訖將去豫穎固止
之皆有所問謂豫曰君後八月勿食驢肉食之
遇疾當不可救次謂穎曰君後政官宜與同僚
善如或不叶必爲所害豫穎不悅琮知其意乃
曰某先知者非能爲君禍福也因指康曰如醉
卧者不知爲誰明年當成名歷官十餘政壽考
祿位諸君子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所往明

年逆胡陷兩京玄宗幸蜀陳倉當路時豫王鄴
務常念琮之言記之手板及驛騎交至或有與
豫舊者曰召與食誤啗驢腸數臠至暮脹腹而
卒穎後爲臨濮丞時有寇至郡守爲賊所陷臨
濮令薛景元率吏士持兵與賊戰賊退郡平節
度使以聞卽拜景元爲長史領郡務而穎果常
與不叶及此曰事荅之遂陰汚而卒邈之後某
年登科拜汝州臨汝縣令轉濶州上元縣令在
任無政皆假掾以終考明年康明經及第授秘

書省正字充隴右巡官府罷調授咸陽尉遷監
察御史蓋屋令比部員外郎連典大郡歷官二

十二考

出前定錄

張仁禕

唐沈君亮見冥道事上元年中吏部員外張仁
禕延坐問曰明公看禕何當遷亮曰臺郎坐不
煖席何慮不遷俄而禕如廁亮謂諸人曰張員
外總十餘日活何暇憂官職乎後七日而禕卒

出朝野

僉載

裴諤

寶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諤出爲廬州刺史郡有二遷客其一曰武徹自殿中侍御史貶爲長史其一曰子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爲別駕諤至郡三日二人來謁諤方與坐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縣主簿房觀請謁諤方與二客話舊不欲見觀語吏云謝房主簿相訪方對客請俟他日吏以告觀觀曰某以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諤諤曰吾中外無房氏

爲舊者乃令疏其父祖官諱觀具以對又於懷
中探一紙舊書以授吏讀覽之愀然遽命素服
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旣出未及易服顧左右
問曰此有府職月請七八千者乎左右曰有名
逐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觀時二客相顧
甚異之而莫敢問讀旣就榻歎息因謂二客曰
君無爲復患遷謫事固已前定某開元七年罷
河南府文學時至大梁有陸仕佳爲浚儀尉某
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陳留尉李揆開封主簿崔

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參軍房安禹繼來時坐客聞其善相人皆請安禹無所讓先謂仕宦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曰君此去二十年當爲府寺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亦有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後十二年廢棄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謂揆曰此後歷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去私謂某曰少間有以奉託幸一至逆旅安禹旣歸某卽繼往則言款甚密曰君後二

十八年當從正郎爲江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爲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當令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祿願假俸十千已下此卽安禹子也徹等咸異其事仕隹後再受監察御史卒器後爲司農丞肅宗在靈武以策稱旨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累奉使後十餘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時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吟詠國子祭酒克吐蕃會盟使旣將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

士及第官止南陽令

出前定錄

李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及酉不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章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冝爲此色悒忿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

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於几下取一緘書可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矣此緘不爾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於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爲宗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璆素聞其才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白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嘉之璆頓首謝曰此

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爲乃下詔召
揆時揆寓宿於懷遠坊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
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旣見乃宣
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三篇其一曰
紫絲盛露囊賦二曰蒼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
白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旣封請曰前二首
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
其緘塗八字旁注兩句旣進翌日授左拾遺旬
餘乃發王生之緘觀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

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

見矣

出前定錄

道昭

永泰中有沙門道昭自云蘭州人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救忽寤云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住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徃徃言人將來之事初若隱晦後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其二曰張氏以資蔭不記名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祿范陽四月八

日得疾當不可救次謂邈曰君不利簪笏如能
從戎亦當三十年無之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
年張授官於襄鄧間後累選常求南州亦皆得
之後又赴選果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
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郎盧氏
望也邈後舉不第從所知於容州假軍守之名
三十年累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爲僮者因得
疾服嫗黃氏之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
所放出婢是胡女也

出前定錄

李稜

故殿中侍御史李稜貞元二年擢第有別業在江寧其家居焉是歲渾太師瑊鎮蒲津請稜爲管記從事稜乃曰某不閑檢束夙好藍田山水據使銜合得畿尉雖考秩淺如公勲望崇重特爲某奏請必諧矣某得此官江南迎老親以及寸祿卽某之願畢矣渾遂表薦之德宗令中書商量當從渾之奏稜聞桑道茂先生言事神中因往詣焉問所求成敗茂曰公求何官稜具以

本末言之對曰從此二十年方合授此官如今則不得稜未甚信經月餘稜詣執政謂曰足下資歷淺未合入畿尉如何憑渾之功高求僥倖乎遂檢吏部格上時帝方留意萬幾所奏遂寢稜歸江南果丁家艱已近七八年又忽得瘧疾殆將一紀元和元年終始入選吏曹果注得藍田縣尉一唱忻而授之乃具說於交友

出續定命錄

豆盧署

豆盧署本名輔真貞元六年舉進士下第將游

信安以文謁郡守鄭武瞻瞻甚禮之館給數日
稍狎因謂署曰子複姓不宜兩字爲名將改之
何如署因起謝且求其所改或瞻書數字若著
者助者署者曰吾慮子宗從中有同者故書數
字當自擇之其夕宿於館夢一老人謂署曰聞
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後二
十年爲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臺
旣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爲名旣二年又下
第以爲夢無徵知者或誦之後二年果登第蓋

自更名後四舉也大和九年署自秘書少監爲
衢州刺史既至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
構一亭因名之曰徵夢亭

出前定錄

孟君

貞元中有孟員外者少時應進士舉久不中第
將罷舉又無所歸託於親丈人省郎殷君宅爲
殷氏賤厭近至不容漳瘡瘡日甚乃白於丈人
曰某貧薄疾病必不可救恐汚丈人華宇願委
運乞待盡他所殷氏亦不與語贈三百文出門

不知所適街西有善卜者每以清旦決卦晝後則閉肆下簾孟君乃謁之具陳羈蹙將填溝壑盡以所得三鐸爲卜資上人遂留宿及時爲決一卦卦成驚曰郎君更十日合處重職俸入七十千錢何得言貧賤卜人遂留厚供給已至九日並無消息又却往殷君宅殷氏見甚薄之亦不留連寄宿馬廐至明有敕以禁兵將爲賊境觀察使其人與殷友善馳扣殷氏之門武人都不知書云便須一謝表羨鎮撫寇藪事故頗多

公有親故文士頗能相助否殷良久思之無可
 應者忽記得孟君久曾應舉可以克事遽引見
 之令草一表詞甚精敏因請為軍中職事知表
 奏數日授官月俸正七十千乃上後十日也
 史

出逸

盧常師

祕書少監盧常師進士擢第性淡薄不樂軒冕
 於世利蔑然棄官之東洛調所親曰某浙西魚
 尚書故舊旬日看去又曰某前生是僧坐禪處

猶在會稽亦擬自訪遺跡家人亦怪其欲遠行而不備舟楫不逾旬遂歿矣

出逸史

韓滉

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而至公怒將撻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爲不誠乃曰旣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已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洩請䟽於紙過後爲驗

乃恕之而繫其吏明旦夕有詔命既對適遇太
官進食有饊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美
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
物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蹈漿水粥明日
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云
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耶荅曰三品已上日
支五品已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於九
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

出前定錄

李頤

貞元中有舉人李頎方就舉聲價極振忽夢一人紫衣云當禮部侍郎顧少連下及第竊覺省中朝並無姓顧者及頃有人通刺稱進士顧少連謁頎驚而見之具述當爲門生顧曰某纔到場中必無此事來年頎果落第自此不入試罷歸至貞元九年顧少連自戶部侍郎權知貢舉頎猶未第因潛往造焉臨放榜時相特囑一人頎又落但泣而已來年秋少連拜禮部侍郎頎

乃登第

出感定錄

崔造

崔丞相造布衣時江左士人號爲白衣夔時有
四人一是盧東美其餘亡姓字崔左遷在洪州
州帥曹王將辟爲倅時德宗在興元以曹王有
功且親奏無不允時有趙山人言事多中崔問
之曰地主奏某爲副使且得遇無對曰否崔詰
曰以時以事必合得山人曰却得一刺史不允
敕到更遠於此崔不信再問必定耳州名某亦
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敕到必先躬而

後賀崔心懼久之蓋言其日卽崔之忌日也卽
便呼趙生謂曰山人言中奉百千不中則輕撻
五下可乎山人哂曰且某不合得崔員外百千
只合得崔員外起一間竹屋其語益竒崔乃問
之且我有宰相分否曰有卽遠近曰只隔一兩
政官不至三矣又某日私忌同寮諸公皆知其
說其日夕矣悉至江亭將尉崔忌衆皆北望人
信至酉時見一人從北岸入舟袒而招舟甚急
使人遙問之乃曰州之脚力將及岸問曰有何

除政且有崔員外奏副使過否曰不過却得虔
州刺史勅牒在茲諸公驚笑其暮果先慰而後
賀焉崔明日說於曹王曹王與趙山人鏹百千
不受崔與起竹屋一間欣然徙居之又謂崔曰
到虔州後須經大段驚懼卽必得入京也旣而
崔舅源休與朱泚爲宰相憂悶堂帖追入甚憂
惕時故人竇參作相拜兵部郎中俄遷給事中
平章事與齊映相公同制

出制
話錄

薛邕

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時有張山人善相崔造方
爲兵部郎中與前進士姜公輔同在薛侍郎坐
中薛問張山人且坐中有宰相否荅云有薛曰
幾人曰有兩人薛意一人卽已也曰何人曰崔
姜二公必宰相也而同時薛默然不悅旣而崔
郎中徐問張曰何以同時意謂姜公公披褐我
已正郎勢不相近也張公命合如此仍郎中在
姜之後後姜爲京兆功曹克翰林學士時衆知
涇將姚令言入城取朱泚泚曾帥涇得軍人心

姜乃上疏請察之疏八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
納姜言遂於行在權爲給事中平章事崔後姜
半年以夕郎拜相果同時而在姜後薛竟終於
列曹始知前輩不可忽後輩

出嘉話錄

鄭德璘

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居江
夏每歲一往省焉中間涉洞庭歷湘潭多遇老
叟棹舟而鬻菱芡雖白髮而有少容德璘與語
多玄解詰曰舟無糗糧何以爲食叟曰菱芡耳

德璘好酒長挈松醪春過江夏遇叟輒飲之叟
飲亦不謝德璘抵江夏將返長沙駐舟黃鶴樓
下傍有齋賈常生者乘巨舟夜與隣舟告別飲
酒韋有女居於舟之柁櫓鄰女亦來訪別二女
同處笑語夜將半聞江中有秀才吟詩曰物觸
輕舟心自知風恬浪靜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
思拾得紅蕖香惹衣隣舟女善筆札因覩常氏
粧奩中有紅箋一幅取而題所聞之句亦吟哦
良久然莫曉誰人所製也及旦東西去德璘舟

與韋氏舟同離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
之畔與韋氏舟楫頗相近韋氏美而艷瓊英膩
雲蓮蔡瑩波露濯手姿月解珠彩於水窻中垂
鈎德璘窺見甚悅遂以紅綃一尺上題詩曰纖
手垂鈎對水窻紅蕖秋色艷長江既能解瓊枝
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疆以紅綃惹其鈎女因
收得吟翫久之雖諷讀卽不能曉其義女不工
刀札又恥無所報遂以鈎絲投夜來儻舟女所
題紅牋者德璘謂女所製私心竊喜而且疑然

莫曉詩之意義亦無計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
得紅綃繫臂自愛惜焉月明風清常舟遽張帆
而去風勢將緊波濤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
然意殊懊恨將暮有漁人語德璘曰向者賈客
巨舟已全家歿於洞庭矣德璘大駭神思恍惚
悲婉又之不能排抑將夜爲弔江姝詩二首曰
湖面狂風且莫吹浪花初綻月光微沉潛暗想
橫波淚得其鮫人相對垂又曰洞庭風軟荻花
秋新沒青蛾細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

上有輕鷗詩成酌而投之精貫神祇至誠感應
遂感水神持詣水府府君覽之召溺者數輩曰
誰是鄭生所愛帝氏亦不能曉其來由有王者
搜臂見紅綃而語府君曰德璘異日是吾邑之
明宰况曩有義相及不可不曲活爾命因召主
者携帝氏送鄭生帝氏視府君乃一老叟也逐
主者疾趨而無所礙道將盡覩一大池碧水汪
然遂爲王者推墮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時
已三更德璘未寢但吟紅牋之詩悲而益苦忽

覺有物觸舟然舟人已寢德璘遂秉炬照之見衣服綵綉似是人忽驚而拯之乃常氏也繫臂紅綃尚在德璘喜駭良父女蘓息及曉方能言乃說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終不省悟遂納爲室感其異也將歸長沙後三年德璘當調選欲謀醴陵令常氏曰不過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常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屬巴陵此可驗矣德璘志之選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縣使人迎常氏

舟楫至洞庭側值逆風不進德璘使撐篙工者五人迎之內一老叟挽舟若不爲意帝氏怒而唾之叟回顧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爲德今反生怒帝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進酒果叩頭曰吾之父母當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須臾舟楫似沒於波然無所苦俄到往時水府大小倚舟號慟訪其父母父母居止儼然第舍與人世無異帝氏詢其所須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無火化所食唯菱芡耳持白金器

數事遺女曰吾此無用以贈爾不得久停促其相別常氏遂哀慟而別叟以筆大書常氏巾曰昔日江頭菱芡人蒙君數飲松醪春活君家室以爲報玆重長沙鄭德璘書訖叟遂爲僕侍數百輩自舟迎歸府舍俄頃舟却出於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覩德璘詳詩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歲餘有秀才崔希周投詩卷於德璘內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詩卽常氏所投德璘紅牋詩也德璘疑詩乃詰希周對曰數年前

泊輕舟於鄂渚江上月明時當未寢有微物觸
 舟芳馨襲鼻取而視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製
 詩既成諷詠良久敢以實對德璘歎曰命也然
 後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

出德璘錄

趙璟盧邁

趙璟盧邁二相國皆吉州人族衆呼爲趙七盧
 三趙相自微而著蓋爲是姚曠女婿姚與獨孤
 問俗善因託之得湖南判官累奏官至監察蕭
 相復代問俗爲潭州有人又薦於蕭蕭留爲判

官至侍御史蕭入主留務有羨聲聞於德宗遂
兼中丞爲湖南廉使及李泌入相不相知俄而
以泌從弟李元素知璟湖南留務事而詔璟歸
闕璟居京慕靜深巷杜門不出元素訪之甚頻
璟因訪別元素於青龍寺謂之曰趙璟亦自合
有官職誓不敢怨人誠非偶然耳蓋得於日者
仍密問元素年命曰據此年命亦合富貴人也
元素因自負亦不言泌相兄也頃之德宗忽記
得璟賜對拜給事中泌相不測其由會有和戎

使事出新相關播爲大使張薦張或爲判官泌
因判奏璟爲副使未至蕃右丞有缺宰相上名
德宗曰趙璟堪爲此官追赴拜右丞不數月遷
尚書左丞平章事作相五年薨於位

出嘉話錄

趙璟

趙相璟之爲入蕃副使謂二張判官曰前幾里
合有河河之邊有柳樹樹下合有一官人着慘
服立旣而悉然官人置頓官也二張問之趙曰
某年三十前已夢此行所以不怨他時相趙相

將薨之時長安諸城門金吾家見一小兒豹犢鼻携五色繩子覓趙相其人見者異之不數日

趙薨

出嘉話錄

包誼

唐包誼者江東人有文詞初與計偕至京師赴試期不及宗人祭酒信憐之館於私第誼多遊佛寺無何塘突中書舍人劉太真太真觀其色目旣舉人也命一价詢之誼勃然曰進士包誼素不相識何勞致問太真甚銜之以至專訪其

人於佶佶聞誼所爲大怒因詰責遣徙他舍誼亦無忤色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棄故遇雜文俟終場明遣之旣而自悔曰此子旣忤我從而報之是我爲淺丈夫也但能永廢其人何必在此於是放入策太真將放榜先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時宰以泚近爲大逆未欲以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錯愕趨出不記他人唯記誼遂以易之比謝恩方悟已所惡也因明言乃知得喪非人力也假手而已

出據言

薛少殷

河東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卒於長安崇義里有一使持牒云大使追引入府門既入見官府郎鮮于叔明也少殷欲有所訴叔明日寒食將至何爲鏤鷄子食也東向有一僧手持寶塔扇雙開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日日某方欲主事和尚何爲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闖者入白逡巡聞命素服乃入所見乃亡兄也叙泣良久曰吾以汝未成名欲

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他也少殷時
新婚懇不願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西
曹汝旣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少殷於西院
見之接待甚厚俄間備饌海陸畢備未食王判
官忽起顧見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則
無由歸矣少殷曰饑甚奈何僧曰唯蜜煎姜可
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
殷復出詣兄泣且請去兄知不可留乃入白官
府許之少殷曰旣得歸人間願知當爲何官兄

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懇請乃召一吏取籍
尋閱不令見之曰汝後年方成名初任當極西
得之次歷畿赤簿尉又一官極南此外吾不得
知臨別兄曰吾舊使祗承人李俊令隨汝去有
危急即可念之旣去每遇危際皆見其僧前引
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識和尚何乃見護如此僧
曰吾爲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少殷醒具述其
事後年春果及第未幾授祕書省正字克和蕃
判官及廻改同官主簿秩滿遇趙昌爲安南節

度少殷與之有舊求爲從事欲厭極南之官昌
許之曰乘遞之鎮未暇有表至江陵當以表請
及表至少殷尋丁母憂服除選授萬年縣尉時
青淄卒吏與駙馬家僮鬪死京兆府不時奏德
宗赫怒時少殷主戒唐一日乃貶高州雷澤縣
尉十餘年備歷艱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順宗
嗣位有詔收錄貶官少殷移至珪陽與貶官李
定同行過水勒馬與一從人言卽李俊也云某
月日已足拜別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止於此

李俊復去將不乂矣李定驚慘其事因問具以告之數日而卒

出前定錄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逾日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日子母疾可治孝叔問其名君不告曰明日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授子及覺乃周覽四境所居之十里有廢觀古石壇而見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於家卽於囊中取九靈丹一丸以新汲水

服之卽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來然不詳其所止孝叔意其能歷筭爵祿常欲發問而未敢言後一旦來謂孝叔曰吾將有他適與子別於懷中出一編書遺之曰君之壽與位盡具於此事已前定非智力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適足徒勞耳君藏吾此書慎勿預視但受一命卽開一幅不爾當有所損孝叔跪受而別後孝叔寢疾殆將不救其家或問後事孝叔曰吾爲神人授書一編未嘗開卷何遽以

後事問乎旬餘其疾果愈後孝叔以門蔭調授
密州諸城縣尉五轉蒲州臨晉縣令每之任輒
視神人之書時日無差謬後秩滿歸闕鄉別墅
因晨起欲就巾櫛忽有物墜於鏡中類蛇而有
四足孝叔驚仆於地因不語數日而卒後逾月
其妻因閱其笥得老父所留之書猶餘半軸因
嘆曰神人之言亦有誣矣尚書未盡而人已亡
乃開視之其後唯有空紙數幅畫一蛇盤鏡中

出簡
定錄

延陵包隰

延陵包隰因選泝舟於隋河時以迫選限舟人寡而力殆乃率同舟僮僕輩七八人次爲之挽過符離縣之西有古樹樹下有穴根槃于上若廢井然而一僕忽誤墜落久而方出乃提一片石廣四寸有小篆其文曰旁有水上有道八百年中逢栲栳衆咸異之而莫知所謂尋問墜坑者名栲栳也時元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矣

前定錄下卷

吳興蔡善繼伯達父校

竇相易直

竇相易直初時名祕家貧就業村學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徒悉歸家不得已而宿於漏屋之下寒爭附火唯竇公寢于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祕君後爲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乘蹇驢至開遠門人稠

路隘其扇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
捶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
才已後莫忘問倩及陞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
大官吏中榮達

柳員外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師意望錄用一日
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
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遠官耳夫生
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其牧柳州乎卒如

其言

李涼公

李逢吉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
應公望除官因訪婢一日婢晨至慘然公問故
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是好意不欲說公強之
婢曰夢有人舁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地不久
卽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夢竊喜俄爾
除中書舍人知貢舉未畢入相

崔相

崔相國群之鎮徐嘗以焦氏易林自筮遇乾之
大畜其辭曰典策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潰獨
不遇災及經王智興之變果除祕書監

盧賓客

盧賓客貞白父曰老彭有道術妻號知人元和
初宗人弘宣簡辭弘正簡求俱候焉留坐目之
曰一行五節度使可謂盛矣卒如其言又族子
錯初舉進士就安邑所居謁錯曰爾求名大是
美事但此後十餘年方得勿以遲晚爲恨登朝

亦大美官錯至長慶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終
庶子

牛師

長慶中鄂州里巷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
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
郎到豈奈我何未幾而相國竒章公帶平章事
節制武昌軍其語乃絕而牛師尚存僧者牛公
之名也方知將相之位豈偶然耶

陳存

進士陳存能爲古歌詩而命蹇主司每欲與第
臨時皆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舊相知知舉日
萬方欲爲申屈將試前夕宿宗人家宗人爲具
入試食物兼備晨餐請存偃息以俟時五更後
怪不起就寢呼之不應前視之已中風不能言
也

鄭滂

進士鄭滂在名場歲久流輩多已榮達常有後
時之歎一夕忽夢及第而與蕭周方同年當時

常氏舉人無名周方者益悶之太和元年秋移
舉洛中時常弘景尚書廉察陝邦族第景方赴
舉過陝尚書詰曰我名弘景汝兄弘方汝景方
兄弟各分吾名一字誠無意也遂更名周方滂
聞之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方升名而果
同年焉滂子溥又自說應舉時曾夢看及第榜
上但見鳳字大中元年求解鳳翔偶看本府鄉
貫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緱山月夜聞王子晉
吹笙詩生賦諸詩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焉

孔温裕

河南尹孔温裕以補闕諫討党項貶郴州司馬
久之得堂兄尚書温業書報云憲府欲取作侍
御史日望勅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
皆無音耗一日有鵲喜於庭直若語狀稚稚拜
且祝曰願早作官鵲既飛去墜下方寸紙有補
闕二字無幾遂除此官

王蒙

王蒙與趙憬有布衣之舊常知其才趙公入相

蒙自前新塗縣令求謁公見極喜給卹甚厚將擢爲御史時憲僚數少德宗難於除授而趙公之言多行蒙意可以坐待繡衣之拜一日偶詣慈恩寺僧占氣色者蒙問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殊未見喜兆此後若干年當得一邊上御史蒙大笑而歸數日趙公奏言御史府闕太多就中監察尤爲要官臣欲選擇三二人上曰此官須得孤直茂實克選料鄉衹應取輕薄後生朝中子弟耳此子如不直公曰臣之愚見正如

聖慮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上喜曰如此卽
朕之意公因薦二人其一卽蒙也上曰早將狀
來公旣出逢裴延齡時以次對問公曰相公奏
何事喜氣充溢公不對延齡愠罵而去云爲此
老叟所請得行否旣見上奏事畢因問曰趙憬
向論何事上曰趙憬極忠公因說御史事延齡
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憬身爲宰相豈
諳州縣長績効向二人又不爲人所稱憬何由
身知之必私也後來陛下但詰其所自卽知矣

27-1

他日上果問云鄉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
人一與臣微親諳熟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又入
上曰憬所請果如鄉料遂寢不行蒙遂歸故林
而趙薨於相位後數年邊帥奏爲從事得假御
史焉

黃損

黃損連州人有大志舉於廬山與桑維翰宋齊
丘相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
無何遊五老峯遇磐石少憩頃之有叟長嘯而

至指維翰齊丘曰公等皆至將相但各不得其死耳次指損曰此子有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官不過一州從事耳宜思之損甚怒叟曰休戚之數定矣吾先知也何怒乎後皆然

孫思邈

孫處俊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佺福在執兵後皆驗又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爲

徐州刺史

武居常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謂爲猴頰
郎以居常願下有若猿頰也其上有四麕一日
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而骨法
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八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
居常不之信後卒如其言

房玄齡

房玄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鼻曰公知名

當世爲時賢相奈無繼嗣何公怒時遺直以三
歲在側日者顧指曰此兒此兒此兒絕房者此
也公大悵而還後皆信然

明皇

明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
得卦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
軒存澄啟謝曰昔此卦三靈爲最善黃帝勝炎
帝而筮得之所謂合因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
斷終得嗣天明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識之後卽

位應其術焉

姚宋

明皇初登極夢二龍啣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
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夢廻
上召申王圓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各爲天
遣龍致於樹卽姚崇宋璟當爲輔相兆矣上歎
異之

柳柳州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後者得白石上微刻畫云

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士氓制九醜
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余於斯歟

李衛公

太尉衛公爲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詣門請謁公與之及席乃曰某善按年也公初未之竒因請虛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靜伺之生與公皆坐於簾下頃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生遽請歸竟亦不知所去

及會昌朝三行策至一品薨于海南果符平生所按之年

康詵

牛相新昌宅泓師號爲金椀言金或傷庶可重製本將作大匠康詵宅詵自辨崗阜形勢以其宅當出宰相後每命相有案必引領望之宅竟爲牛所得

劉逸

劉逸在淮汴州時韓弘爲右廂都虞候王其爲

左廂與弘相善或譖王不利于劉劉大怒召詰之王年老股戰不能自辯劉令拉坐杖三十新造赤捧頭徑數寸固以筋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無哭聲訪問卽言大使無恙弘遂至卧內問之王曰我讀金剛經四十年今方得力就說初坐時見巨手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

李公

唐貞元中萬年縣捕賊官李公春月與所知往

西官亭子置鱠一客偶至淹然不去色甚傲衆
問所能曰某善知人食料李公曰且看今日鱠
坐中有人不得喫者否客微笑曰唯足下不得
喫李公怒曰某爲主人故置此鱠安有不得喫
之理此事若中奉五千若是妄語當遣契濶請
坐中爲證因促饌將就有一人走馬來云京兆
尹召李公奔馬去適會有公事李公懼晚使報
諸客但飡恐鱠不可停語庖人但留我兩楪欲
破術人之言諸客甚訝良久走馬來諸人已飡

畢獨所留鱸在焉李公脫衫就座執筯而罵術士顏色不動曰某所見不錯未知何故李公曰鱸見在此尚敢大言前約已定安知某不能忽忽醉醉言未了官亭子仰屋上壞方數尺墮落食器粉碎鱸並雜於糞埃李公驚異問厨者更有鱸否曰盡矣乃厚謝術士以錢五千與之

出逸史

李宗回

李宗回者有文詞應進士舉曾與一客自洛至開客云吾能先知人飲饌毫釐不失臨正旦一

日將往華陰縣縣令與李公舊知先遣書報李公謂客曰歲節人家多有異饌况縣令與我舊知看明日到何物喫客撫掌曰大哥與公各饌一盞椒葱酒食五般餛飩不得飯喫李公亦未信及到華陰縣縣令傳語遣鞍馬馱乘店中安下請二人就縣相見喜曰二賢衝寒且速煖兩大盞酒來著椒葱良久臺盤到有一小奴與縣令耳語令曰總煮來謂二客曰某有一女子年七八歲常言何不令我勾當家事某昨惱渠遣

檢校作歲飯食適來云有五般餛飩問煮那般
某云總煮來逡巡以大椀盛二客食盡忽有佐
吏從外走云勅使到舊例合迎縣令驚忙揖二
客鞭馬而去客遂出欲就店之食其僕者已歸
結束先發已行數里二人大笑相與登途竟不
得飯喫異哉飲啄之分也

出逸史

崔朴

唐渭北節判崔朴故滎陽太守祝之兄也常會
客夜宿有言及宦途通塞則曰崔瑄及第後五

任不離釋褐令狐相七考河東廷評六年太常
博士嘗自賦詩嗟其蹇滯曰何日肩三署終年
尾百寮其後出入清要張宿遭遇除諫議大夫
宣慰山東憲宗面許廻日與相至東洛都亭驛
暴卒崔元章在舉場無成爲執權者所嘆主司
要約必與及第入試日中風不得一名如此朴
因話家世曾經之事朴父清故平陽太守建中
初任藍田尉時德宗初卽位用法嚴峻是月三
日之內大臣出貶者七中途賜死者三劉晏黎

幹皆是其數戶部侍郎楊炎貶道州司戶參軍
自朝受責馳驛出城不得歸第炎妻先病至是
炎慮耗達妻聞驚必至不起其日炎夕次藍田
清方主郵務炎纔下馬屈崔少府相見便曰某
出城時妻病綿悒聞某得罪事情可知欲奉煩
爲申辭疾請假一日發一急脚附書寬兩處相
憂以候其來耗便當首路可乎清許之郵知事
呂華進而言曰此故不可勅命嚴迅清謂呂華
楊侍郎迫切不然申府以闕馬可乎華又而對

曰可清於是以此聞於京府又自出俸錢二十
千買細氊令造氊昇顧夫直詣炎宅取炎夫人
夫人扶病登昇仍戒其丁勤夜行旦日達藍田
時炎行李簡約妻亦病稍愈便與炎偕往炎執
清之手問第行清對曰某第十八清又率俸錢
數千具商於已來山程之費至韓公驛執清之
袂令妻出見曰此崔十八死生不相亡炎至商
於洛源驛馬乏驛僕王新送騾一頭又逢道州
司倉叅軍李全方輓運入奏全方輒傾囊以濟

炎行李後二年秋炎自江華除中書侍郎入相
還至京兆界問驛使崔十八郎在否驛吏荅曰
在炎喜甚頃之清迎謁於前炎便止之曰崔十
八郎不合如此相待今日生還乃子之恩也乃
連鑣而行詒湘楚氣候因曰足下之才何適不
可老夫今日可以力致柏臺諫署唯所選擇清
因遜讓無敢希僥倖意炎又曰勿疑但言之清
曰小諫閑且貴敢懷是望炎曰吾聞命矣無慮
參差及炎發藍田謂清曰前言當一月有期炎

君相位十日追洛源驛王新爲中書主事仍奏
授鄂州唐年縣尉李全方監察御史仍知商州
洛源監清之所約沉然清罷職特就炎第謁之
初見則甚喜留坐久之但飲數杯而已並不及
前事逾旬清又往焉炎則已有怠色清從此退
君不復措意後二年再貶崖州至藍田喟然大
息若負者使人召清清辭疾不往乃自咎曰楊
炎可以死矣竟不還他崔清官

出續定
命錄

李藩

李相藩嘗寓東洛年近三十未有宦名夫人郎
崔庶子之女李公寄託崔氏待之不甚厚時中
橋胡蘆生者善卜聞女人聲卽知貴賤李公患
腦瘡又欲挈家居揚州甚愁悶乃與崔氏弟兄
訪胡蘆生蘆生好飲酒人請之必携一壺故謂
爲胡蘆生李公與崔氏各携錢三百生倚蒲團
已半酣崔氏弟兄先至胡蘆生不爲之起但伸
手請坐李公以疾後至胡蘆生曰有貴人來乃
命侍者掃地旣畢李公已到未下驢胡蘆生笑

迎執手曰郎君貴人也李公曰某貧且病又欲以家往數千里外何貴哉蘆生曰紗籠中人豈畏迺李公請問紗籠之事終不說遂往揚州居參佐橋使院中有高員外與藩往還甚熟一旦來詣藩旣去際晚又至李公甚訝之旣相見高曰朝來拜候却歸因甚晝寢夢有一人召出城外於荆棘中行見舊使莊戶卒已十年謂某曰員外不合至此爲物所誘且便須迴某送員外去却引至城門某謂之曰汝安得在此云我

爲小吏差與李三郎當直某曰何處李三郎曰
住參佐橋者員外與李三郎往還故此祇候某
曰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紗籠中人詰之不肯言
因曰某饑員外能與少酒飯錢財否子城不敢
入請于城外置之某謂曰李三郎宅中得否曰
若如此是殺某也遂覺已令於城外與置酒食
且奉報好消息李公微笑數年張建封僕射鎮
揚州奏李公爲巡官校書郎會有新羅僧能相
人且言張公不得爲宰相甚懷快因令於使院

中看郎官有得爲宰相者否遍視良久曰並無
張公尤不樂曰莫有郎官未入院否報云李巡
官未入便令促召逡巡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
巡官是紗籠中人僕射且不及張公大喜因問
紗籠中之事僧曰宰相冥司必潛紗籠護之恐
爲異物所擾餘官卽不得也方悟胡蘆生及高
所說李公竟爲宰相信哉人之貴賤分定矣出
史

蕭執誼

帝執誼自相座貶太子賓客又貶崖州司馬執
誼前爲職方員外所司呈諸州圖每至嶺南州
圖必速令將去未嘗省之及爲相比壁有圖經
數日試往閱焉乃崖州圖也意甚惡之至是果
貶崖州二年死於海上

出感
定錄

袁滋

復州清溪山煥麗無比袁相公滋未達時復郢
間君止因晴日登臨此山行數里漸竒險阻絕
有儒生以賣藥爲業宇於山下袁公與語甚相

狎因留宿袁公曰此處合有靈仙隱士儒生曰
有道者五六人每三兩日卽一來不知居處與
某雖熟卽不肯細言袁公曰求脩謁得否曰彼
甚惡人然頗愛酒足下但得美酒一榼可相見
也袁公辭歸後携酒再往過數宿五人果來或
鹿巾紗帽杖藜草屨遙相與通寒温大笑乃臨
澗濯足戲弄儒生儒生爲列席致酒五人荅謝
曰何處得此物且各三五盞儒生曰非某所能
致有客携來願謁先生乃引袁公出歷拜五人

相顧失色悔飲其酒并怒儒生曰不合以外人
相擾儒生曰此人志誠可賞且是道流稍從容
亦何傷也意漸解見袁公謙恭甚乃時與笑語
目袁生曰坐袁公坐卽就席少頃酒酣乃注視
袁公謂曰此人大似西華山寺和尚良久云真
是便屈指數此僧下來四十七年問袁公之歲
正四十七撫掌曰須求官職福祿已至遂與言
公握手言別前過洞上山頭捫蘿跳躍翩翩如
鳥飛去逡巡不見袁公果拜相爲西川節度使

史出逸

裴度

故中書令晉國公裴度自進士及第博學宏詞
制策三科宦途二十餘載從事浙右爲河南掾
至憲宗朝聲聞隆隆赫歷官三署拜御史中丞上
意推重人情翕然明年夏六月東平帥李師道
包藏不軌畏朝廷忠臣有賊殺宰輔意密遣人
由京師靖安東門禁街候相國武元衡仍闔中
傳聲大呼云往驛坊取中丞裴某頭是時京師

始重揚州氈帽前一日廣陵帥敵公新樣者一
枚公翫而服之將朝燭下既櫛乃取其蓋張焉
導馬出坊之東門賊奄至唱殺甚厲賊遂揮刀
中帽墜馬賊謂公已喪元矣掠地求其墜頗急
驟乘王義慶迴韉以身蔽公賊知公全再以刀
擊義斷臂且死度賴帽于頂厚經刀處微傷如
線數寸旬餘如平常及昇台袞討淮西立大勳
出入六朝登庸授鉞門館僚吏雲布四方其始

終選永也如此

出續定命錄

張韓

吳郡張韓自袁天尉將調集時李庶人錡在漸西兼權筦韓與之有舊將往謁且求資糧未至夢一人將官誥至云張韓可知袁州新喻縣令韓夢中已曾爲赤尉不宜爲此固不肯受其人曰兩季之俸支牒已行不受何爲遂委之而去韓覺甚惡之及見錡具言將選告以乏困錡留之數日將辭去錡因謂曰足下選限猶遠且能爲一職乎亦可資桂玉之費韓不敢讓因署毗

陵郡益鐵場官韓以職雖卑而利厚遂受之既
至所職及視其簿書所用印乃袁州新喻廢印
也韓以四月領務九月而罷兩季之俸皆如其
言

趙昌時

元和十二年憲宗平淮西趙昌時爲吳元濟裨
將屬張伯良於青陵城與李愬九月二十七日
戰殞後中刀墮馬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覺聞呼
家點閱兵姓名聲呼某乙卽聞唱唯應聲如是

可點千餘人趙生專聽之將謂點名姓及點竟不聞呼之俄而天明趙生漸醒乃疆起視左右死者皆是夜來聞呼名字者也乃知冥中點閱耳趙生方知身不死行歸月餘瘡愈方知戰死者亦有宿命

出博異志

李顧言

唐監察御史李顧言貞元末應進士舉甚有名稱歲暮自京西客遊迴詣南省訪知已郎官適至日已晚省吏告郎官盡出顧言踈轡而東見

省東南北街中有一人挈小囊以烏紗蒙首比
 去徐吟詩曰放榜只應三月暮登科又校一年
 遲又稍朗吟若令顧言聞顧言策馬逼之於省
 北有驚塵起遂失其人所在明年京師自冬雨
 雪甚畿內不稔停舉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皇
 帝晏駕果三月下旬放進士榜顧言元和元年
 及第出績命錄

元和二相

元和中宰相武元衡與李吉甫齊年又同日為

相及出鎮又分領揚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
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以吉甫生月
遇害年五十八先長安忽有童謠云打麥麥打
三三三旣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曰以爲打
麥刈麥時也麥打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
月三日也舞了謂元衡卒也至元和六月盜殺
元衡批其顱骨而去元衡初從蜀歸熒惑犯上
相星云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以足
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暴卒又一年元衡遇害

出感
定錄

李源

李源洛城北惠林寺住以其父愷爲祿山所害
誓不履人事不婚不役僮僕暮春之際蔭樹獨
處有一少年挾彈而至源愛其風秀與之馴狎
問其氏行但曰武十三甚依阿不甚顯揚訊其
所居或東或西或南或北不定源叔父爲福建
觀察使源脩覲禮武生亦云有事東去同舟共
載行及宋之穀熟橋攜手登岸武曰與子訣矣

源驚訊之卽曰某非世人也爲國掌陰兵百有餘年凝結此形今夕託質於張氏爲男子十五得明經後終邑令又云子之祿亦薄年登八十年朝廷當以諫議大夫徵後三年當卒矣我後七年復與君相見言訖抵村戶執手分袂旣而張氏舉家驚喜新婦誕一男源累載放跡閩南及還省前事復詣村戶見一童兒形貌類武者乃呼曰武十三相識耶荅曰李七健乎其後憲宗讀國史感歎李愷盧奕之事有薦源名遂以諫

議大夫徵不起明年源卒於惠林寺張終於宣

州廣德縣令

出獨異志

鄭權

初有日者夢滄州衙門署榜皆作權字以告程
執恭遂奏請改名未幾朝命鄭權代之時人深

異其事

出廣德神異錄

樊陽源

唐山南節判殿中侍御史樊陽源元和中入奏
岐下諸公携樂於岐郊漆方亭餞飲從事中有

27-1

監察陳庶獨孤乾禮皆在幕中六七年各歎淹
滯陽源乃曰人之出處無非命也某初名源陽
及第年有人言至西府與取事某時閑居洛下
約八月間至其年七月有表兄任密縣令使人
招某驟到密縣某不得已遂出去永通門宿夜
夢見一高塚上一著蓆衣人似欲鄉飲之禮顧
視左右又有四人塚上其人乃以手招陽源陽
源不樂去次一人從陽源前而上又一人躡後
而上左右四人皆上陽源意忽亦願去遂繼陟

之比及五人見塚上袖一文書是河南府送舉
解第六人有樊陽源時無樊源陽矣及覺甚異
之不日到密縣便患痢疾聯綿一月困憊甚稍
間徑歸洛中謂表兄曰兩府取解舊例先須申
某或恐西府不得兄當與首送密宰矣曰不可
處但令密縣解送固不在託及到洛中已九月
半洛中還往乃勸不如東府取解已與西府所
期違矣陽源心初未決忽見密縣解申府陽源
作第六人不名源陽處土石洪曰陽源實勝源

陽遂語夢於洪洪曰此夢固佳塚者丘也豈非
登塚爲丘徒哉於此大振亦未可知况縣申名
第一如夢中未必不爲祥也是歲許孟容爲川
守又謔陽源密縣第六人某已處分試官使升
三兩踞北府榜出陽源依縣申第六人孟容怒
責試官陽源具以夢告明年權侍郎下及第出續

定命錄

吳少誠

吳少誠貧賤時爲官健逃去至上蔡凍餒求丐

於儕輩上蔡縣獵師數人於中山得鹿本法獲
巨獸者先取其腑臟祭山神祭畢獵人方欲聚
食忽聞空中有言曰待吳尚書衆人驚駭遂止
良久欲食又聞曰尚書郎到何不且住逡巡又
一人是脚力携小襪過見獵者揖而坐問之姓
吳衆皆驚食畢獵人起賀曰公郎當貴幸記某
等姓名具述本末少誠曰某輩軍健兒苟免擒
獲効一卒之用則足矣安有富貴之事大笑執
別而去後數年爲節度使兼工部尚書使人求

獵者皆厚以錢帛齎之

出續定命錄

陳彥博

陳彥博與謝楚同爲太學廣文生彥博將取解
忽夢至都堂見陳設甚盛若行大禮然庭中幃
幄飾以錦綉中設一榻陳列几案上有尺牘塗
之照耀如金字彥博私問主事曰此何禮也荅
曰明年進士人名將送上界官司閱視之時彥
博驚喜因求一見其人引至案牘有一紫衣執
象簡彥博見之歛衽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

以視之遂前見有三十二彥博名在焉從上二人皆姓李而無謝楚既悟獨喜不以告人及與楚同策試有自中書見名者密以告楚而不言彥博彥博聞之不食而泣楚乃諭曰君之能豈後於我設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彥博方言其夢且曰若果無驗吾恐終無成矣太學諸生曰誠如說事未可知明日視榜郎果如夢中焉彥博以元和五年崔樞侍郎及第上二人李顧行李仍叔謝楚明年於尹躬下擢第

出前定錄

陸賓虞

陸賓虞舉進士在京師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聲色兼知術數賓虞與之往來每言小事無不驗至寶曆二年春賓虞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留止一宿明日謂賓虞曰若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事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不以京兆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則殊等與及第必矣賓

虞乃書於晉昌里之牖日省之數月後因於靖
恭北門候一 郎官適遇朝客遂迴憇於從孫聞
禮之舍旣入聞禮喜迎曰向有人惠雙鯉魚方
欲候翁而烹之賓虞素嗜魚便令作羹至者輒
盡後日因視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遽命
駕詣惟瑛且給之曰將遊蒲關故以訪別瑛笑
曰水族已食矣遊蒲關何爲賓虞深信之因取
薦京兆府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畢又訪惟瑛
瑛曰君已登第名籍不甚高當在五十一人之外

狀元姓李名合曳脚時有廣文生朱侏者時議當及第監司所送之名未登利賓虞因問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月二十四日賓虞言於從符符與石賀筆壁後月餘放榜狀頭李郃賓虞名在十六郎三十人也惟瑛又謂賓虞曰君成名後當食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疾賓虞後從事於越半年而暴終前出

定錄

王璠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夢爲河南尹平旦視事
有二客來謁一衣紫而東坐一衣緋而西坐緋
者謂紫者曰崙邦如何處置曰已決二十遞出
界訖覺乃書於告牒之後別紙上後二十年果
除河南尹旣上洛陽令與分司郎官皆故人從
容宴語郎官謂令曰崙邦如何處置令曰已決
二十遞出界璠聞之遽起還內良久不出二客
甚訝曰吾等向者對荅率易王尹得非怒耶頃
之璠持告牒所記出示二客徐徵其人乃郎官

家奴竊財而遁擒獲送縣縣爲斷之如此出續定命

崔玄亮

元和十一年監察御史段文昌與崔植同前入臺先是御史崔玄亮察院之長每以二監察後至不由科名接待間多所脫畧段與崔深銜之元和十五年春穆宗皇帝龍飛命二公入相段自翰長中書舍人拜植自御史中丞拜同在中書時玄亮罷密州刺史謁宰相二相相顧搯玄

亮名曰此人不义往他役而有心求官時門下侍郎蕭俛亦在長安因問二相二相具以事對蕭相曰若如此且令此漢閑三五年可矣不數日宣州奏歙州刺史闕其日印在段相宅便除歙州刺史明日段入朝都忘前事到中書大怒責吏房主事陽述云威權在君更須致宰相必是此賊納賄除官若不是人吏取錢崔玄亮何由得歙州刺史述惶怖謝罪云文書都不到本房昨日是相公手書擬名進黃及檢勘翻省迷

忘實是自書植欲改擬覆奏段曰安知不是天
與假吾手耳遂放勅下

出續定命錄

帝貫之

武元衡與帝貫之同年及第武拜門下侍郎帝
罷長安尉赴選元衡以爲萬年丞過堂日元衡
謝曰某與先輩同年及第元衡遭逢濫居此地
使先輩未離塵土元衡之罪也貫之嗚咽流涕
而退後數月餘補闕是年元衡帥西川三年後
入相與貫之同日宣制

衛次公

唐吏部侍郎衛次公早負耿介清直之譽憲宗
 皇帝將欲相之忽夜召翰林學士王涯草麻內
 兩句褒美云雞樹之徒老風烟鳳池之空淹歲
 月詰旦將宣麻案出忽有飄風墜地左右收之
 未竟上意中輟令中使止其事仍云麻已出即
 放下未出即止由此遂不拜終於淮南節度續

定命錄

李固言

相國李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土某此不復見郎君出將之榮也願以季女爲託明年果狀頭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之目後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姥來謁李公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嘗囑李氏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謝之延入中堂見其女坐定又曰出將入相定矣李公爲設盛饌不食唯飲酒數杯便請別李固留不得但言乞庇我女因贈金帛襦幘並不受唯

取其妻牙梳一枚題字記之李公從至門不復見及李公鎮蜀日盧氏外孫子九齡不語忽弄筆視李戲曰爾竟不語何用筆視爲忽曰但鹿成都老姥愛女何愁筆視無用耶李公驚悟卽遣使分訪之有巫董氏者事金天神卽姥之女言能語此兒請祈華岳三郎李公如巫所說是兒忽能言因是蜀董如神祈無不應富積數百金怙勢用事莫敢言者洎相國崔鄭來鎮蜀遽毀其廟投土偶於江仍判事金天王董氏杖背

遞出西界尋在貝州李公壻盧生舍於家其靈

歇矣

出酉陽雜俎

楊收

唐國相楊收江州人祖爲本州都押衙父維直
蘭溪縣主簿生四子發嘏收嚴皆登進士第收
卽大拜發已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爲義其房子
以祝以乘爲名嘏以夏爲義其房子以照爲名
收以秋爲義其房子以鉅鋒鑑爲名嚴以冬爲
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爲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

曰脩行楊家與靜恭諸楊比華盛收少年於廬
山脩業一日尋幽至深隱之地遇一道者謂曰
子若學道卽有僊分若必作官位至三公終焉
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持疑壁進取之心而忽
道人之語他日雖登廊廟竟罹南荒之殛出非
夢瑣

鄭朗

長慶中青龍寺僧善知人術進士鄭朗造謁了
不與語及放榜朗首登第累日內索重試朗果

落後却謁青龍僧怡然相接禮過前時朗詰之
僧曰前時以君無名若中第却不嘉自此位極
人臣其後果歷台鉉

出感定錄

段文昌

故西川節帥段文昌字景初父鄂爲支江宰後
任江陵令文昌少好蜀文長自渚宮困於塵土
客遊成都謁帝南康臯臯與奏釋褐道不甚行
每以事業自負與遊皆高名之士遂別南康去
金吾將軍裴邠之鎮梁州辟爲從事轉假廷評

裴公府罷因抵興元之西四十里有驛曰鵠鳴
濱漢江前倚巴山有清僧依其隈不知何許人
也常不語忽復一言未嘗不中公聞徑請求宿
願知前去之事自夕達旦曾無詞忽問蜀中聞
極盛旌旆而至者誰公曰豈非高崇文乎對曰
非也更言之公曰代崇文者武黃門也清曰十
九郎不日郎爲此人更盛更盛公尋徵之便曰
害風妄語阿師不知因大笑而已由是願亦自
負戶部員外常處厚出開州刺史段公時任都

官員外判鹽鐵案公送出都門處厚素深於釋氏洎到鵠鳴先訪之清喜而迎處厚處厚因問還期曰一年半歲又問終止何官對曰宰相須江邊得又問終止何處僧遂不荅又問段十九郎何如荅曰已說矣近也近也及處厚之歸朝正三歲重言一年半歲之驗長慶初段公自相位節制西川果符清節之言處厚唯不喻江邊得宰相廣求智者解焉或有旁徵義者謂處厚必除浙西夏口從是而入拜相及文

宗皇帝踐祚自江郎首命處厚為相至是方驗
 與鄒平公同發師脩清公塔因刻石記其事焉
 又趙宗儒節制興元日問其移動遂命紙作兩
 句詩云梨花初發杏花初旬邑南來慶有餘宗
 儒遂考之清公但云害風阿師取次語明年二
 月除檢校太后命僕射鄭餘慶代其位 出定命
 錄

崔從

寶曆二年崔從鎮淮南五月三日瓜步鎮申浙

右試競渡船十艘其三船平沒於金山下一百
五十人俱溺死從見申紙歎憤座有宋生歸儒
者語曰彼之禍不足怪也此亦有之人數相類
但其死不同耳浹日有大讌陳於廣場百戲俱
呈俄暴風雨庭前戲者并馬數百疋繫在廡下
迅雷一震馬皆驚奔大廡數十間平塌凡居其
下者俱壓死公令較其數與浙右無一人差焉

出獨
異志

郭八郎

河中少尹鄭復禮始應進士舉十上不第困厄
且甚于福寺僧弘道者人言書閉關以寢夕則
視事於陰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復禮方蹇躓
憤惋乃擇日齋沐候焉道頗溫容之且曰某未
嘗妄洩於人今茂才抱積薪之歎且久不能忍
耳勉旃進取終成美名然其事類異不可言也
鄭拜請其期道曰唯君期須四事相就然後遂
志四缺其一則復負寃如是者骨肉相繼三榜
三榜之前猶梯天之難三榜之後則反掌之易

也鄭鄂視不可喻則又拜請四事之目道持疑
良又則曰慎勿言於人君之成名其一須國家
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須是禮部侍郎丹知貢舉
其三須是第二人姓張其四同年須有郭八郎
四者闕一則功虧一簣矣如是者賢第姪三榜
率須依此鄭大疑其說鬱鬱不樂以爲無復望
也敬謝而退長慶二年人有導其名姓於王文
者鄭以且非丹知貢舉意其疑之果不中第直
至改元寶曆二年新昌楊公丹司文柄乃私喜

其事未敢洩言來春果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
實同年郭八郎名言揚鄭音嘆且又因紀於小
書之秒私自謂曰道言三勝率須如此一之已
異其可至於再乎至於三乎次至故尚書右丞
韓憲應舉太和二年頗有籍甚之譽以主文非
再知舉試日果有基周之恤爾應後太和九年
舉敗於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二年高錯再司文
柄右轄私異事明年果登上第二人姓張名棠
同年郭八郎名植因又附於小書之末三勝雖

人其一兩勝且無小差閨門之內私相謂曰豈其然乎時僧弘道已不知所往矣次至故駙馬都尉顥應舉時譽轉洽至改元會昌之二年禮部柳侍郎璟丹司文柄都尉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郭八郎名京弘道所說無差

焉出野史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曆中自越府尹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去唱已前三

目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脩刺來謁宣素具介
夢中不與女子見女子云某是明年邑中之客
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
一口依在貴境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
問縣名竟不對宣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
湖州安吉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退之其族人
曰不然前夕所夢女子非安乎十一口非吉字
乎此陰騭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
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選時江淮水

歎宣移家河南固求宋毫一官將引家往又夢
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邑妾之邑
也宣曰某前已爲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
曰妾自明府罷秩當卽還君今之所止非舊地
然往者家屬凋喪畧盡今唯三口爲累耳明年
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諭
及唱官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宣嘆曰三口臨字
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

出前定錄

韓裊

昌黎韓裒故晉公滉之支孫博通經史太和五年自大理丞調選平判入等名第既不絕高又非馳逐而致爲後輩所譁時太常丞馮荒除岳州刺史因說人事固有前定德皇之末荒任太常寺奉禮於時與裒同官其年前進士時元佐任協律郎三人同約上丁日釋奠武成王廟行事荒任常樂裒任親仁元佐任安邑荒鼓動柝二官同之太平興道西南角元佐忽云其適馬上與二賢作一善夢足下二人皆判入等何也

27-1

請記之。荒固書之。紀於篋中。憲宗六年。荒判入等授興平縣尉。晁實無心望於科第。此後二十七八年。晁方判入等皆不差忒。荒臨發。岳陽召晁。特說當時之事。并取篋中所記以示之。曰：諸公何足爲謔。命使之然。晁亦去。未嘗暫忘。則僕與公何前後相懸如此。晁其年授大理正。出續定命錄

龐嚴

唐京兆尹龐嚴爲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

僧入寢門嚴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來相告耳嚴喜聞之乃問曰余爲相乎曰無有節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爲何官曰類庶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不出畿內過此已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壽幾何曰惜哉所乏者壽何使有壽則何求不可曰何日當去此曰來年五月二十二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狀請於庶使元積素與嚴善必就謂得請行有日矣其月晦日因宴元公復書云請俟交割嚴發書

曰吾固知未可以去具言其夢於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二日發其後爲京兆尹而卒

出前定錄

張正矩

祕書監劉禹錫其子咸允又在舉場無成禹錫憤惋宦途又愛咸允甚切比歸闕以情訴於朝賢太和四年故吏部崔群與禹錫交甚深見禹錫躑躅如此尤欲推轂咸允其秋群門生張正暮克京兆府試官群特爲禹錫召正暮而以咸允託之覬首選焉及榜出咸允名甚居下群怒

之戒門人曰張正暮來更不要通正暮兄正矩
前河中叅軍應書判拔萃其時群總科目人考
官糊名考訖群讀正矩判心竊推許又謂是故
工部尚書正甫之弟斷意便與奏及勅下正矩
與科目人謝主司獨正矩啟叙前致詞曰某殺
身無地以報相公深息一門之內兄弟二人俱
受科名拔擢粉骨齶肉無以上答方泣下語未
終群忽悟是正暮兄弟勃然曰公是張正暮之
兄爾賢第大無良把群敗名豈有如此事與賊

何異公之登科命也非其本意更謝何爲出續定命

劉遵古

故刑部尚書沛國劉遵古太和四年節度東蜀
軍先是蜀人有富蓄群書劉旣至嘗假其數百
篇然未盡詳閱明年夏涪江大汎突入壁壘潰
里中廬舍歷數日水勢始平而籍之圖書器玩
盡爲暴水濡汚劉始命列於庭以曝之後數日
劉於群書中得周易正義一軸筆勢竒妙字體

稱古蓋非近代之書也其卷末有題云上元二
年三月十一日因讀周易著此正義從茲易號
十二三歲至一人八千口當有大水漂溺因得
舒轉曬曝衡陽道士李德初劉閱其題歎且久
窮其所自乃蜀人所蓄之書也於是召賓掾視
之所謂易號十二三歲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
八千口蓋太和字也自上元歷寶應廣德永泰
大曆建中興元貞元永貞元和長慶寶曆至太
和凡更號十有三矣與其記果相契然不知李

德初何人耳抑非假其名以示於後乎

出宣室志

舒元興

李太尉在中書舒元興自侍御史辭歸東都遷
葬太尉言近有僧自東來云有一地葬之必至
極位何妨取此元興辭以家貧不辨別竟遂歸
啟護他日僧又經過復謂太尉曰前時地已有
人用之矣詢之乃元興也元興自刑部侍郎平

章事

出前定錄

李德裕

李德裕自潤州年五十四除揚州五十八再入
相皆及吉甫之年縉紳榮之出感錄德裕爲太子
少傅分司東都時嘗聞一僧善知人禍福因召
之僧曰公災未已當行南萬里德裕甚不樂明
日復召之僧且曰慮言之未審請結壇三日又
曰公南行之期定矣德裕曰師言以何爲驗僧
卽指其地此下有石函卽命發之果得焉然啟
無所覩德裕重之且問南行還乎曰公食羊萬
口有五百未滿必當還矣德裕歎曰師實至人

我於元和中爲北都從事嘗夢行至晉山盡目
皆羊有牧者數十謂我曰此侍御食羊也嘗誌
此夢不泄於人今知冥數固不誣矣後旬餘靈
武帥送米暨饋羊五百大驚召僧告其事且欲
還之僧曰羊至此是已爲相國有矣還之無益
南行其不返乎俄相次貶降至崖州掾竟終於
貶所時年六十三

出補錄
紀傳

李言

有進士李嶽連舉不第夜夢人謂曰頭上有山

何以得上第及覺遂更名言果中第

出感定錄

王沐

王沐者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且窮以涯
執相權跨蹇驢而至京師索米僦舍住三十日
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簿一尉耳而
涯見沐潦倒無鴈序情太和九年秋沐方說涯
之嬖奴以道所欲涯始一召擬許以微官處焉
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就誅仇士
良收捕家人時沐方在涯私第謂其王氏黨遂

不免於腰領

出杜陽雜編

舒元謙

舒元謙元輿之族聰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輿禮
遇頗至十年元輿處之猶子薦取明經第官歷
校書郎及持相印許爲曹郎命之無何忽以非
過怒謙至朔旦伏謁頓不能見由是日加譴責
爲僮僕輕易謙旣不自安遂置書於門下辭往
江表而元輿亦不問翌日辨裝出長安惆悵自
失卽駐馬迴望涕泗漣如及昭應聞元輿之禍

方始釋然是時於宰相宅收捕家口不問親疎
並皆誅戮之當時論者以王舒禍福之異定分

焉

出杜陽雜錄

杜棕外生

杜棕與李德裕同在中書他日德裕謂棕曰公
家有異人何不遣一相訪棕曰無德裕曰試思
之曰但有外生自遠來求官爾德裕曰此是也
及歸遣謁德裕德裕問之對曰太尉位極人臣
何須問也凡人細微尚有定分况功勳爵祿乎

且明日午時有白獸自南踰屋而來有小童并
角衣紫年十一歲執竹竿長五尺九節驅獸獸
復南往小童非宅內人也試伺之翌日及午果
有白猫自南踰屋而來有并角小童衣紫逐之
猫復南去乃召問之曰年七歲數其所執竹長
五尺而九節童乃宅外元從之子也無毫髮差

出聞
奇錄

石雄

石雄初與康詵同爲徐州帥王智興首校王公

忌二人驍勇奏守本官雄則許州司馬也尋授
石州刺史有李弘約者以石使君許下之日曾
負弘約資貨累自窘索後詣石州求其本物既
入石州境弘約遲疑恐石怒遇里有神祠祈享
皆謂其靈弘約乃虔啟於神神祝少頃間稱神
下索紙筆命弘約書之又不知文字求得村童
口占之曰石使君此去當有大臣抽擢而立武
功合爲河陽鳳翔節度復有一官失望此事須
秘密不得異耳聞之弘約以巫祝之言先白石

君石君相見甚悅尋以澠州劉從諫背判朝廷
議欲討伐李德裕爲宰相而亟用雄雄奮武力
奪得天井關後共劉振又破黑山諸蕃部落走
南單于迎公主歸國皆雄之効也然是鷹犬之
功非良宰不能驅馳者及李公以太子少保分
洛石僕射請中書論官曰雄立天井關及黑山
之功以兩地之勞更希一鎮養老相府曰僕射
澠州之功國家已酌河陽節度使西塞之績又
拜鳳翔在兩鎮之重豈不爲酌賞也石乃復爲

左右統軍不愜其望悉如巫者之言

出溪友義

又

會昌四年劉稹敗當從諫時有一人稱石雄七千人至從諫戮之至是石雄果七千人入潞州

出感定錄

賈島

賈島字浪仙元和中元白尚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艷雖行坐寢食吟咏不輟嘗跨驢張蓋橫截太街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

葉滿長安求聯句不可得因塘突大京兆劉栖
楚被繫一夕而釋之又嘗遇武宗皇帝於定水
精舍島尤肆侮慢上訝之他日有中書官令與
一官謫去特授長江縣尉稍遷普州司倉而終
出據
言

崔潔

太府卿崔公名潔在長安與進士陳彤同往街
西尋親故陳君有先見知崔公不信將出陳君
曰當與足下於裴令公亭殮鱸崔公不信笑不

應過天門街偶逢賣魚甚鮮崔公却忘陳君之言曰此去亦是閑人事何如喫鱠遂令從者取錢買魚得十斤曰何處去得左右曰裴令公亭子甚近乃先遣人計會及昇亭下馬方悟陳君之說崔公大驚曰何處得人斫鱠陳君曰但假刀砧之類當有第一部樂人來俄頃紫衣三四人至亭子遊看一人見魚曰極是珍鮮二君莫欲作鱠否某善此藝與郎君設手誥之乃梨園第一部樂徒也餘者悉去此人遂解衣操刀極

敏妙鱠將辦陳君曰此鱠與崔兄殮紫衣不得
鱠也既畢忽有使人呼曰駕幸龍首池喚第一
部音聲切者携衫帶望門而走亦不暇言別崔
公甚歎異之兩人既殮陳君又曰少頃有東南
三十里外九品官來此得半碗清羹喫語未訖
延陵縣尉李耿至將赴任與崔公中外親舊探
知在裴令公亭子故來告辭方喫食羹次崔公
曰有鱠否左右報已盡只有清羹少許公大笑
曰令取來與少府啜乃喫清羹半碗而去延陵

尉乃九品官也食物之微冥踏已定况大者乎
出逸
史

李景讓

唐宣宗將命相必採中外人情合爲相者三兩
人姓名撚之致案上以碗覆之宰相闕必添香
虔祝探丸以命草麻上信命故李孝公景讓竟
探名不著有以見其命也

出盧氏
雜錄

李敏求

李敏求應進士舉凡十有餘上不得第海內無

家終鮮兄弟姻屬栖栖丐食殆無生意太和初
長安旅舍中因暮夜愁惋而坐忽覺形魂相離
其身飄飄如雲氣而遊漸涉丘墟荒野之外山
川草木無異人間但不知是何處良父望見一
城壁趨就之復見人物甚衆呵呼往來車馬繁
鬧俄有白衣人走來拜敏求敏求曰爾非我舊
傭保耶其人曰小人卽二郎十年前所使張岸
也是時隨從二郎涇州岸不幸身先犬馬耳又
問曰爾何所事岸對曰自到此來便事柳十八

郎甚蒙驅使柳十八郎今見在太山府君判官
非常貴盛每日判決繁多造次不可得見二郎
豈不其柳十八郎是往來今事須見他岍請先
入啟白須臾張岸復出引敏求入大衙門正北
有大廳屋丹楹粉壁壯麗窮極又過西廡下一
橫門門外多是著黃衫慘綠衫人又見著緋紫
端簡而偵立者披白衫露髻而倚牆者有被枷
鎖牽制於人而俟命者有抱持文案窺覷門中
將入者如叢約數百人敏求將入門張岸揮手

於衆曰官客來其人一時俛首開路俄謁者揖
敏求入見著紫衣官人具公服立於階下敏求
趨拜訖仰視之卽故柳澥秀才也澥熟顧敏求
大驚未合與足下相見乃揖登席綢繆叙話不
異平生澥曰幽顯殊途今日故人此來大是非
意事莫有所由妄相追攝否僕幸居此處當爲
故人理之敏求曰所以至此者非有人呼也澥
沉吟良久曰此固有定分然宜速返敏求曰受
生苦窮薄故人當要路不能相發揮乎澥曰假

使公在世間作官職豈可將他公事從其私欲乎苟有此圖謫罰無容逃遁矣然要知祿命非可施力因命左右一黃衫吏曰引三郎至曹司畧示三數年行止之事敏求卽隨吏却出過大廳東別入一院院有四合大屋約六七間窻戶盡啟滿屋唯是大書架置黃白紙書簿各題籤榜行列不知紀極其吏止於一架抽出一卷文似乎葉却數十紙卽反卷十餘行命敏求讀之其文曰李敏求至太和二年罷舉其年五月得

錢二百四十貫側注朱字其錢以伊宰賣庄錢
克又至三年得官食祿張平子讀至此吏復掩
之敏求懇請見其餘吏固不許卽被引出又過
一門門扇斜開敏求傾首窺之見四合大屋屋
內盡有牀榻上各有銅印數百顆雜以赤班蛇
大小數百餘更無他物敏求問吏用此何爲吏
笑而不荅遂却至柳判官處柳謂敏求曰非故
人莫能致此更欲奉留恐誤足下歸計握手叙
別又謂敏求曰此間甚難得楊州氈帽子他日

請致一枚卽顧謂張岸可將一兩箇了事手力
兼所乘鞍馬送二郎歸不得妄引經過恐動他
生人敏求出至府署外卽乘所借馬馬疾如風
二人引頭張岸控轡須臾到一處天地漆黑張
岸曰二郎珍重似被推落大坑中卽如夢覺于
時向曙身乃在昨宵愁坐之所敏求從此遂不
復有舉心後數月窮饑益不堪敏求數年前曾
被伊慎諸子求爲妹壻時方以備進爲已任辭
不納至是有人復語敏求敏求卽欣然欲之不

旬日遂成姻娶伊氏有五女其四皆已適人敏
求妻其小者其兄宰方賣城南一庄得錢一千
貫悉將分給五妹爲資裝敏求旣成婚卽時領
二百千其姊四人曰某娘最小李郎又貧盍各
率十千以助焉由是敏求獲錢二百四十貫無
差矣敏求先有別色身名久不得調其年乃用
此錢叅選三年春授鄧州向城尉任官數月間
步縣城外壞垣藁莽中見一古碑文字磨滅不
可識敏求令滌去苔蘚細辨其題篆云晉張衡

碑因悟食祿張平子何其昭昭歟

出河東記

又一說李敏求暴卒見二黃衣人追去至大府署求窺之見馬植在內披一短褐於地鋪坐吃飯四隅盡是文書架馬公早登科名與敏求善遽入曰公安得在此馬公驚甚且不欲與之相見迴面向壁敏求曰必無事乃坐從容敏求曰此主何事曰人所得錢物逐歲支足敏求曰今旣得見乃是天意切要支一年所得如何馬公乃爲檢一大葉子簿黃紙簽標書曰盧弘宣年

支二千貫開數幅至敏求以朱書曰年支三百貫以伊宰賣宅錢克敏求曰某已之錢簿已多矣幸逢君子竊欲僥求馬公曰三二十千卽可多卽不得以筆注之曰更三十千以某甲等四人錢克復見老媪年六十餘乃敏求姨氏之乳母家在江淮見敏求喜曰某亦得遇知郎君與判官故舊必爲李妳看年支敏求嬰兒時爲李乳養不得已却入具言於馬公令左右曰速檢來大帖文書曰阿李年支七百敏求趨出見老

媵告知嗟怨垂淚使者促李公去行數十里却至豪城見一坑深黑使者自後推之遂覺妻子家人圍繞啼泣云卒已兩日少頃方言乃索紙筆細紀敏求卽伊慎之壻也妻兄伊宰爲軍使賣伊公宅得錢二百千至歲盡望可益三十千亦無望焉偶於街中遇親丈人赴選自江南至相見大喜邀食與鄉里三人皆以敏求情厚者同贈錢三十千一如簿中之數盧弘宣在城有人知者爲盧公話之盧公計其俸祿并知留後

使所得錢畢二千貫無餘李姝已流落不在姨
母之家乞食於路七百之數故當箕斂方可致

焉

出逸史

李君

江陵副使李君嘗自洛赴進士舉至華陰見白
衣人在店李君與語圍爐飲啜甚洽同行至昭
應曰某隱居西嶽甚荷郎君相厚之意有故明
旦先徑往城中不得奉陪也莫要知向後事否
君再拜懇講乃命紙筆於月下凡書三封次第

繳題之甚急則開之乃去五六舉下第欲歸無糧食將往求容足之地不得曰此爲窮矣仙師書可以開也遂沐浴清旦焚香啟之曰某年月日以困迫無資用開一封可青龍寺門前坐見訖遂往到已晚矣至至昏時不敢歸心自笑曰此處坐可得錢乎少頃寺主僧領行者至將閉門見李君曰何人曰某驢弱居遠前去不得將寄宿於此僧曰門外風寒不可且向院中遂邀入牽驢隨之具饌烹茶夜艾熟視李君低頭笑

語者良义乃曰郎君何姓曰姓李僧驚曰松滋李長官識否李君起嘖蹙曰某先人也僧垂泣曰某义故舊適覺郎君酷似長官然奉求已多日矣今乃遇李君涕流被面因曰郎君甚貧長官比將錢物到求官至此狼狽有錢二千貫寄在某處自是以來如有重負今得郎君分付老僧此生無事矣明日留一文書便可挈去李君悲喜及旦遂載鏹而去鬻宅安居遽爲富室又三數年不第塵土困悴欲罷去思曰一生之事

仙師第二緘可發也又沐浴清旦啟之曰某年
月日將罷舉可開第二封可西市鞦韆行頭坐
見訖復往至郎登樓飲酒聞其下有人言交他
郎君平明郎到此無錢郎道元是不要錢及第
李君驚而問之客曰侍郎郎君有切故要錢一
千貫致及第昨有其某期不至者今欲去耳李
君問曰此事虛實客曰郎君見在樓上房內李
君曰某是舉人亦有錢郎君可一謁否曰實如
此何故不可乃却上果見之謔言飲酒曰侍郎

郎君也云主司是親叔父乃面定約束明年果
及第後官至殿中江陵副使患心痛少頃數絕
危迫頗甚謂妻曰仙師第三封可以開矣妻遂
灌洗開視之云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
可處置家事更兩日卒

出逸史

馬舉

淮南節度使馬舉討龐勛爲諸道行營都虞候
遇大陣有將在皂旗下望之不入賊使二騎斬
之騎廻云大郎君也舉曰但斬其慢將豈顧吾

子再遣斬之傳者陣上不移時而敗賊後大軍
 小虜舉落馬墜橋下而死夜深復甦見百餘人
 至云馬僕射在此一人云僕射左脇一骨折又
 一人云速換之又曰無以換之又令取柳木換
 遂換之須臾便曉所損乃痊並無所苦及鎮揚

州檢校左僕射

出聞
奇錄

鄭延濟

宰相堂飯常人多不敢食鄭延昌在相位一日
 本廳欲食次其弟延濟來遂與之同食延濟手

秉餽飢食及數口椀自手中墜地遂中風痺一

夕而卒

出中朝
故事

李生

契貞先生李義範住北印山玄元觀咸通末已
數年矣每入洛城徽安門內必改服歇轡焉有
李生者不知何許人年貌可五十餘與先生叙
宗從之禮揖詣其所居有學童十數輩生有一
女一男居甚貧窶日不暇給自此先生往來多
止其學中異常款狎忽一夕詣印山與先生爲

別擁爐夜話問其將何適也生曰某此別辭世矣非遠適也某受命於冥曹主給一城內戶口逐日所用之水今月限既畢不可久住後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於此山之下所闕者顧送終之人比少一千錢託道兄貸之故此相囑兼告別矣曰曰人世用水不過日用三五升過此必有減福折筭切宜慎之問其身後生計生曰妻聘執喪役夫姓王某男後當爲僧然其僧在江南二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間且寄食觀中

也先生便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爲道非人力所能遣此並陰騭品定言訖及曉告去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初霽李生之妻與數輩詣先生云李生謝世今早塋於山下欠一千錢云嘗託先生助之故來取耳仍將男寄先生院後江南僧行成果至宿於先生室因以李生之男委之行成欣然携去云旣承有約當教以事業度之爲僧一歲餘行成復至已爲僧矣誦法華經甚精熟初先生以道經授

之經年不能記一紙人之定分信有之焉

出錄異記

成汭

唐天祐中淮師圍武昌杜洪中令乞師於梁王
梁與荆方睦乃諷成中令汭帥兵援之汭欲往
親征乃力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載
艦上列廳宇洎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齊山
截海之名其餘華壯郎可知也飾非拒諫斷自
其意慕寮俛仰不措一辭唯孔目吏楊厚贊成
之舟次破軍山下爲吳師縱燎焚之汭竟溺死

兵士潰散先是改名曰泃字卽內也水內之死

豈前兆乎

出北夢
瑣言

楊蔚

唐楊蔚使君典洋源道者陳休復每到州多止於紫極宮弘農甚思一見而穎川輒便他適乃謂諸道士曰此度更來便須申報或一日再至遽令申白俄而州將擁旆而至遂披揖楊公曰嚮風久矣幸獲祇奉敢以將來祿筭爲請勿訝造次穎川呼人爲鄉乃謂州牧曰鄉三爲刺史

了更無言揚不懌以其會典兩郡至此三也自
是常以見任爲終焉之所邇後秩滿無恙不論
其言無何又授此州亦終考限罷後又除是郡
凡三任竟殞於是邦楊公季第玆爲愚話之出

夢瑣
言

歐陽澥

歐陽澥者四門之孫也薄善詞賦出入場中近
二十年善和帝中令在閣下澥則行卷及門凡
十餘載未嘗一面而澥慶弔不虧帝公雖不言

而意甚憐之中和初公隨駕至西川命相時澥
寓居漢南公訪知行止以私書令襄帥劉巨容
俾澥計偕巨容得書大喜待以厚禮首薦之
資以千餘緡復大宴於府幕旣而選日遵跽無
何一夕心病而卒巨容因籍澥答書呈於公公
覽之撫然曰十年不見灼然不錯

出據
言

伊璠

黃巢汙踐宮闕與安朱之亂不侔其間紀異各
爲好事傳記軒裳農賈挈妻孥潛跡而出者不

可勝記至有積月陷寇終日逃避竟不覩賊鋒者獨前涇陽令伊璠為戎所得屢脫命於刃下其後血屬相失村服晦行及藍關為猛獸搏而食之患禍之來其可苟免

出唐關史

顧彥朗

東川顧彥朗以蔡叔向為副使感微時之恩雖為戎俘而嘗加敬其弟彥暉嗣襲酷好潔淨嘗燻人臭左右薰香而備給使幕寮皆中朝子弟亦涉輕薄韋太尉昭度收復蜀城以彥暉為招

討副使在軍中每日率幕官同謁掌武而蜀先
主預焉共輕忽之雖昭慶亦嫌其不恭彥暉襲
兄位爾後爲蜀主所破手办一家郎官温術等
斃焉先是蔡叔向職居元寮乃顧氏心膂與所
辟朝士優游罇俎不相侔小顧旣是尊崇嫌其
制肘王先生因其隙宣言以間之且曰拈却蔡
中丞看爾得否由是叔向辭職閒居王乃舉軍
而伐之在蜀有術士朱洽者常謂人曰二顧雖
位尊方鎮生無第宅死無墳墓人莫諭之或曰

二顧自天德軍小將際會立功便除東川弟兄
 迭據大顧將薨遺命焚骸歸葬豐州會多事未
 果至小顧狼狽之日送終之禮又闕焉朱氏言
 於斯驗矣出北夢瑣言

李甲

唐天祐初有李甲本常山人逢歲饑饉徙家邢
 臺西南山谷中樵採鬻薪以給朝夕魯夜至大
 明山下值風雨暴至遂入神祠以避之俄及中
 霄雷雨方息甲即寢於廟宇之間松栢之下須

史有呵殿之音自遠而至見旌旗閃閃車馬闐闐或擐甲冑者或執矛戟者或危冠六履者或朝衣端簡者揖讓升階列坐於堂上者十數輩方且命酒進食歡語良久其東榻之長郎大明山神也體貌魁梧氣岸高邁其西榻之首郎黃澤之神也其狀踈而瘦其音清而明更其次者云是漳河之伯餘郎不知其名坐談論商榷幽明之事其一曰稟命玉皇受符金闕太行之面清漳之湄數百里間幸爲人主不敢逸豫怠惰

也不敢曲法而徇私也不敢恃尊而害下也兢
兢惕惕以承上帝用治一方故歲有豐登之報
民無札瘥之疾我之所治今茲若是其一曰清
洽之域泱漭之區西聚大嶽東漸巨浸連陂湊
澤千里而遙余奉帝符宅茲民庶雖雷電之作
由已也風波之起由已也鼓怒馳驟人罔能制
予予亦非其詔命不敢有爲也非其時會不敢
沿沂也正而御之靜而守之遂致草木茂焉魚
鼈蕃焉鹹鹵磊塊而滋殖萑蒲翁鬱而發生上

天降鑒亦幸無橫沴爾又一日岑峯之地咋愕
之都分塊比之一偶總飛馳之衆類熊羆虎豹
烏鵲鷓鴣動止咸若罔敢害民此故予之所職
耳何假乎備言座上僉曰唯唯大明之神忽揚
目盱衡咄嗟長歎而謂衆賓曰諸公鎮撫方隅
公理疆野或水或陸各有所長然而天地運行
之數生靈厄會之期巨盜將興大難方作雖群
公之善理其奈之何衆咸問言何謂也大明日
余昨上朝帝所竊聞衆聖論將來之事三十年

間兵戎大起黃河之北滄海之右合屠害人民六十餘萬人當是時也若非積善累仁忠孝純至者莫能免焉蕞西北方有華胥遮毘二國待茲人衆用實彼土焉豈此生民寡祐當其殺戮乎衆皆嘖蹙相視曰非所知也食旣畢天亦將曙諸客各登車而去大明之神亦不知所在及平日李甲神思恍然有若夢中所遇旣歸具以始末書而誌之言於隣里之賢者自後二十餘載莊皇與梁朝對壘河岸戰陣相尋及晉宋戎

虜亂華干戈不息被其塗炭者何啻乎六十萬
焉今詳李生所說殆天意乎非人事乎

出劉氏
耳目記

房知温

故青帥房公知温少年與外弟徐 爲盜於兗
鄆之境晝則匿於古冢一夕遇雨未出間二鬼
至一鬼曰此有節度上主宜緩之與外弟俱閉
之二人相問曰適聞外面語否徐曰然房曰吾
與汝未知孰是來宵汝當宿於他所吾獨在此
以驗之迨夕二鬼又至一鬼復曰昨夜貴人尚

在矣房聞之喜後果節制數鎮官至太師中書
 令東平王則知晉書說魏陽元聞鬼以三公呼
 之爲不謬矣出玉堂閑話

竇夢徵

朱梁翰林竇學士夢徵以文學稱於世時兩浙
 錢尚父有元帥之命竇以錢公無功於本朝僻
 在一方坐邀渥澤不稱是命乃抱麻哭於朝翌
 日竇謫掾於東州及失意被譴嘗鬱鬱不樂曾
 夢有人謂曰君無自苦不久當復故職然將來

慎勿爲丞相苟有是命當萬計避之其後竇復
居禁職有頃遷工部侍郎竇忽憶夢中所言深
惡其事然已受命不能遜避未幾果卒

出玉堂
閑話

許生

汴州都押衙朱仁忠家有門客許生暴卒隨使
者入冥經歷之處皆如郡城忽見地堆粟千石
中植一牌曰金吾將軍朱仁忠食祿生極訝之
洎至公署使者引入一曹司主吏按其簿曰此
人乃誤追之矣謂生曰汝可止此吾將白於陰

君然慎勿窺吾簿吏既出生潛目架上有簽牌曰人間食料簿生潛憶主人朱仁忠不食醬可知其由遂披簿求之多不曉其文逡巡主吏大怒已知其不慎瞋目責之生恐懼謝過告吏曰某平生受朱仁忠恩其人性不食醬是敢竊食簿驗之願恕其罪吏怒稍解自取食簿於仁忠名下注大豆三合吏遂遣前使者引出放還其徑踞微細隨使者而行忽見一婦女形容顛顛衣服縑縷抱一孩子拜於道傍謂生日妾是朱

仁忠亡妻頃年因產而死竟未得受生饑寒尤甚希君濟以資緡數千貫生以無錢辭婦曰所求者楮貨也君還魂後可致而焚之無望仁忠與寫金光明經一部懺之可指生路也旣而先行直抵相國寺將踰其闕爲使者所推踣地而寤仁忠旣悲喜問其冥間之事生日君非父必任金吾將軍言其牌粟之事又話見君亡妻言其形實無差後與仁忠同食乃言自君亡後忽覺醬香今嗜之頗甚乃是注大豆三合之驗也

自爾朱寫經畢許生燔紙數千其婦於夢中辭

謝而去朱果為金吾將軍

出玉堂閑話

楊鼎夫

進士楊鼎夫富於詞學為時所稱頃歲會遊青城山過皂江同舟者約五十餘人中流遇暴風漂蕩其船抵巨石頃覆洪濤間同濟者盡沒焉獨鼎夫似有物扶助既達岸因頓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云元是盪裏人本非水中物鼎夫未及致謝旋失老人所之目作詩以記後歸成都

詬與知已終莫究鹽裏人之義後爲權臣安思
讓幕吏判摧鹽院事遇疾暴下男文則以屬分
料鹽百餘斤裏束將上蜀郊營葬至是鹽裏之
詞方驗鼎夫舊記詩曰青城山岫皂江寒欲度
當時作等閑棹逆狂風趨近岸舟逢怪石碎前
灣手携弱杖倉皇處命出洪濤頃刻間今日深
思無以報令人羞記雀銜環

出北夢
瑣言

牛希濟

蜀御史中丞牛希濟文學繁贍超於時輩自云

卷之二
二
三

早年未出學院以詞科可以俯拾或夢一人介

金日郎君分無科名四十五已上方有官祿覺

而異之旋遇喪亂流寓於蜀依季父也大阮郎給事中

嶠也仍以氣直嗜酒為季父所責旅寄巴南旋聆

開國不預勸進又以時輩所排十年不調為先

主所知召對除起居郎累加至憲長出北夢瑣言

陰君文字

頃歲有一士人嘗於寢寐間若被官司追攝因

隨使者而去經一城云是鎮州其間人物稀少

又經一城云是幽州其間人物衆廣士人乃詢
使者曰鎮州蕭疎幽州繁盛何其異乎使者曰
鎮州雖然少人不日亦當似幽州矣有頃至一
處有若公府中有一大官見士人至前卽曰誤
追此人來宜速放去士人知是陰司乃前啟陰
官曰某雖蒙放還願知生平官爵所至陰官命
取紙一幅以筆墨畫紙作九箇圍子別取青筆
於第一箇圍子中點一點而與之士人置諸懷
袖拜謝而退及寤其陰君所賜文字則宛然在

懷袖間士人收藏甚秘其後鎮州兵士相繼殺傷甚衆故知陰間鎮州郎日人衆當不謬耳其士人官至冀州錄事叅軍繼縷而卒陰官畫九圍子者乃九州也冀州爲九州之第一故點之其點青者言士人只止於錄事叅軍綠袍也

出玉

堂閑話

貧婦

諺云一飲一啄繫之於分斯言雖小亦不徒然常見前張賓客澄於項任鎮州判官日部內有

一民家婦貧且老平生未嘗獲一完衣或有哀其窮賤形體袒露遺一單衣其婦得之披展之際而未及體若有人自後制之者舉手已不知衣所在此蓋爲鬼所奪也

出玉堂閑話

支戩

江左有支戩者餘干人世爲小吏至戩獨好學爲文竊自稱秀才會正月望夜時俗取飯箕衣之衣服挿箸爲嘴使畫盤粉以上戩見家人爲之卽戲祝曰請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乃畫粉

宛成司空字又戩嘗夢至地府盡閱名簿至已籍云至司空年五十餘他人籍不可記唯記其友人鄭元樞云貧賤無官年四十八元樞後居浙西廉使徐知諫賓禮之將薦於執政行有日矣暴疾而卒實年四十八戩後為金陵觀察判官檢校司空恒以此事話於親友竟卒於任年

五十一

出稽神錄

定婚店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岐求婚不成貞觀

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
司馬潘昉女爲議者來旦期於店西龍興寺門
固以求之意切旦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
麈坐於堦上向月檢書覘之不識其字固問曰
老父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不識者
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覩如何老
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何因得見固曰然則何
書也曰幽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
君行自早非某不當來也凡幽吏皆主人生之

事人生可不行其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
自不辨耳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牘耳
固喜曰固少孤嘗願早娶以廣後嗣爾來十年
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與議潘司
馬女可成乎曰未也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
當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繫夫
婦之足及其坐則瀆用相繫雖雙言敵之家貴賤
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違
君之脚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

家何爲曰此店北賣菜家嫗女耳固曰可見乎
曰陳嘗抱之來賣菜於是能隨我行當示君及
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逐之入米
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
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
食大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磨
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爲我殺彼女賜
汝萬錢奴曰諾明日袖刀入菜肆中於衆中刺
之而走一市紛擾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

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間爾後求婚終不遂
又十四年以父蔭叅相州軍刺史王泰俾攝司
戶掾專鞫獄以爲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
色華麗固稱慳之極然其眉間常貼一花鈿雖
沐浴閒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問之妻潜然曰
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也疇昔父魯宰宋城
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歿唯一庄在宋城
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夕陳氏
憐小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所割

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十八年間叔從事盧
龍遂得在左右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
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竒也因
盡言之相敬愈極後生男鯤爲鴈門太守封太
原郡太夫人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出續

幽怪錄

崔元綜

崔元綜任益州叅軍日欲娶婦吉日已定忽假
寐見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婦君婦今日始生乃

夢中相隨向東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有一
家入宅內東行屋下正見一婦人生一女子云
此是君婦崔公驚寤殊不信俄而所平章女忽
然暴亡自此後官至四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郎
常陟堂妹年始十九雖嫌崔公之年竟嫁之乃
於履信坊韋家宅上成親果在東行屋下居僅
尋勘歲月正是所夢之日其妻適生崔公至三
品年九十常夫人與之偕老向四十年食其貴

祿也

出定
命錄

盧承業女

戶部尚書范陽盧承慶有兒子將筭而嫁之謂
第尚書左丞承業曰吾爲此女擇得一壻乃曰
裴居道其相位極人臣然恐其非命破家不可
嫁也承業曰不知此女相命終他富貴否因呼
其姪女出兄弟熟視之承業又曰裴卽位至郎
官其女卽合喪逝縱後遭事不相及也卒嫁與
之居道官至郎中其妻果歿後居道竟拜中書
令被誅籍沒久而方雪

出定命錄

琴臺子

趙郡李希仲天寶初宰偃師有女曰閑儀生九歲嬉戲於解署花欄內忽有人遽招閑儀曰鄙有懇誠願託賢淑幸畢詞勿甚驚駭乃曰鄙爲崔氏妻有二男一女男名琴臺子鄙尤鍾念生六十日鄙則謝去夫人當爲崔之繼室敢以念子爲託實仁愍之因悲慟怨咽俄失所在閑儀亦沉迷無所覺知矣家人善養之旬日無恙希仲秩滿因家洛京天寶末幽薊起戎希仲則罕

家東邁以避兵亂行至臨淮謁縣尹崔祈旣相見情款依然各叙婚姻崔乃內外三從之昆仲也時崔喪妻半歲中饋無主幼稚零丁因求娶於希仲希仲家貧時危方爲遠適女况成立遂許成親女旣有歸將謀南度偃師故事初不省記一日忽聞崔氏中堂沉痛大哭卽令詢問乃闌儀耳希仲過自詢問則出一年孤孩曰此花欄所謂琴臺子者也因是倍加撫育名之靈遇及長官至陳郡太守

出續玄怪錄

武殷

武殷者鄴郡人也嘗娶同郡鄭氏則殷從母之女姿色絕世雅有令德殷甚悅慕女意亦願從之因求爲壻有誠約矣無何迫於知己所薦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母許之至洛陽聞勾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時特造焉生極喜與之竟夕因謂殷曰子之祿與壽甚厚然而此遇未至七十而有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於此請以近事言之生日君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

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約有所娶何言無兆生笑曰君之娶鄭氏乎曰然生曰此固非君之妻也君當娶常氏後二年始生生十七年而君娶之時當官未踰年而常氏卒殷異其言固問鄭氏之夫曰卽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將嫁之夕君其夢之旣二年殷下第有內黃人郭紹家富於財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其婚鄭氏之母聚族謀曰女年旣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願見有所適今有郭

紹者求娶吾欲許之何如諸子曰唯命鄭氏聞之泣恚將斷髮爲尼者數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將不救時殷在京師其夕夢一女嗚咽流涕似有所訴視之卽鄭氏也乃驚問父之言曰某嘗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爲尊長所逼將適他氏沒身之歎知復何言言訖相對而泣因驚覺悲惋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氏則郭紹也殷數日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異及肅宗

在儲名紹遂改爲子元也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後十餘年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應後自尚書郎謫官韶陽郡守常安貞固以女妻之殷念勾龍生之言懇辭不免娶數月而常氏亡矣其後皆驗如勾龍生之言

出前定錄

盧生

弘農令之女旣笄適盧生卜吉之日女巫有來者李氏之毋問曰小女今夕適人盧郎常來巫當屢見其人官祿厚薄巫者曰所言盧郎非長

髯者乎曰然然則非夫人之子壻也夫人之壻
中形而白且無鬚也夫人驚曰吾之女今夕適
人得乎巫曰得夫人曰旣得適人又何以云非
盧郎乎曰不知其由則盧終非夫人之子壻也
俄而盧納采夫人怒巫而示之巫曰事在今夕
安敢妄言其家大怒共唾而逐之及盧乘軒車
來展親迎之禮賓主禮具解珮約花盧生忽驚
而奔出乘馬而遁衆賓追之不返主人素負氣
不勝其憤且恃其女之容邀客皆入呼女出拜

其貌之麗天下罕敵指之曰此女豈驚人者耶
今而不出人其以爲獸形也衆人莫不憤歎主
人曰此女已奉見賓客中有能聘者願赴今夕
時鄭某官某爲盧之僮在坐起拜曰願事門館
於是奉書擇相登車成禮巫言之貌宛然乃知
巫之有知也後數年鄭任於京逢盧問其事盧
曰兩眼赤且大如朱盞牙長數寸出口之兩角
得無驚奔乎鄭素與盧相善驟出其妻以示之
盧大慙而退乃知結縞之親命固前定不可苟

而求也

出續玄
怪錄

鄭還古

大學博士鄭還古婚刑部尚書劉公之女納吉禮後與道士寇瑋宿昭應縣夜夢乘車過小三橋至一寺後人家就與婚媾主人姓房驚覺與寇君細言以紙筆記其事寇君曰新婚偶爲此夢不足怪也劉氏尋卒後數年向東洛再娶李氏於昭城寺後假宅拜席日正三橋宅主姓韓時房直溫爲東洛少尹是妻家舊筵饌之類皆

房公所主還古乃悟昔年之夢話於賓客無不

歎焉

出逸史

秀師言記

唐崔晤李仁鈞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長於李在建中末偕來京師調集時薦福寺有僧神秀曉陰陽術得供奉禁中會一日崔李同詣秀師師泛叙寒溫而已更不開一語別揖李於門扇後曰九郎能惠然獨賜一宿否小僧有情曲欲陳露左右李曰唯唯後李特赴宿約饌且豐潔禮

甚謹敬及夜半師曰九郎今合選得江南縣令甚稱意從此後更六年攝本府糺曹斯乃小僧就刑之日監刑官人郎九郎耳小僧是吳兒酷好瓦棺寺後松林中一段地最高敞處上元佳竟盡在其間死後乞九郎作宰堵坡梵語浮圖於此爲小師藏骨之所李徐曰斯言不謬違之如皎日秀泫然流涕者良乂又謂李曰爲余寄謝崔家郎君且崔只有此一政官家事零落飄寓江徼崔之孤終得九郎殊力九郎終爲崔家女婿

秘之秘之李詰曰歸旅舍見崔唯說秀師云某說終爲兄之女婿崔曰我女縱薄命死且何能嫁與田舍老翁作婦李曰比昭君出降單于猶是生活二人相顧大笑後李補南昌令到官有能稱兼攝本府糺曹有驛遞流人至州坐洩官內密事者遲明宣詔書宜付府笞死流人解衣就刑次熟視監刑官果李糺也流人卽神秀也大呼曰瓦棺松林之請子勿食言秀旣死乃掩泣請告捐俸賃扁舟擇幹事小吏送尸柩於上

元縣買瓦棺寺松林中地壘浮圖以葬之時崔

令節棄世已數年矣崔之異母弟曄携孤幼來

于高安曄落拓者好遠游惟小妻殷氏獨在殷氏

號太乘又號九天仙也殷學秦箏於常守堅盡傳其妙護

食孤女甚有恩意會南昌軍伶能箏者求丐高

安亦守堅之弟子故殷得見之謂軍伶曰崔家

小娘子容德無比年已及笄供奉與把取家狀

到府日求秦晉之匹可乎軍伶依其請至府以

家狀歷抵士人門曾無影響後因謁鹽鐵李侍

御郎李仁出家狀於懷袖中鋪張几案上李憫

也

然曰余有妻喪已大暮矣待余饑飽寒燠者頑童老媪而已徒增余孤生半死之恨蚤夜往來于心矧崔之孤女寔余之表姪女也余視之等於女弟彼亦視余猶兄焉徵曩秀師之言信如符契納爲繼室

出異聞錄

李行脩

故諫議大夫李行脩娶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貞懿賢淑行脩敬之如賓王氏有幼妹嘗挈以自

隨行脩亦深所鞠愛如已之同氣元和中有名
公與淮南節度李公鄴論親諸族人在洛下時
行脩罷宣州從事寓居東洛李家吉期有日固
請行脩爲饋是夜禮竟行脩昏然而寐夢已之
再娶其婦卽王氏之幼妹行脩驚覺甚惡之遽
命駕而歸入門見王氏晨興擁膝而泣行脩家
有舊使蒼頭性頗兇橫往往忤王氏意其時行
脩以王氏爲蒼頭所忤乃罵曰還是此老奴欲
杖之尋究其由家人皆曰老奴於厨中自說五

更作夢夢阿郎再娶王家小娘子行脩以符已
之夢尤惡其事乃強喻王氏曰此老奴夢安足
信無何王氏果以疾終時仲舒出牧吳興及凶
問至王公悲慟且極遂有書疏意託行脩續親
行脩傷悼未忘固阻王公之請有秘書衛隨者
卽故江陵尹伯玉之子有知人之鑒言事屢中
忽謂行脩曰侍御何懷亡夫人之深乎如侍御
要見夫人奚不問稠桑王老後二三年王公屢
諷行脩託以小女行脩堅不納及行脩除東臺

御史是歲汴人李介逐其帥詔徵徐泗兵討之
道路使者星馳又大掠馬行脩緩轡出關程次
稠桑驛已聞勅使數人先至遂取稠桑店宿至
是日迨曛暝往逆旅間有老人自東而過店之
南北爭率衣請駐行脩訊其由店人曰王老善
祿命書爲鄉里所敬行脩忽悟衛秘書之言密
令召之遂說所懷之事老人曰十一郎欲見下
夫人今夜可也乃引行脩使去左右屣屨由一
徑入土山中又陟一坡近數仞坡側隱隱若見

叢林老人止于蹠隔謂行脩曰十一郎但於林
下呼妙子必有人應應卽荅云傳語九娘子今
夜暫將妙子同看亡妻行脩如王老教呼於林
間果有人應仍以老人語傳人有頃一女子出
行年十五便云九娘子遣隨十一郎去其女子
言訖便折竹一枝跨焉行脩觀之迅疾如馬須
臾與行脩折一竹枝亦令行脩跨與女子並馳
依依如抵西南行約數十里忽到一處城闕壯
麗前經一大官宮有門仍云但循西廊直北從

南第二院則賢夫人所居內有所觀必趨而過
慎勿怪行脩心記之循西廊見朱裏緹幕下燈
明其內有橫眸寸餘數百行脩一如女子之言
趨至北廊及院果見行脩十數年前亡者一青
衣出焉迎行脩前拜乃齎一榻云十一郎且坐
娘子續出行脩比苦肺疾王氏嘗與行脩備治
疾皂筴子湯自王氏之亡也此湯少得至是青
衣持湯令行脩啜焉卽宛是王氏手煎之味言
未竟夫人遽出涕泣相見行脩方欲申離恨之

父王氏固止之曰今與君幽顯異途深不願如此貽某之患苟不忘平生但得納小妹鞠養卽於某之道盡矣所要相見奉託如此言訖已聞門外女子叫李十一郎速出聲甚切行脩食卒而出其女子且怒且責措大不別頭腦宜速返依前跨竹枝同行有頃却至舊所老人枕塊而寐聞行脩至遽起云豈不如意乎行脩荅曰然老人曰須謝九娘子遣人相送行脩亦如其教行脩因憊甚因問老人曰此等何哉老人曰此

原上有靈應九子母祠耳老人行引行脩却至
 逆旅壁釭熒熒櫪馬啖芻如故僕夫等昏僂熟
 寐老人因辭而去行脩心憤然一嘔所飲皂莢
 子湯出焉時王公已移鎮江西矣從是行脩續
 王氏之婚後官至諫議大夫

出續命
定錄

灌園嬰女

頃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於婚娶經數十處託
 媒氏求問竟未諧偶乃請善易者決之卜人曰
 伉儷之道亦繫宿緣君之室始生二歲矣又問

當在何州縣是何姓氏卜人曰在滑州郭之南其姓某氏父母見灌園爲業只生一女當爲君嘉偶其秀才自以門第才望方求華族聞卜人之言懷抱鬱悒然未甚信也遂詣滑質其事至則於滑郭之南尋訪果有一蔬圃問老圃姓氏與卜人同又問有息否則曰生一女始二歲矣秀才愈不樂一日伺其女嬰父母出外遂就其家誘引女嬰使前卽以細針內於頤中而去尋離滑意謂其女嬰久死矣是時女嬰雖遇其酷

竟至無恙生五六歲父母俱喪本鄉縣以孤女
無主申報廉使廉使卽養育之一二年間廉使
憐其聰慧育爲已女思愛備至廉使移鎮他州
女亦成長其問卜秀才已登科第兼歷簿官與
廉使素不相接因行李經由投刺謁廉使一見
慕其風采甚加禮遇問及婚娶荅以未婚廉使
知其衣冠子弟且慕其爲人乃以幼女妻之潛
令道達其意秀才欣然許之未幾成婚廉使資
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過所望且憶卜

者之言頗謂其謬妄其後每因天氣陰晦其妻
輒患頭痛數年不止爲訪名醫醫者曰病在頂
腦間卽以藥封腦上有項內潰出一針其疾遂
愈因潛訪庶使之親舊問女子之所出方知圃
者之女信卜人之不給也襄州從事陸憲嘗語

此事

出玉堂
閑話

朱顥

射洪簿朱顥欲婚郫縣令杜集女甄定後直前
蜀選入宮中後咸康歸印顥作掾彭州散求婚

媾得王氏之孫亦宮中舊人朱因與話昔欲婚
杜氏嘗記得有通婚迴書云但慙南阮之貧曷
稱東牀之美王氏孫乃長歎曰某郎杜氏王氏
冒稱自宮中出後無所託遂得王氏收其朱顯
悲喜夫妻情義轉重

出玉溪
編事

侯繼圖

侯繼圖尚書本儒素之家手不釋卷口不停吟
秋風四起方倚檻於大慈寺樓忽有木葉飄墜
上有詩曰拭翠斂雙蛾爲鬱心中事搦管下庭

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
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負心人盡解相思死
後貯巾篋凡五六年旋與任氏爲婚嘗念此詩
任氏曰此是書葉詩時在左綿書爭得至此候
以今書辨驗與葉上無異也

出玉溪
編事

白醉瓊言目錄卷上

程子觀仁

冢宰雅量

史癡

把酒對月歌

決科要語

前輩敦朴

鬼工

酒活命

三羊異物

嘉定井

董玘

李鰲鼠精

嚴僕知禍

夏天禱

假婦脅僧

張小鬼

張通判犬夢

少林棍

陶雲湖

三足鱉

李史二公為神

犇牛

黃鶴樓

天狗兆灾

多骨瘡

二神僧

山魈

張真人家

續婚前定

巧對

吳齋長

術有別傳

南雍蛇

徐武功瑞龍吟

墨談

趙千戶妻忠烈

顧三為犬

大理地震

盛公記前身

卞公詩

徐饅頭婦變

宋育研

食品宜戒

冥役勾攝

戲馬山

正陽五通

商顏

居商谷

異力異鬚

土遁老翁

却病十法

九虫瘡

鬼借物

抄書

題書厨上

花魚

陳梓納贖冥罪

洪真七

胡守清蘆

魚腹兒

廣蘭

賈人知足

龜峯山

花快意與折辱

呂景仁妻

為惡被賺

稱傘疑鬼

蔡霞山譚

樊氏黑魚精

神挾人

石卵候父

暉圓

目錄畢

目録

白醉璪言目錄卷下

文學根於篤實

茶寮記

煎茶七類

人心道心

赤壁

神取陳室

生計徒勞

無賴認母

謝氏奇會

紀異詩

鬼車

盛設陰謀

廣竹

靳瑜陰德

張小舍

舒經城隍

立孝子袖麩

避盜有方

糞黃

丐兒還金得官

折絮供詩

吳僧詭誕

世祿同官

神治鰲

五峰結社詩

左右禮

微塵

馮婦搏虎文

飲器

行止

科名前定

西湖甘州歌

用藥樞機

無念禪師

闕里災

破題對句占人所就

仙苑

尤氏夢

鸚鵡

犬活死兒

俗語

龍王廟蛇

英布

天降喪亂

殺生

項籍不知機

童翠峰失銀

艸木同名

金琮字學

象戰

音字

陳選

姑蘇八景詩

久矣地不宜易改

陳鎰

陳繼碎墓石

楊芳臺遇仙

鄧氏白狗

滿臘伽國貢火雞白馬

王太守遇虎

石鹿

鬼呼克禍

羅王易繩脫罪

沈以潛遇魯班

任錄不欺亡友金

許王二公真隱

孔公苦節

唐子畏不喜行令粧戲

王察

自任不易

排衙

聖燈

宋生義教

舒布政

魏公降鬼得婦

煩惱自取

陳媪入冥

水竹樓記

唐烈婦

陳莊二公詩

白狐報德

道家僭妄

天相人相

太極訴冤狀

目錄畢

白醉璩言卷上

麻城王兆雲元禎輯著

吳郡王世貞元美閱訂

三衢徐應瑞思山繡梓

程子觀仁

程先生嘗指雞雛謂可以觀仁蓋仁者到理精
後觸目皆仁非止雞雛也特因偶見雞雛而發
欲人觸類而長之耳

○冢宰雅量

蕭山魏冢宰驥字仲房致仕家居嘗至杭城野
服兩人昇竹堦子兀坐潦倒不知者謂一村夫
耳入朝陽門遇錢塘縣主簿鳴騶而來不及迴
避簿令隸人追問公乃荅曰蕭山魏驥簿不識
名怒曰道甚蕭山會稽復使人問之曰南京吏
部致仕尚書簿驚懼下馬立於道左請罪不已
公咲曰我不能避耳官人何故如此○乃援之而

起

史癡

金陵史癡翁名忠字廷直能詩又能為新聲樂
府家有樓近冶城扁曰卧癡有姬何玉仙號白
雲道人聰慧解篆書居常以文字相娛有時出
遊輒附舟而行不告家人所往女笄當嫁壻貧
不能具禮翁詭携觀燈同妻送至壻家取笑而
別年踰八十預命癸引已隨而行謂之生殯按

癡翁嫁女事頗類孔淳之其生殯一節近吾友
張幼于五十餘即作生壙以待海內交遊為詩
文紀之頗有史翁之致

○把酒對月歌

唐六如作

李白前時原有月。惟有李白詩能說。李白如今
已仙去。月在青天幾圓缺。今人猶歌李白詩。明
月還如李白時。我學李白對明月。月與李白安
能知。李白能詩復能酒。我今百盃復千首。我媿

雖無李白才。料應月不嫌我醜。我也不登天子
船。我也不上長安眠。姑蘇城外一茅屋。萬樹飛
花月滿天。

○○决科要語

休寧儒士程學聖師事洪甲立心操行素無諂
曲。中年以後游神冥府。職雷部判官。言人死期
不爽。或一樹當擊。亦先言之。不肯與他人言。惟
言之師而已。師問其故。對曰。冥府重先生。將以

先生為閫君師洪咲曰果爾吾便為之是夕洪病甚僕者見庭下如官吏立者數員良久卻去洪亦不安達旦學聖至謂洪曰先生知否冥府聞先生言便為之遂遣使者迎先生予謂先生咲言耳期尚遠也乃召還前後所言於洪者洪多不洩惟潘雪松祝石林二人素與洪好皆積學逾強強而不第洪問學聖能知是事否學聖云此非吾職然可托查也居一二日告洪曰潘

公中癸未榜矣。祝尚未見。靈松果第。洪又命為
石林查之。學聖對曰。天榜未定。待定乃可。大九
春榜定於先年之十月。秋榜定於當年之正月。
洪記其言。至乙酉之十月。又命之。學聖報曰。見
兩榜矣。上丙戌榜也。無祝公。次己丑榜也。有之。
雖然。兩榜之中。尚有那移增減。此又待揭曉時。
乃定。洪問其故。學聖曰。冥中議論。陽間人善惡。
何止月旦評哉。平生為善。忽有一念之惡。神即

惡其穢平生為不善至此能猛省痛改神即鑒
其馨至於科甲一事專屬文昌凡能文之人咸
登其籍寧獨本人心行毫不可隱雖其父祖曾
高考妣之一善一惡皆籍也又寧獨其人善惡
之大者不或遺雖其隱衷微念片語細行皆不
遺也以此比較輕重酌量去取分毫不致差錯
有其人雖不善而乃第者因其祖父之德勝也
或善人不第則祖父之德不足也有其人浪蕩

又檢束乃其心中鯁直無毒腸卻見取或循循
有執持外貌雖善中情不直多見棄有已上榜
而忽除名者新念不吉也有本無分而忽有分
者新念遷善也天家伺察曾無一刻之停今兩
榜正在那移之間吾能知祝家之有分而不能
知成丑之所定也石林至己丑乃第焉

前輩敦朴

江東門外有熊老者千戶某之弟也成國朱公

儀勛衛日支俸南京主其家及齷爵為守備閱
舟師于江事峻者輿訪之熊老布衣整折出迎
及階長揖而已坐定其妻奉盤餌以出熊起曰
公得無饑乎幸少啖之公微笑為食其一乃讖
去觀者莫不嘆公之賢而多熊之朴直也士有
沽一命獲一第遽以自滿傲其鄉曲而忽其先
輩甚或蔑視骨肉如路人者視公得無醜類乎

○鬼工

揚州泰興大姓吳氏門房賃為小民居有王小
三者病死埋于郭外二年矣一夕妻見聞扣門
聲問誰曰我王三也在外傭工今得銀錢歸以
相贈爾亟開門勿疑妻啐罵曰我夫死已二年
何鬼假託賺人王三曰非也汝不吾信可收吾
立直妻於門隙納之得銀數星錢千文乃啓其
門儼然故夫儀容也拭淚而入坐牀上言曰自
我去後即得活一向為大戶孫氏蓋房遂得此

直我猶念家不知家人念我不妻為沾襟答言
悲苦狀呼兒起拜問饑乎曰饑作飯并日間餘
蔬且溫酒一升飲之斯頃並盡乃求湯濯足兩
股皆有泥土痕濯訖解衣就枕妻初難之王三
咲曰娘子尚以鬼待我耶不得已陪之宿體頗
寒妻不敢問五鼓衣其衣叮嚀而去旦往夕來
歷三四日隣家問其妻妻泣訴以夫重活故隣
人疑之曰世安有是理非汝夫之妖必狐狸罔

兩之伎倆耳妻亦疑焉明晨俟其去密令覘之忽回顧見其兒曰爾來何為曰母使兒隨父往助工曰不須爾也吾晚當再假銀米至兒乃返舍其夕果以銀半錠歸曰此孫氏所預給者妻收於橐黎明起妻終不安又使兒隨之至郭外塋處墓旁一穴如斗王三屈伸臂頸以頭先入次舉身不見乃奔歸母曰阿爺鬼邪妻率眾隣持鋤鍾往按其入處掘之其棺已腐王三卧

棺底上顏色如生肢體柔而溫目光瞭然而口不能言衆大駭扶以出積薪焚之墓所自是絕迹使人問孫氏云有王三無曰有之無他異惟不與衆共餐及不肯持鉄器耳至今其村遇傭工者必先試以鉄器云事在正德初年予謂此乃太陰煉形之術友人云當是得地氣也

○酒活命

史百戶者善畫龍虎醉則運思尤妙人欲求者

往往以醇醪飲之乃肯下筆以是日事醪酌嘗
迎巡按以醉伏地自言百戶稟事其實無所言
也指揮何某稟云百戶有顛疾乃出何呼其父
令戒其子飲父歸怒責之絕其酒不予三旬病
甚厥厥不能起延醫王維綱治之云脈絕不可
為其夕一更果死其親屬哭畢其母哀之曰在
生嗜酒今死得非以戒酒之故乎死亦不瞑目
可痛也命兒女啓其含珠擘開齒以盃酒灌之

入喉有聲乃再進一盃覺鼻息如相續者又進一盃唇動氣通毋問如何曰好喫乃更進一盃遂省人事明旦往告王醫求藥曰病者活矣醫不信具告以故曰然則非藥之力乃酒功也宜更飲之當不須藥乃更醉六七度推枕而起又十年乃卒時人傳以為笑

○三丰異物

張三丰在甘州留三物而去其一箠笠其二為

燕胡蘆人有疾者或取一草投其中明旦煎湯
飲之疾立愈其三為八仙過海圖中有壽字有
都指揮得之縣于堂未以為奇一日有親故假
宿聞海濤洶湧聲以為黑河壩倒明旦告於主
人主人亦不怪至四五夜皆然始知聲出自甌
中也皆為中貴取去

嘉定井

嘉定民家開井四丈無水得一石于下以鉞揮

之碎其中堅鹵水湧出其人亟出得免水浸中
庭高尺許衆謂必遭墊溺有一垢衣道人過之
云無事以雞籠蓋之止如其言果漸退不解何
術

○○董玘

夢覺羅浮夜已闌。碧天雲靜月團圓。玉人不學
飛花面。淨洗紅妝鏡裏看。此董玘八歲時詠梅
月詩也。玘紹興人。幼名元保。舉神童。又有核桃

37-1

詩曰形狀如樂子剛柔實未分
擘開混沌殼
是一團仁九歲即能真楷草篆歌賦記序三場
文字亦皆通曉

李鏊鼠精

臨江儒士李鏊性強直不畏鬼物嘉靖初薄遊
湖口人延以訓子而所居隘陋覩其北室有高
樓三間封鎖甚固問主人曰何不假館主人曰
此為妖物所據已幻死某甲父子四人矣不可

犯齋曰吾不憇之主人不得已呼匠啓其鑊以
入塵埃積寸齋汛掃供張將為久居計時生徒
十餘人童冠雜坐一日以事外出託冠者攝學
事日暮童子散去冠者坐至更深頗懷怖想俄
而樓階有人行声少選一神至據坐中樓袍笏
儼然冠者思不敢諦視但俯首誦書而已頃之
振衣鳴佩而去冠者幸脫禍匍匐就枕明旦齋
歸冠者以告齋曰妖不勝正吾何畏彼哉是夕

與門生課業夜分而倦卷衣假寐謂怪必至憐
棧以俟之忽梯上靴鳴步入樓中端坐昨處尋
起入卧室鑿視其狀頂金撲衣絳紗執象笏垂
髯及腹面色俾惡若世所塑城隍神者鑿佯寐
以察之怪見鑿欣咲舉笏抑物如舞狀冉冉至
床前以鼻向鑿左耳一吹左耳倏聾鑿自念倘
更遲留定遭魘死俟其漸近舉棧盡力擊之中
其胸有聲啾然而去鑿安寢達曙起呼主人曰

汝促索仗來吾與汝縛怪便共踪跡樓下至北
廊垣曲有一穴大如斗缺鋪掘之深三尺許得
死牡鼠一頭毛作赤色髯長尺餘秤之重可七
斤剥其皮胸有凝血知中其要害故僅能入穴
死矣

嚴僕知禍

分宜嚴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誕余邑劉公巨塘
令宜春入覲時隨衆往祝祝後因嚴相倦其子

世蕃令門者且闔門劉公不得出有嚴辛者嚴
相紀綱僕也真劉公往間道過其私居留劉公
飯飯已辛曰他日望臺下垂青劉公曰汝主正
當隆赫烏用垂青為也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
毋忘今日之託不數年嚴相果大敗且死劉公
適守袁州辛方以贓二萬滯獄劉公憶昔語且
憫其知幾為減去贓若干始得出獄從戎

夏天衢

夏天衢江西貴溪縣人父祖皆癸科出仕衢踵
籍書香天資學問亦皆可觀既弱冠後督學至
恥與群兒出考縣官言於督學者乃先君試之
克弟子員後考列補廩無缺一日其母病將逝
間偶有缺庠師使人告之夏曰人子之變莫大
於是而尚謀功名耶方其不知而吾師行之則
可今既語余雖千駟萬鍾亦徒然矣遂不丐補

假婦脅僧

山塘有僧乞麪得三百裹群優有垂涎者相與
定計使一少年為女装夜行就之曰我某氏婦
也典夫不協夜逃至此惟吾師憫救僧初不顧
懇之僧心動乃曰此處無棲泊前途里許有草
菴是老衲借住處娘子肯同行否少年許之僧
率之行群優隨而覘之至菴出酒共酌良久僧
將解衣群少突入執之曰汝半夜三更拐良人
女子何為僧曰毋怒汝輩利吾財耳倘相寬吾

必有物不然請就死不能為若辱也少年如命
遂手書令詣肆中取麩乃散而假婦亦隨去僧
惘惘而已

○張小鬼

江西有謠金鷺頭向天代代出神仙金鷺頭向
水代代出神鬼今張真人家山頭向上故子孫
相繼膺封錫瀨州張氏其山頭向下故世出一
人典真道相通每歲夏為陰府行疫於四方其

將往也。驟死于榻。從者馬死。繼之。至數日而甦。手握甲馬一紙云。行瘟至某地止。某甲當活。某甲當亡。此天神尊命。不能違易。已而果然。其初魂遊至民家。下馬入門。人亦延拜祭享。親見其舉筋不異恒人。但回時乘馬一顧。則不復見耳。至今如此。號曰張小鬼家。

○張通判犬夢

通判張君者。北人也。典常州趙推官。同官金華。

遇犬不食趙詰之張云有故余家食時故人朱
公之二子烹犬約以明旦共享夜忽夢朱公促
云吾鬼且羨獻公何不早起覺以告室人室人
喚余貪饕妄想耳俄又夢朱公來促余詰之曰
君死久此胡大事強來逼人答曰某有心曲久
欲相聞吾昔埋白金五百兩於所居柱下以吾
見幼未與言死後懸懸在心求再生冥司不許
乃乞作犬于吾家日卧此地以防竊發今十五

年矣二兒長堪以領付兼亦限滿故作妖態求
死兒昨所殺犬乃我也公往告之令其掘銀自
贖言已洒然而寤亟起衣冠而出二兒已迎至
中途余問女先食一嚙乎咲曰實以俟叔不至
嘗少許矣既而到其家余把筋不食請盡携釜
中肉以出及覩其皮兒咲叔何多事余曰非也
子其以鋤來兒不肯余固索鋤問犬平日卧處
果滑澤發其土得一石版版起而白金見取秤

之五百兩不欠一銖舉授二兒二兒大駭叔何
 由知余乃細述夢中鬼語且曰此犬尔父所為
 也二兒號哭以皮裹肉埋之坎中而收其銀入
 橐余目覩茲異二十年来不復沾犬肉矣

少林棍

少林寺當隋末之亂或云黃巾眾僧惶懼欲散忽一
 火頭老僧自庖中出曰公等勿憂老僧一棒驅
 之眾咲其妄僧運三尺棍逕入黃巾隊中遭者

辟易遂散去僧歸以其法授衆僧而去乃際那
羅佛顯化也由此少林以武勇聞王世克之敗
僧與有功而不願官爵太宗遙授以將軍之號
本朝成化末千介劉石和尚作亂康都督率兵
禦之召紫微山主僧惠通號小力禪不往請于
朝乃就命康怒列卒二百於轅門見僧入奮刃
亂斫以快意僧語其徒曰康公意不善吾不可
不耀武以入手運棍躍入至康帳前捷如猿猴

無能加以刃者康乃起延坐問僧用卒幾何曰
我率徒四十直入賊營不用官兵止用擔夫二
百挑米僧入告千介劉曰汝抗朝命勞及老僧
今吾與汝約各以氈裹兵器醮灰試聞身有白
點者為負負則任汝料理汝負當面縛以絳賊
許諾兩人關至暮而息賊衣污滿遂詣軍門降
詔授通指揮使辭乃於紫玉山創石佛寺設巡
司以防盜賊至今給五品祿云

○陶雲湖

寶應陶雲湖先生。成化間登鄉進士。任達不已。因事從戎遼東。先生善丹青。雪兔菊花之類。雖古人不是過也。最見重於閣老徐謙齋先生。名動海內。又善晉書詩。亦嘉。居京師。與仇東泉杜樾居。春夜讌集。有詩云。澹月侵簾萬縷通。短檠燒蠟四筵紅。鼓中音節懷熙載。帳底風光陋馬融。淒靜夜天飛脉望。依微江郭見歸鴻。更深酒

醒輕寒發添得春衣又一重。詩成諸公皆閣筆。
醉而戲曰予今日壓倒仇杜矣。

三足鱉

山東南三十五里曰從山從水出其上潛其下
其中多三足鱉食之無蟲疫是從山多三足鱉
也又云放臬山東五十七里曰大砮山陽狂水
出焉西南注伊水中多三足龜食者無大疾可
以已腫是大砮多三足龜也按三足鱉云食之

害人而此云益人豈所謂害人者別是一種
○李史二公為神

弘治癸丑李范菴少卿應禎字貞伯疾沈石田
遣子往候之其神思已曠亂但曰我已不可為
矣此行升我為尚書即行矣訃至石田偕松陵
史西村明古郡人文太僕宗儒輩相與經理其
家事及與其子議婚蓋其子纔十齡耳卒之後
一夕僕有高翼者猝有疾公憑附之而言曰家

事如何處分家人泣告曰賴沈史文諸公一一
議決復與小舍議婚袁氏公曰我放心去矣翼
尚卧于地久而方蘇乃能言曰我初出廳事見
一人衣緋南面而坐傍列數炬照耀如晝熟視
之乃知是我家相公也叱曰坐此許久如何不
見一人迎我令卒縛之而去既出門見隸卒數
十人呵叱喧然擁轎而去某從至胥門驛次杖
某十數責令歸家小心看顧否必重譴也某復

問諫卒曰相公已升尚書將之任矣舉家驚異
之歲丙辰明古亦卒先三年族人夢神告曰汝
宗人史明古年六十三當就化冥司已籍其官
爵矣因白其長嗣永錫既卒之明日其塾師吳
庠生俞楫字濟伯夢明古告曰今往其所已約
同官勘其事冗不及話明古巨軀偉貌博學強
記善談辨古今性寡合每與人論當世之務必
底于極雖權貴亦不少遜與范菴友善其為神

亦宜哉

○犇牛

自丹陽郭東南登舟行四十五里為呂城又十里為奔牛相傳梁武帝時有人於石頭城掘得一僧暝目坐土中遂奏于帝帝問誌公誌公曰此入定耳可令人于其耳旁擊磬則出定矣帝命試之果開目帝與誌共臨問之無語誌詰其前事云云其僧一視誌即起身向南而犇去帝

令人隨追之僧奔至此地而止追使迫之遂化
為牛地因是為名

黃鶴樓

楚省黃鶴樓規模極聳秀歷年甚遠樓周遭懸
扁書黃鶴樓三字高大不止五六尺乃湖省恭
政陳澐所書甚適勁得晉法近古未有也嘉靖
末年五六月間值大雷雨忽棟柱及扶廊皆去
木三片自本至末柱柱分寸不差所去木片深

一寸濶二寸許其柱隔樓板三重不知木片何為剝去均齊如此雷使萬箴呈巧如太平廣記所載結馬尾千匹如一劈松枝滿山不遺者神機良不可測此予所親觀而甚怪之者曾未經年樓遂火豈其先兆與當道以廢遼府賽黃鶴樓汎江至楚續製比舊者壯麗有加而聳秀則遠不逮懸扁乃王仲山所書視舊扁亦可雁行萬曆己亥又燬今復造尚未竣工不知視昔何

如也

天狗兆災

萬曆十六年九月中旬天初明時西南忽見有紅白氣如龍亦如犬長竟天其光下掃地及拂人面皆驚倒良久方不見尋攷天官書以為天狗星見掃民間也次年果赤旱數千里民至採榆皮買麻餅充食餓死者不知其幾千萬人又繼之以大疫死者益無筭甚至有疾門者余邑

大市長街鎮日鮮有人迹
鄉村益寂甚灌莽極
目余友劉君嘗有詩云
文武衣冠凋喪盡
鄉村第宅空閑多
行人強半背衰經
驛路頻看長薜蘿
每憶此詩遐思當年景象
猶可駭心隕淚

○多骨瘡

吳氏有女跌傷其面者久
瘡不消以視都公維
明維明曰劉宗序世瘍醫
盍召而決諸宗序至
曰多骨瘡也法飲麻藥以
刀剔出其骨得愈不

然明年此時逝其家以為浪語維明亦曰劉兄亦故售術者妄言邪已而瘡中骨稍長明年其長凝鼻晝夜號呼而卒維明乃歎服

二神僧

劉彥敬謫戍大理其地有二僧曰宗慧宗性年踰期頤日坐一榻上少食寡言言必示徵應三司拜不荅禮彥敬往揖而二僧乃舉手既退弟子問此戍卒師何禮為一僧曰吾於定中見之

彦敬聞而往問師於定中見我何為荅曰見汝
附黑龍掌耳未踰月太宗即位彦敬以潛卽舊
臣被召卒于途

山魃

東廣山僻處有山魃焉半是鬼半是人蓋能隱
能顯也但有一手一足必兩人相幫然後能行
租民間田耕種臨收穫則田主自臨而分半與
之若多占斗升則能為其家作祟其女婦好施

粉及塗胭脂過客或於彼投宿稱彼曰山姑及
送與脂粉其婦乃喜恣與飲食不苦索值又善
伏虎虎常常來其所居婦輒批其耳掌其面曰
班子班子勿驚吾客虎即帖然搖尾而去其異
如此

張真人家

張真人之始祖善相地負其親骸骨行求十餘
年到龍虎山覩其崖吉而峻險不能梯乃粉其

骨為殫丸以弓發之至若干丸而墮後復再中
至若干丸而止故其封爵中絕尋亦復續此其
驗也又其家遺誓云傳睛不傳髮傳髮不傳睛
今子孫襲封者非髮髮上指則目睛仰生云

續婚前定

余邑李公香言作教數年室人物故兩子相繼
夭惟一孫亦有側室一夕夢過一神祠有尊神
在座因謁之遂啓神曰某作寒官既喪耦又連

喪子不識繼此房中妾還有生男分乎神君曰
君尚有子係楊州葉氏所生李君從此遂萌續
弦之念其學吏楊州人乃託彼為訪楊州可娶
者無論室女及再醮悉錄其姓氏以便所置吏
以七十人報并無葉姓者李君以為前夢不驗
念遂寢居無何擢湯陰令舟行過楊州以事留
旬日前吏又來議婚則所開列有葉氏矣因使
求婚一言而女之父母即諾遂成婚與俱至任

所十月果生男生方彌月遂致政還李君今已
六十有三其所娶楊州者尚未三十也

巧對

陳啓東震長洲人文定吳公友也善屬對嘗思
的頸葫蘆四字未就方浴而得之曰空心蘿蔔
天生語也喜而躍浴盤頓破翰林舊有句云賓
之李西訪東之江朝東之賓之無能屑者適啓
東謁選至文定以扣之荅曰西也待由也由也

37-1

西也西涯為之擊節訓導分水一人題橋云分
水橋邊分飯吃分分分開啓東過而見之續曰
看花亭下看花回看看看到皆其邑地名也陸
文量叅政淞潘與啓東飲見其寡髮戲之曰陳
教授數莖頭髮無計可施啓東曰陸大人滿臉
髭髯何須如此陸大賞嘆咲曰兩猿截木山中
這猴子也會對鋸啓東曰有犯幸公勿罪乃云
匹馬陷身泥內此畜生怎得出帝相與撫掌竟

目其他巧癸尤多不能悉書

程篁墩 敏政 七歲時父教之書畧見其父立戲

曰子坐父立禮乎篁墩停毫答曰嫂溺叔援權也

東郊巡按蘇松刷卷許御史戲云北臺東御史
西人巡按南方東不能層陸公采私為對云冬
官復侍郎春日辨完秋稅又一人出對與學生
云呵視作書口內風雲生黑雨陸公又代為層

云鑄牌買快掌中天地現金星李空同在
有對云孤鴈渡江顧影徘徊如得偶人不能吞
陸公對云老翁照鏡鑒形彷彿似傳神

有一童善對時馮馴知府在座客舉一語云馮
二馬馴三馬馮馴五馬諸侯對云伊有人尹無
人伊尹一人元宰

永豐聶豹三山鄭洛書二公為淞江知縣同時
有俊声然議論殊不相下一日同坐察院門側

人報上海秋試無中式者聶公咲曰上海秀才
下第只為落書鄭公應声曰華亭百姓當灾皆
因業報人咸以為妙對

遽翁冬天氣盛而西涯怯寒二公並坐涯翁屢
以足頓地作声遽翁曰地凍馬蹄声得得涯翁
見其吐氣如蒸遽云天寒駢嘴氣騰騰相與一
咲

吳竺長

鳳陽一小民出行忽自撈于市上半日始與人
問之云初出犯本縣城隍節被撈在街頭忽見
一大官同出問之云送高郵城隍赴官也視其
神乃隣居秀才吳益長大呼求救吳為言于邑
神釋之且囑曰我來急不及答某給事中書歸
語吾見於床席下覓書出代為答簡其人扣吳
氏方以三七設筮具告所見尋之書果在席下

術有別傳

醫理玄矣非至神聖不能為之匪惟醫也卜筮
星相卦數風水符水皆是物也而世人皆據帝
上陳言遂謂達天人之奧窺鬼神之秘過矣何
怪乎萬試而萬不效也嘗謂古之善術者皆有
教外別傳父不得而授諸子師不得而命諸弟
非不傳也不可傳也其不得已流而為言筆而
為書皆末也而後世相倣益非其淵源之自矣
穿鑿附會迂誕瑣細茫茫然使人無所措手藉

令古之善術者見之皆在所擯而世猶祖其說
以求竒中可咲也哉

南廳蛇

正德戊寅南廳外西號墻中有一蛇長數十丈
大如合抱木頭如甕因身長陷墻中隨磚縱橫
成形中土皆化去一號中有一氣孔如小錢大
廣西一生某因清明家人出買物偶坐舍中惟
見雛雞聲哈哈叫入孔中彼知有蛇矣窺之但

見兩目如炬即白之大司成命鄰號二十楹盡
移空乃以長小竹未置一毒弩矢中其目俄聲
如震霆二十楹連牆俱覆矣始露其形如許云
隨白守備廳令小教場軍斫剝為段扛棄江中
人家宜常焚雄黃可辟蛇所當記云

徐武功瑞龍吟

武功伯徐公天順間遭謫被逐放歸田里號天
全翁脫去世故棲心立壑其遊靈巖瑞龍吟詞

云在麗地是吾鄉西山更比東山好有罨畫樓
臺金碧巖扉彷彿十洲三島却也有風流安石
清真逸少向西施洞口望湖亭畔天光雲影上
下相涵相照似寶鏡裏翠娥粧曉且登臨且談
笑眼前事幾多堪弔香逕踪消麝廊聲杳麋鹿
還遊未了也莫管吳越興亡為他煩惱是非顛
倒古與今一般難料笑宦海風波幾人歸早得
在家中老遇酒美花新歌清舞妙儘開懷抱又

何須較短量長此生心應自有天知道醉呼童
倦進餘盃便拚得到三更乘月迴仙棹此詞為
人贈矣公年六十六而卒墓在吳縣玉遮山吳
文定公以詩吊之有衆口是非何日定老臣功
罪有天知之句

墨談

三十年前墨止和劑成餅不施文采貴在州細
煙真膠清杵到即無香料汪汪池腹間作清冷

觀舐筆不膠入紙不暈今製一取古文奇字
籀填銘鼎敦饗饗神怪千態花木蟲魚幻象百
出妙奪化上即皮相之髣髴采可鑑梳表蠟裡無
益文苑有漸上玄

今三四十年故家所藏舊市墨翫之如枯松枝
畧無啗華磨之鬱勃起藍烟不深黑和汁餘升
許都如止水豪端滑脫落紙清潤惜不多得
羅文龍墨是豪游中哲匠金相玉質水煤畫層

上清高華鮮令別作妙觀空青水碧木難珊瑚
一笏之費價抵連城

孟大中丞好藏書墨一旦朝露便為里兒攘取
殆盡聞有一挺為新安朱紫陽先生款是趙宋
時物不審作何色象計今不為村舍女兒畫眉
則為塾師小童塗鴉千年尤物類至失職何但
中郎竈下桐焦

江南奉使大璫製進

御數墨多龍文采翠表

冒黃金塗中用珠粉金泥龍腦麝臍色奪朝曦
芬溢九竅如內法醞濃郁饒舌然乏荷露清遠
韻朝堂高貴不比寒松居士墨亦宜然

松江製墨挺作薄片多署龍香劑磨之汁清起
重嵐不甚深黑比之士品則逸民之儔

有墨德有墨才有墨韻太上重玄匪石而堅入
水不漬着手不汚德也小而片研大而巨斗譬
之飲河無不具足捺管蠅頭拓篋方丈利可截

紙汁堪入木才也黑擬點漆翳若浮嵐澄乃秋
水泛則天花水煤結其氤氲木石鬱其爛熳韻
也合此三者致足為墨卿解嘲乃知隄糜策勛
不減凌烟

墨欲至實實則烟沉墨欲至虛虛則質清實實
虛虛既沉復清是曰墨神

松煤不層光桐膏太骨露要之松煤則君子閒
然桐膏乃文士符采

研發墨猶之錐利木穴墨磨研猶之水滴石穿
劉柔相制齒落舌存物亦尔尔墨月可盡一竹
筆半之研可逮雲仍三者功力悉敵世間天壽
不必程能課勞當自賦質有差

趙千戶妻忠烈

遼陽城去東四十里有堡曰東安廣衛軍千戶
所趙忠所守也正統中虜來犯堡被圍勢亟忠
妻某氏自登堡城覘其緩急見事不可為歸其

家嘆曰我嬖人一旦為其執去辱身以及家
吾何為哉即以藥鴆其一男二女然後自盡虜
攻城益急忠下閤固其圈門虜聲言聚兵門下
忠乃率眾登城縱火投城下復以火箭射之虜
未及備解圍去總鎮某以事白于朝 詔旌表
其門及進忠為指揮使云

顧三為犬

有僧于虎立入定恍惚中見一黑犬伏地白言

我顧三也在生曾坐長老一度今謫葑門葑家
橋謝真家為犬以錢一百二十文賣屠戶杜珎
當烹幸為贖而生之僧大驚明旦不俟鳴鐘即
持銅鉢下山至葑門見一人牽犬至問曰子非
杜珎邪犬乃蔣家橋謝氏之畜何苦殺之杜大
駭師何由知乃告以故曰此犬一百二十文老
僧無錢直以銅鉢贖此犬命即呼之曰顧三犬
低首凝視纏擾其僧不已街市觀者爭相傳說

信佛者皆舍錢滿其鉢乃舉以與杜曰足矣時
崇明一老人年八十餘至曰吾吃齋二十五年
矣願乞此犬養之死則葬於沙上不殺也犬低
首搖尾而隨之僧合掌而謝一市人無不嘆其
異

大理地震

時川姜公龍以按察副使巡至大理府見城宇
傾頽民生蕭索問吏卒曰諺云金雲南銀大理

言其富饒也今何以凋殘至此吏曰自正德七年地震至十五年乃息月以三四屋宇什物無一完者民家皆葺舍以居近始甦息營辦器具尚未議及垣屋安得如往時之盛公因問地震之詳其隨行千戶曰某曾供役前任劉副使公比日未午方巡城而行見西北上黑氣一道自空而來有聲如雷漸抵城角地即大震已而城搖不止左右隸卒顛躓逃散公執某之手仆於

城上者踰三時稍息昇歸公解呆坐不發一語
亟送之至省諸寮來視三日內瞪目不言雖能
嚥食飲而人事不省召諸醫謀之有識者曰此
落魂也宜復至原處招其魂入軀自爾蘇悟矣
乃如其言至城上原仆之處大呼其名者半日
乃於輿上蹶然起立曰吾豈在夢境耶衆問公
何所見曰惟身坐城上見城下往來憧憧而呼
召左右悉不應坐守旬日竟忘其寢食耳始知

此身真矢魂魄也時川公嘆異久之

盛公記前身

盛端明之祖將葬掘地得宋端明殿學士某之墓而生孫因以端明命其名嘗言前身為其邑門卒嗜酒因寒凍死有銀三錢乃平生所積在城下石隙吾妻尚在可呼與之父怒不許及成童又以為言乃召其妻至相與道生時事不認一日遭跌于地遂不能記

卞公詩

江陰卞戶部

崇

未第時有能詩聲對客揮翰敏

捷無比一日過常熟聞錢允暉睡詩名往謁之

二公未嘗會晤卞及門與閣者曰可語汝主詩

人特相訪錢訝何人自負如此適讌客有妓錢

令僕者出語之曰若賦贈妓詩一絕方接見仍

以艸降湘為韻卞不構思一揮而就詩曰琵琶

斜抱出餘艸艸貌與荷花兩不降今夜彩雲何處

宿空留明月照瀟湘
光暉見詩嘆服不已
倒屣迎入遂定交焉

徐饅頭婦變

余邑有徐鳳兒者以
癸饅頭為業親言其
婦數日一變為男子
週身皆毛今其婦已
死矣

宋貢硯

福建許姓者嘗估於
姑蘇過文徵仲玉蘭
堂見案上一硯文頗
珍重之許曰此硯廣
東是處有

之文咲曰此宋貢硯也乃端谿舊坑今豈可得
哉許知其說逾歲即携宋貢硯二十片過姑蘇
文見乃大駭之因嘆至寶何若是之多也文買
其四士夫爭買之頗得厚價至嘉靖乙卯許復
載三十片欲仍往姑蘇以覲厚利時海上倭寇
猖獗乃客於金陵為都中士夫所買詢其所自
皆自古寺中得之或見於村鄉訓塾是宋室將
衰遷於南海故廣東徃徃是處遺之

食品宜戒

食品有妨生養者並宜戒之凡辛辣熱毒之物如胡椒等類啗之極能助火而發痼疾炙燻油膩之物如肥甘等類啗之極易生痰而發癰疽生冷鮮利之物如瓜菜等類啗之極易壞脾而傷胃氣酒可以和血而開鬱而過醉則元神易耗或醉而行房則五臟俱損鱉可以補陰而去積而中有頭足不縮者腹有黃紋者足不全者

俱大毒悞食則能殺人河豚可以去濕而殺虫
顧中有大毒如肝子去未盡洗血稍未潔灰塵
或少沾食之即能殺人犬肉極補陽虛而不宜
於血虛發熱之人鰻魚極殺勞虫而獨妨于腸
滑泄瀉之輩牛肉健脾養胃而時溫當戒牛乳
潤腸補胃而寒泄非宜鱗能耗血而孕婦尤為
不宜糟能發嗽而脾積尤為當忌菱苗白菜利
氣利痰而甜菜滑腸啖之頗毒豈為清腸

清胃而茄子耗精食亦宜寡韭菜是白濁瘀血
之要藥而瘡疾有禁烏梅是久嗽宿痰之劫劑
而渴痢偏神胡椒尅食積且止腰疼痰喘反為
孽障生梨利痰火更消酒渴而寒泄竟是仇家
至于隨時樽節尤不可以不知時值清晨當使
胃氣常清苟多飲酒漿而茹葷腥則神昏而脾
有積滯時方暮夜當令胃氣有餘恐恣食物件
而縱飲酒則精耗而脾有凝積酷暑而多食生

冷則伏陰在內者愈增寒濕至秋必發為瘧痢
嚴寒而多食辛辣則伏陽在內者愈釀熱毒至
春必發為火病此又當因時而知戒者也

真役句攝

周都運愚齋之少子名弘補者以貲入太學年
未三十病且欲死其母劉恭人尚存甚憂之請
堂兄名弘香者共卧起香故庠生也云七月初
旬天氣正暑病者卧于樓上云樓上不必點燈

少選床上無有病者又有二嬾人撞見其出外
家人惶惑舉火尋之則在樓下偃卧乃昇之登
樓就寢少蘇云曰我被群鬼扛去見閻君閻君
云當死者是歷城周弘補非麻城周弘補也麻
城周弘補還當有三年活喝令群鬼復扛我回
至樓下見我家人嚷遂放了手舉家忻忻以為
得生至次日飲食果稍進及晚又曰事不好了
當死者還是麻城非歷城也但不信差人俱在

此索金錢酒食毋可遠與之勿令我受苦多也
劉恭人如其言同樓人有見其形者有聞其聲
者其狀似有數十百人弘補竟死又吾里中劉
鈇庠生其母病垂死家人同守其卧次扁門甚
謹一夕不知其母所在天明乃見偃卧于碓房
問之則曰我被衆鬼擡去見閻君閻君說我還
有三年活喝令送我轉至三日而亡此皆耳目
所聞見者誰謂鬼神之說為盡誣哉

戲馬山

安南國有戲馬山在清化府永寧縣巍然獨立
橫枕長江為邑人九日登高處按此可配中國
戲馬臺故事

正陽五通

壽州正陽鎮龔氏封鑰二百金於笥啓視失去
其童婿素無賴龔堅坐之不釋婿忽躍入黃河
而死他日其鄰沈氏女在室忽出白金一錠市

之其二嫂訝之曰姑本未嫁何緣得外人物得
非有他交徃將為我輩羞女曰非也向兩月前
見一男子短陋一足而行直扣寢榻我罵且咄
之男子咲唇豁及耳曰我聖人也與尔夙生緣
法幸勿有疑即并榻共合我力不能禁言亦噤
而不得出明旦去曰我有物贈夜則携一金釵
來昨忽又捧白金二百兩至曰此同里龔氏箱
中之物被我取來可從容用度與聖人交不慙

衣食之缺二嫂乃情此婿枉死龔氏聞之欲
索其兇抵言無此乃止

商顏

古詩題傳說事有用商顏字者蓋字書顏音崖
乃知即商崖也

居商谷

居公諱節字士貞號商谷文衡山高足弟子也
其画與詩字深得衡山家法甲申春余遊蘇顏

坐其齋中相與揚扝千古意其驩也公與世無
所求介特自守蓋不媿其名云贈余七言二律
其一云王家子弟自風流文采翩翩動五侯擲
地有聲新作賦傾城倒屣舊交遊月明赤墜磯
頭鶴花滿金閭塚上樓老我一琴君解識臨觴
再鼓思悠悠其二云白首無心與世忘多君過
訪竹間房行來山水連吳楚論到文章自漢唐
新綠染衣雲夢雨幽芳紉佩澧沅香相逢未久

忽相別他日相思天一方

異力異鬚

攸縣張子雲者身長八九尺為人担米肩各一石首戴五斗而行無窘步嘗卧石橋上其首去地數寸元末之亂鄉民推為寨主所乘馬灰色日行千里鳴金未絕自山馳下凡十里云歸附後為巡檢而卒同時有徐寨主鬚十餘莖以蒙盛之舒則其修二丈後亦歸附

○土遁老翁

正德初流賊猖獗有太監劄綱入京一老翁附舟左右不可太監憐而容之翁雅善謳歌吹笛太監尤喜數召侍飲宴舟人憎焉抵濟下而賊報至從者或逃或泣翁曰毋恐命舟中炒麵若干曰是可足三四人食請太監散諸僕而留兩人侍以麵和水為糧戒勿言咲乃出小囊於胸以七批囊中物每舟首尾各置少許而還賀曰

公高枕矣。太監猶涕泣。明旦賊騎充斥。皆曰。道曰。昨有龍衣船當泊此。今何之。最後一賊飲馬于澣。失足踐船頭。乃亡。幾踏入水。頓轡而去。及夕。從者返。咸言烟水茫茫。我公何在。或云。必遭賊焚殺。是故不見。相與泣于水次。翁乃徐起。收其物入囊。而舟遂見。太監德之厚。贈悉不受。問其名氏。不對。方置酒申敬。而翁躍升于岸。舉手珍重而去。視船頭有黃土痕。知翁深於土。遁之。

術

却病十法

靜坐觀空照見一切生死是非利害毀譽得失
皆妄非真譬如泡影當下消亡一也煩惱見前
一時不能排遣便宜尋一暢快事令其釋然所
謂借境調心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
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間反生慶幸四也宿
業現逢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家庭和順朋

自到言
卷之二

四三

3741

友契合無交調之言六也日與竹石魚鳥相親
常使有翛然自得之趣而畔援欣羨寂然一念
不生七也慎風寒節飲食嗜慾澹泊思慮減少
行住坐卧惟期自適無以自強八也覓高朋親
友講開懷出世之譚九也毋以病為苦毋以死
為患常令胸次寬平襟期洒落十也余抱病年
餘其間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慎守謹防蔑以加
矣而病必不肯辭去偶有一友持却病十法示

予讀一過便爾躍然不覺其契晤之深也因稍
為之增定如左故知非深於病者必不知病中
滋味耳萬曆丁酉夏日如居士黃承昊

九虫瘡

寶應有人生九虫瘡于股其虫首如蚓有口待
舖食盡豕肉一介飢則啞其股肉痛徹心髓不
敢不應其求也如此數年身家並瘠而亡又吳
人鼻中生息肉者夜則出遊双瞳宛然後名醫

為烙殺之而根尚存涕流可惡

○鬼借物

予昔在會城同寓沔陽一生魯姓名向道言彼處有古塚一所不知年代及姓氏塚中有卓几各一十二酒器諸般不乏鄰近有延賓而乏器用者焚金錢一百告于墓所焚借帖借用即得所願事畢即滌而還之不尔則至其家作祟又岳州友人為余言洞庭君有船與客裝貨及有

銀貸與土人但依與賃送息還之即無恙人莫
敢有爽其期又北土長源縣有子路畜馬肯催
與人乘之

○抄書

沉疾已在躬嗜書猶不廢每聞有奇籍多方必
圖致手錄畏辛勤數紙還投棄資人供所好恒
輟衣食費往來遠案行點畫勞指視成編亦艱
難把玩自珍貴家人憚何用推却從散離亦家

朋友笑既宦安用是自知身有病不作長久計
偏好固莫捐聊爾從吾意有子雖二人未知誰
可遺我但要披閱豈復思後世逢愚聚亦散賢
必能添置區區慮遠心何其錯為地不如供目
前一卷有真味

○題書厨上

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我始為士家無一
簡編辛勤一十載購求心頗專小者雖未備大

者亦畧全經史及子集無非前古傳一一堅紙
裝辛苦手自穿當怒讀則喜當病讀則痊恃此
用為命縱橫堆滿前當時作書者非聖必大賢
豈待開卷看撫弄亦欣然柰何家人愚心惟財
貨先墜地不肯拾壞爛無與憐盡吾一生已死
不留一篇朋友有讀者悉當相奉損勝遇不肖
子持去將鬻錢

右抄書與題書厨二詩乃楊循吉先生作也余

有書癖故并錄於此

花魚

雲南自地震後產魚甚巨而美昔所無也其清
澗中流出魚或重數斤文而潔名曰花魚乃自
海中逆流而上計其道理屈曲千數不知何以
能達也其點蒼山四時雲氣不斷經夏雪不消
土人走馬晨取午沃以蜜而售之用以消暑氣
云

○ 陳梓納贖冥罪

萬曆十七年三月內陳梓挖後園塋棗樹一科
木下有古墓見碗確鉄釘髑髏等項比時封閉
之一月後白日夢中見鬼物自稱古墓且責其
掘挖至四月初旬祀祖白日見牌票相喚差人
汪雲祥何穆周三聘等拿至一官府所究問前
事當議徒罪該贖銀一十兩三錢比在陰府無
錢生差人何穆銀納訖其銀利息甚重晝夜對

本縣時急市冥錢還訖其人乃吾邑小兒耳
言其事非傳聞也

洪真七

彭澤縣洪真七者奉五雷法行持有效數為鄉
民祈雨賜祛邪病鄉人倚賴之嘗有江西樵客
携一法官同行泊其灘下或告真七曰以子生
平負名而令此子昂然飛渡竊為子羞之何不
禁制其樵使不行乎則吾為子加敬真七曰諾

命取篆牌朱筆書一符焚于其所泊灘側其桴
力挽不上如有百牛牽挽者法官啞然曰此有
人以術相侮矣與主人登岸踪跡至真七門曰
師有所長盍較其勝負毋徒禁木筏為也真七
曰善乃集衆為約各以符水致一異法官言呪
法水滿一室而不滲漏真七言能呪民家米盈
倉誓已各施伎倆而法師所禁室燥無滴水真
七致穀穰穰滿家恚忿其敗拜辭頃詔真七曰

簪墜真七俯身取簪遂為法師鉄簡鞭腰三下
而遁此後患腰痛病又數年死數著靈應其子
姓雕刻真形廟而祀之旱潦疾疫必禱時降乩
附體為之剖判家事聆蠶之間毫髮不爽焉嘗
歲旱魃為虐問之書云明日午時雨其日晴空
無雲子孫皆跪候于門俄一點黑雲起于巽方
甘澍大布而他處不然正德中御史毀諸淫祠
其孫思五者解衣抱像以歸供之家拂其塵焚

香告禱焉及事定加金飾而返之俄降筆云思
五予嘉乃誠錫予乃壽汝本四十五終予今延
汝十年汝其孜孜力善毋怠思五平生遇相命
之士皆云四十五死至期大病瀕危而愈又十
年乃卒

胡守清廉

郡守胡纘宗天水人也以戊辰進士來守吾
學政事推重一時在官却時恒布衣蔬食

未嘗華侈蘇多錢糧羨餘之積公不以分惠自
私陞浙江大叅閫門大姓徐文明者感公愛造
真金起花帶一條為贖且曰昔固不可汚今餽
之有辭諒所不却公堅辭之徐嘖嘖而去復有
層官令吏懷金五十錠逆于途公咲曰故人知
君君不知故人何耶竟不受而去雖四知之楊
震亦何過哉

魚腹見

太湖有張李二姓隔湖而居並未育子而家貧
鉅萬張妾生一子甫三月乳母偶抱至湖溪嬉
遊失手墜之于水適有鮎魚浮遊澣下得見即
吞入腹乳母奔救而魚已去力不能及惟涕泣
呼天而已自分必為主人所責乃逃歸夫家鮎
魚被驚直至隔岸蘆中時李氏適有僕布網而
漁一舉即得此鮎重二百斤許割之得一小兒
條淨尚活氣息厭厭良久口作啞啞聲主人以

乳滴入口中却活喜甚易其衣買一乳母乳之
曰此天憫吾無子而賜之也名曰天賜親隣聞
者皆來賀置酒三四日而張氏失其兒了無影
響追乳母與夫皆逃之他郡竟不知兒在此既
半年李氏邀張飲酒乳母抱兒在門視之大類
其兒不敢言密訪兒所自隣云得自魚腹乃告
官追乳母至始具其情請歸其兒而李氏以為
非攘非奪乃天子其子不肖官乃斷令兩家各

出財米畜之需長合為娶妻以息其訟

廣蘭

端人好種蘭至蓄數十本者品類不一紫梗青
花者為上青梗青花者次之紫梗紫花者又次
之餘不入品大率種亦有法將山土同水和勻
搏成茶甌大以猛火燉令紅取出候冷捶碎雜
以皮屑納盆缶中二八月分種時而澆之則一
莖着三十餘花以火煨土者蓋其根甚甘恐乾

蚓蝼蟻所傷尔又有一種名吊蘭不資土力懸空而生其花亦香

賈人知足

廣西大叅海洲陳公言渠有中表弟衣食纔足不復求贏餘鎮日常微醉遇暑天輒於樹陰下偃卧不理人世事其姑娘謂之曰以子之能何不資遷有無逐什一利對曰非不能之但性不耐耳姑強與數百金使居貨數年而獲利十倍

遂舉所得以還姑曰賈雖獲利然旦夕計算未
有寧刻枉自白頭顧不如坐茂林飲濁膠自適
也力辭諸姑氏而鎮日耽飲如故

○龜峰山

吾邑麻城龜峰山甚高與塵境迥異山巔有寺寺崇佛
像內有化主香火化主姓張氏名毅甫江西進
士令於麻邑其後修行得道於彼顯化其地高
寒即三伏時苟遇風雨可着綿山僧云平地見

雨皆自空而下山巔之雨若斜飄而上則其凌
于空際離地之叟絕可知矣故徃徃有山頂見
日而山腰雨者山門外有龍井旱年禱雨取水
必有應從井以南有馬跡石人以為化主顯化
之跡又有合掌石曾以手捫石壁得穀甫親題
番刻有約江西進士王偉同遊之語蓋宋孝宗
時也馬跡之前有試心石甚險一失足則墮身
萬仞骸骨齏粉矣其住僧及土人徃來上下不

白酉 卷之二
以為難蓋習慣也然痴心之徒有欲於彼捨身
庶幾乎武當真武金蓮捧接之事五十年前有
羅田一老夫挈其妻飯僧三日於彼捨身者夫
頰身首分於數處山僧因其處理之為二塚萬
曆庚子十月吾邑董生叔瑜讀書其上逢一男
子於彼捨身其骨肉粉碎若支解焉腹腸高掛
於樹枝蓋此男子齣筋斗而下故肢體尤破碎
如此也吁亦愚矣哉其蘭若三十四年九三癸

三竹未燬之前尚有缺瓦相傳以為唐天子所
遺唐天子有云唐太宗也蓋因一統志稱唐太
宗曾跣蹕於此夷考唐史彼時天子曾無出狩
之事若以為後唐明宗明宗登極八年跣步未
曾離汴京僅僅自守不暇何暇至此或是江南
李唐未可知也無從而質矣一統志又以此山
為栢舉山以為春秋吳楚戰于栢舉即此地夫
吳來救蔡蓋欲直走楚都若孫武子直楚魏都

之智耳何由來到龜峰龜峰陡絕尚不可駐足
何從而駐矣其不察甚矣蘇子瞻尚誤黃州赤
壁以為周瑜破曹之赤壁况其他者乎

花快意與折辱

花快意九十四條明窓淨室古鼎宋研松濤漢
聲主人好事能詩門僧解烹茶薊州人送酒座
客工画花卉盛開快心友臨門手抄藝花書夜
深鑪鳴妻妾校花故實花折辱九二十三條室

人頻拜客俗子闌入蟠枝庸僧談禪窓下狗關
蓮子斲斲歌童弋陽腔醜女折戴論莽遷強作
憐愛應酬詩債未了盛開家人催筭帳檢韻府
押字破書狼藉福建牙人吳中贗画鼠矢蝸涎
僮僕偃蹇令初行酒盡與酒館為隣案上有黃
金白雪中原紫氣等詩

袁禮部著瓶史甚奇不能悉錄僅撫末段中教
語

呂景仁妻

吳民呂景仁者病死其妻寡居忽一日亦暴死
既而復甦自言初氣絕為二卒所執至一所若
公府上坐一人狀如王者令吏以冊籍檢其嬭
年壽檢畢復王者云此嬭壽未終夫雖死尚與
長洲縣吳某有三十年夫嬭之分理應放還王
者領之其嬭告曰吾身被拘來何由得還王者
書一牒與之上有殊印令二卒送至其門卒用

力一推不覺如夢驚寤後果再嫁為吳某妻迨
今將三十年尚無恙

為惡被賺

中州一給事中墮僉事罷官家居造高樓望野
外見有婚嫁者輒搶其新人入家淫樂數日方
遣出如當其意則遂留之其包人丁男占人田
地打死人命難以枚舉訟者蝟集官司莫如之
何偶分巡僉憲公臨其地乃其同年進士也因

不直其一事深恨之謬為恭敬伺其回拜厚款
相留漸漸移席入于花園盡閉其從人於外呼
侍婢數十人出將僉憲褪衣杖之二十僉憲負
痛而出不以告人河南按察司總憲公亦僉憲
公之同年也僉憲回省屏人泣告于總憲公且
示以所傷之痕憲長憤激謂之曰我自有處公
宜勿洩遂差人厚加禮幣以申年誼彼接之甚
喜嗣是書訊往來不斷他日又有書約晤於會

自是凡有訟彼者輒重責而監之如是者
十人遂心動遣人往白刻期赴會總一入謂憲
長命啓獄門放出怨家在獄者數十人扛以入
獄竟罹大辟

稱傘疑鬼

有一人暮赴飲於堯花塢夜分始歸值大雨持
傘自蔽見一人立簷下溜即投傘下同行久之
寂無一語其人疑為鬼物也心甚惧思鬼無下

腿以足捺之偶不相值愈甚驚惶為鬼物也行
至一橋上因奮力推之於河疾趨入巷中有炊
糕者晨起亟奔入其門告以遇鬼俄頃復見一
人徧身沾濕踉蹌而至號呼有鬼亦投其家告
云為鬼推入於水二人言訖相顧愕然不覺大
咲而散

蔡霞山譚

蔡布政潮性敏爽談辨風生為湖廣提學副使

至一郡該士見生負坐小舟讀書問左右記其
姓名明旦諸生揖罷公特呼此生出曰尔能屬
對乎生不論乃曰未明求衣生未及答即云
代尔對臨渴掘井此時豈看書時邪同官迎都
憲于江中冬月群擁炉坐公後至衆哄然曰蔡
公至矣可談一譔答曰無也惟有一異事昨聞
江中有群盜二十人劫商船乃滿載馬牙檀降
香也賣之利微棄之可惜乃相與謀曰吾等為

此事久矣。皆天公保護。盡以此香焚之。少盡敬
天之誠。何如衆稱善。遂架木香于山中。舉火焚
之。香氣直貫天庭。上帝以人間作好事。令二力
士訪之。乃非也。一群老強盜在此。向火耳。衆皆
絕倒。

○ 樊氏黑魚精

江浦人樊里長。暴戾為里人所憎。恒冀其敗。亡
其女為妖物。憑籍人皆咲之。樊恨甚。聞陳法官

者有神術乃具牒請之法官至曰汝能舍此女
我則為治主人曰欲女活耳柰何舍之死曰非
也能舍彼裸衣一視隨吾行法則妖物授首而
女身無害矣如何曰惟命乃取炭數百斤熾之
地穴取大鉄索灸而赤之誦呪畢女着單視自
內室出坐胡床上道士取火索纏之不覺重不
知痛纏已狂奔十餘里躍入一水塘中衆謂必
死父母亦悲怖法官曰無事也三時乃自水中

抱一大黑魚而出水隨之湧至家捨魚而跌其
索貫魚腮長一丈五尺重若干斤乃洩入火中
炙殺之少選女甦問其痛苦曰無苦也惟見一
巨神有胡髯引我入一處見一黑男子卧曰甦
汝者非此物邪吾曰是遂以索穿腮鎖之原不
知赤身受辱也法官悉辭其家謝物而去女得
生為孫氏婦

神挾人

鳳陽陳禿有三男嘉靖初夜起如廁忽不還三男遍求弗得次日乃在里中酒肆後呻吟主人聞而扶之問故言我被旋風吹入空中履虛行三時乃墜於此兩足皆傷不能行主人乃召三男扶掖以歸又葉監生東隣周氏富室止生二兒昏黑中為一巨神赤面乘馬携去至空中墜於土坑其母懸賞銀若干或抱還其家母如數予之蓋亦犯神節鉞被挾耳

石卵假父

臨淮有人父死葬而生婦者服飾容貌無不似
父生時而徒舖餽破器皿撓亂百端其子初敬
事之後以其無禮漸懈父怒罵逆子不已日不
得買賣夜不得安眠遍延巫師道侶不能却會
某真人過之往牒其怪真人以符至貼于門手
碎之曰何道士之能神其子又往告真人怒自
詣其家拷之入門其父深衣巾帶出肅自言兒

子無狀屈公相過我實其父耳生合受其素
而見乃不孝如此公幸治見無吝余也真人欲
容坐握訣誦呪以拒之父初奉茶周旋端嚴不
顧良久漸小已而縮長寸許變成一卵石真人
袖之而去問何怪亦不悉答但云石子精而已

○ 暉圓

入終南十七日至一處有老僧巢於樹抄其名
曰暉圓年二百餘食松栢枝躡生毛人往看則

問曰汝山壤人邪僧本山東而習終南音者也
問以 大明天子則云知有是人以後吾不知
其成否蓋元順帝至正中人云詢其年曰七十
二亦初入山時歲也終南學道者多及見之

白醉瓊言卷之上終

白醉瓊言卷下

麻城王兆雲元禎輯著

吳郡王世貞元美閱訂

三衢徐應瑞思山繡梓

文學根於篤實

聖門篤實無若子夏而以文學名文學固根於
篤實乎物實而後華也故曰篤實輝光後之文
人才子果自篤實中來乎蓋其本亡之矣而篤

不酉 五十一
實者未必文文其所文實其所實固非子夏之
所謂文與實也子夏之文與實若何先正曰子
夏篤信聖人則其所學者可知矣

卷

茶寮記

官保陸平泉著

園居敞小寮於嘯軒埤垣之西中設茶竈凡瓢
汲盥注濯拂之具咸庀擇一人稍通茗事者主
之一人佐炊汲客至則茶烟隱隱起竹外其禪
客過從余者每與余相對結跏趺坐啜茗汁舉

無生語終南僧明亮者近從天池來餉余天池
若茶授余烹點法甚細余嘗受其法於陽羨士
人大率先火候其次候湯所謂蠓眼魚目恭沸
沫沉浮以驗生熟者法皆同而僧所烹點絕味
清乳面不黧是具入清淨味中三昧者要之此
一味非眠雲跂石人未易領畧余方遠俗雅意
禪棲安知不因是遂悟入趙州耶時杪秋既望
適園無諍居士與五臺僧演鎮終南僧明亮同

試天池茶於茶寮中漫記

煎茶七類

一人品

煎茶非漫浪要須其人與茶品相得故其法每傳於高流隱逸有雲霞泉石磊砢胸次間者

一品泉

泉品以山水為上次江水井水次之井取汲多者汲多則水活然須旋汲旋烹汲久宿貯者味

減鮮列

三烹點

煎用活火候湯眼鱗鱗起沫罇鼓泛投茗器中
初入湯少許俟湯茗相投即滿注雲脚漸開乳
花浮面則味全蓋古茶用團餅碾屑味易出葉
茶驟則乏味過熟則味昏底滯

四嘗茶

茶入口先灌漱須徐啜俟其津潮舌則得真味

雜他果則香味俱奪

五茶候

涼臺靜室明窓曲几僧寮道院松風竹月晏坐
行吟清譚把卷

六茶侶

翰卿墨客縉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軒冕之徒超
軼世味

七茶勳

除煩雪滯滌醒破睡譚渴書倦是時名枕策勳
不滅凌烟

人心道心

人心道心本為貞勝者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微字當作微弱之微看若作微妙難見則與人
心之危何干且與下二句意亦不接矣言人心
惟其危殆是以道心不免微弱故當加唯精唯
一之功則危者可以不危微者可以不微人心

泯而道心全矣如此解似於本旨不悖

赤壁

杜庠字公房號西湖醉老以詩聲於永樂間其
過赤壁詩云水軍東下本雄圖千里長江隘舳
艫諸葛心中空有漢曹滿艤囊已無吳兵消炬
影東風猛夢斷簫聲夜月孤過此不堪回首處
荒磯鷗鳥滿烟蕪一詩人皆傳誦稱曰杜赤壁
云虛齋曾翰卿詩云白石江頭烈火紅千年遺

事說東風不知画史將何意不画周郎画長公
亦有意味吳匏庵詩云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
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
藏世昌綿竹道士與東坡同遊赤壁賦所謂客
有吹洞簫者即其人也微匏庵表而出之世昌
幾無聞矣

神取陳室

萬曆戊戌亡妻陳氏夢一尊官儀從甚都取彼

為耦亡妻拒之甚峻彼曰吾姑去然天緣有在
吾當再來也至己亥春仲夏前尊官復來亡妻
力拒之如昔語未及畢而醒旬日遂病病未五
日竟不起矣亡妻資品最高一腔之內空洞無
所染着在聖門亦大賢以下人物也其生平無
媿神明故沒亦與神明為耦矣

○生計徒勞

人之有生也則有生計自一歲至十歲以上為

身計二十至三十以上為家計三十至四十以
上為子孫計五十至六十以上為老計六十至
七十以上為死計中間管二擾二或追憶其既
往或逆料其將來外則苦其身以事勞攘內則
苦其心以密思慮用以為周身之防善後之策
者總之曰勞生然或計未周而生先盡慮未及
而形難留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騫而不止滅穀
求羊多歧路而終亡

無賴認母

吳人張魯其父嘗為瓊山主簿父死家產盡廢
魯落魄不檢無以自給有楊氏嫗失其子十年
矣魯訪得其家事曲折一日往泣拜自稱為其
子昔為盜誘去鬻見於遠方今始返歸其母已
不憶見貌猶疑之語以家事無弗合者乃大喜
厚撫之以為真得亡子矣已而魯病延道士蔣
生禳禳入室見魯笑曰張公子耶出語嫗曰此

非汝子悉言曾平生無賴之狀嫗悟即諭遣之
曾辨折再四辭窮乃泣拜曰為嫗作兒子兩個
月不少存骨肉情乎嫗不得已以衣一事遺之

謝氏奇會

有謝生者粥其妻於商人數年矣其姑夫管公
為永豐學訓導往謁之姑問妻安在紹之曰患
時疾死姑信之居數日宴諸教官妻呼唱詞者
齋僕白有一女唱曲者在門乃召入嫗抱琵琶

殊羞澀姑詰之曰子非風塵中女也何以至此
嬭曰我故蘇士人謝生妻也吾夫貧粥某商商
又轉與此人習唱言訖泣下姑問以家世及夫
姓名嬭具以告姑曰我即汝夫姑也留俟管公
婦以告管以銀十五兩為贖其人不肯管白知
府始得之俟謝婦詰之曰汝妻何在曰實以某
年某日死乃出其嬭示之曰此豈鬼邪讌語塞
復為伉儷居數日其父讌翁亦至管公問來故

曰近著得一書以活字印定持以求售耳管不
敢言子事第留之飯既旬日忽遇其子于外責
問流落狀管不能隱因呼其嬭出拜備述曲折
謝公大慟而卒管公買棺殯而歸之事之偶會
如此

○紀異詩

方矯亭集中有紀異詩二首其一云壬辰夏孟
月既望夜入酉東隣李氏子年可十八九門外

聞作聲蓬蓬似鼓缶開門出視之四鬼捽其首
踰墻更越樹勢若風雷吼捽至野廟中亂被老
拳歐父母號號呼踪跡竟無有親隣各燃炬訪
覓遍林藪夜半忽自歸狀貌殊俚醜其身長大
餘見者駭而走復于非故態瞪目且搖手毋妻
環問故稍語即開口青紫色浮面縲纆痕映肘
僵卧三日甦不能記誰某此理終莫詰語怪戒
曾叟其二云婁東沈生者累世濟其凶白晝攫

人質黑夜赭人居笑言藏鴆毒武斷肆梟雄小
民不敢言上一大豈尔容壬辰夏六月神物東巨
龍豐隆復雷火海若驅颶風蜿蜒至其家屋拔
僅存墉衣物十數箱飛舞入空中其間已成燼
鎖鑰還舊封移時天日開屍血亂流紅聚觀百
千人舉手向蒼穹作惡被顯戮天心誠至公偶
聞成短童庶以警群衆

○ 鬼車

嘉靖壬辰八月大霧至午而霽白石山有村民
見一物自空墜下其身如巨鼈肉翅一首在前
八首分列兩旁目瞑不開啾啾可惡蓋此物乘
霧出而天倏明不能開目而墜也惡以取而烹
食之味美或云即鬼車鳥也然吳中有人獵得
鬼車乃禽類形如鴨而大巨首在中餘首分列
左右一首啄食八首競奪故時流血養數日死
與今白石山所見絕異豈九頭鳥自有兩種邪

盛設陰謀

盛某者素險惡人號黑心家頗殷實欲造堂樓
五間地拘於其隣張數浼人與言張不允盛密
令強盜指張張竟誣服死于獄母與妻以地畀
之造樓盛無子晚歲始得子至五六歲不能言
一日當暑天盛坐于樓其子匍匐上樓盛曰以
汝故設謀如此蠢庸柰何柰何其子忽厲色作
聲曰尔何苦為此我非張某耶尔以無辜殺我

司學集

奪我之居我之來方圖報耳盛大驚望後一倒
而死後其子竟忘所言之蕩破其業亦死

廣竹

廣東竹不筍大頭竹圍二尺高可三四丈山居
之民以為筵棟桃竹如稷心堅節密可作杖筋
竹至韌可為琴瑟弦慈淨二竹一俯一仰可以代
尾劣竹有芒刺可作藩籬其雅者為相思竹兩
兩生笋觀音竹簫踈可吹縷絡竹節踈而葉毳

亦足供玩若竹筍味甘而涼境內四時皆有筍
食不此中州僅於春夏之交見之也

靳瑜陰德

京口靳瑜充道父也為浙江温州典史年踰六
十尚無嗣妻曰君年高而無子我亦血氣衰矣
必為君他圖一日瑜承長差往都下妻為置一
妾所費不貲瑜歸驚問曰此何為者妻曰以君
乏嗣故耳瑜曰其年幾何妻曰方十八耳瑜曰

我年老何可復累此少艾亟還之亦不究其禮
聘而瑜妻竟得孕一日其長侵晨坐堂上恍惚
中見紅袍人者儀從甚都呵殿入斬扉俄而誕
焉一子即文僖公也後歷臺閣躋顯融未必非
其父善念所致也

張小舍

張小舍居夷亭善捕盜允遇盜者張往視其形
迹則知其盜為某一日僑寓於南京水西門外

有一瞽者入手持杖點地進城朝出暮入以初
常張一見之謂衆曰此巨盜也其瞽乃詐尔明
日復過於途張以身觸之瞽曰子為誰張曰我
夷亭張也瞽曰我欲相見久矣張曰何時可至
吾家瞽曰數日間張歸竟不見其來他日復之
京見瞽者已徙太平門張謂曰尔何失信瞽曰
已來君家顧君不知耳張曰何以為驗瞽曰有
物在床褥下張歸發褥視之有白銀數錠利亦

白酉瑣言 卷之一
一柄在焉意蓋以銀嚼張利刃者示若不知止
則殺之也張亦駭服

舒經城隍

徐州舒經引之以丙戌會試上京病歸至中道
卒見夢于其妻曰上帝以我公直命為淮安城
隍之神富貴不減生時汝不用悲悼妻以告其
子子夢如之其父母皆同其夢乃延道士作醮
直詣淮安薦之一州皆知其事有孫九思者舒

之窓友也嘉靖甲午就試于淮安日執一書入
城隍廟坐或呼之曰城隍尔是我友舒引之也
何為不相訪問如此十餘日試畢夢舒來衣冠
如貴人曰我城隍也勞子相問為來報禮言訖
恍然而醒居數日九思吐血并許而卒或云慢
神所致或云為舒收入部下也予意孫生當死
故適違其會若舒公既以正直為神其肯以一
語之失遂戕無辜乎

立孝子袖麩

黃岡立孝子曾與里中張二交契萬曆丙戌春
孝子死旬餘張二夢同孝子遊一寺叙平生之
歡別時出袖中物以贈張二睡覺燃火視之乃
五黑麩也早訪其母叙夜夢并出麩以驗母哭
曰此余家所造酒麩其方異故其色黑見死曾
以十枚分置兩袖啓棺驗之其一袖果必五麩
避盜有方

37-1

廣州顧英嘗挾重負舟往雲間市布舟人苗
清者素依英為業且確實舟始渡江見綠衣童
子背負包袱至舟求附清執不允比至丹陽其
人復來清又拒之至澹墅清上岸其人延英入
酒館與之酬酢且曰尔往松江我趨上海中途
分路更無他也英諾之至泊所令清留之清不
得已曲從之後行至磧沙村其人解包取笛簫
底吹之清知其為號頭召同事也乃捲衣纏纜

推溺其人於湖遂令英收歛衣箱與二僕匿其
艇之夾傍又令妻子隱避已而將梢棚俱已拆
解纜畢見蘆葦中撐出一舟有二十人謂清
有綠衣童子坐艇頭吹笛今何往清曰已
前走可以速進賊從之時日已暮恐盜復
至遂挽舟避之港內有巨族傅氏清扣門
入見其主直告之故其主謂清曰此賊必然復
來汝急令衆人到吾家又令家童將稻草覆其

舟以絕其疑且使人探之明早果有二人以售
物為由潛問英之止息探者因尾其人揣其處
以報傳遂集百人往捕之賊送其半傳令人縛
械送所司皆杖死而以應捕人護送還英重酬
之而以百金勞清清因棄業買田以自給云

糞黃

萬曆辛丑仁壽令李公述職還過河南郟城縣
有孝廉謝王齋之子庚子亦舉孝廉云未第時

其家糞堆内生糞黃數枚李公掘視之其物形如東瓜大亦如之乃活物也彼處發旺之家糞多生此視後仍以糞覆之亦新聞也

丐兒還金得官

袁忠徹致政歸四明有鄉宦來賀蓋大參也大參年耄令一兒掖扶以進兒齒約十三四衣且縑縷貌亦奇怪坐定兒立于側尚寶視久之參政曰尚寶之注目以入相乎表曰以余觀此兒

他日之貴顯當軒輊於公參政曰公誤矣此兒素無賴不知何許人其貴何從而至素曰但取其相他非所論也其兒在參政家大肆不良遂出之丐食於嶽廟一日有嬭人挈包而進禱于嶽神之前禮拜之久竟忘而出見取包視之皆黃白也兒藏包以俟復見嬭人悲號而來尋覓所失兒亟還之嬭人以銀一定酬之兒曰毋悞矣欲得之不罄所有乎嬭人曰見何所依兒曰

無依故丐耳嬭即携兒之北京為夫詐屈其夫
蓋四明指揮使也以寃滯獄者幾載嬭因變易
財產得所需為資給指揮無嗣亦乏支庶竟以
此兒承襲祖蔭

拆絮供詩

西涯李公往歲與客聯句拆敝褥中故絮以代
燭人或謂其好奇之過余曰不然亦古人刻燭
之遺意耳其次白洲留別詩有看花不厭傷多

酒燃絮酒供未了詩蓋紀其實耳

吳僧詭誕

吳中有僧以化募度日嘗至鄉中一大家其家
蓄一鷺見僧入門屢啄其衣主媼適見之僧即
詭曰屢夢我母托生宅上為鷺今得相見願以
米五斗贖歸供養言訖潛然淚下媼信而不疑
竟與之米亦不受此婦之子適自城中歸途中
見僧維舟柳陰下殺鷺為饌道事於母母曰得

非向僧乎語子以故其子大咲亟令二僕駕舟
追及縛僧歸痛箠之鄉老為之勸解乃得釋其
舟中所有悉為其家得之又河南有富家蓄牛
數百頭有僧踵門告曰吾母亡數年前夕見夢
云以生時罪業冥謫為牛今在君家願得贖之
主人言牛多何以辨僧曰毋告我汝視牛牛隨
汝行且舐汝者我也引僧入闌中僧前呼一牛
牛果隨之行袒而逼之舐其身不已於是持而

泣曰真吾母也舉家嘆異以牛施之不受其直
他日有知其奸者曰僧故蓄是牛牛好食鹽僧
以鹽塗身令舐之既久無鹽亦然乃使人賣之
又詭道以取之奸髡屢用此術一牛至三四易
云

世祿同官

高陽耿公裕大司寇清惠公九疇之子金陵倪
公岳大宗伯文僖公謙之子太原周公經大司

卷之十一
寇莊懿公瑄之子弘治中三公同任禮部耿為
尚書倪周則左右侍郎也三公皆世祿高位輝
映一時無與儔者人以為當代罕比後耿公終
冢宰倪公終宮保大冢宰周公終宮保大司徒
云

神治齋

邑貢士梧郵人其隣有少年與叔同居夜聞庭
中闕聲叔起視烟氣濛勃及霽失其子所在其

毋時改嫁他所以為叔謀殺之叔悞延道士
撥燒劾三夕其二聞屋後廁中呼聲類其見者
視果得之扶歸灌湯明旦乃能言云烟中被十
餘人扶去行樹杪上不知幾何里至一山中有
主者命我治燹同輩男女雜沓不下數百輩皆
鼓刀成風所食魚肉而無飯我懇告不耐腥食
乃予我米餅數枚食之云此些供中物也三日
黃衣吏持符至主者云黃紙文書到不得留尔

令人送我至原處推下乃在厠中身被樹稍摩
拽脚甲盡脫蓋土神王三郎者召之其神常販
煮江湖間人自不識

五峰結社詩

余與劉鳳嶠立肖崖結社五峰各有題咏先大
夫次韻頗為士林推許其詩曰五腦補形勝登
臨仰泰東鳳翔台蓋秀龍透石橋紅山峻雲生
鳥樓虛日射櫳廟荒存古跡碑藪勒神功鄂渚

征南近長安直北通本緣尋友出不為語僧逢
奇句元推白高才自屬雉所慚豚犬輩亦躡鳳
麟蹤挾貴悲偷俗忘年羨古風因親宗可主善
道昔須忠神聖當今日遭逢在尔躬棟牛如測
海隙駒似飛蓬上苑春無限爭馳錦繡中

左右禮

老子曰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又曰吉事
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

喪禮處之觀此則北人讓左者猶是南人讓右
殆以凶禮處之矣

微塵

纖細之物謂之微塵算法有微有塵按釋典有
微塵有極微塵七極微塵成一阿耨池上塵七
阿耨塵為一銅上塵七銅上塵為一水上塵七
水上塵為一兔毫上塵七兔毫上塵為一羊毛
上塵七羊毛上塵為一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

成一嚮遊塵七嚮遊塵成一蟻七蟻成一虱七虱成七橫麥七橫麥為一指二十四指為一肘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為一由旬一弓長八尺五百弓長四百丈一拘盧舍有二里十六里為一由旬二十拘盧舍為一踰繕那有四十里從此以往至萬里實自極微塵積數之也大戴禮王言篇孔子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

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
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

○ 馮婦搏虎文

張提學鰲山被罪赦還門下士往見酒間問公
巡江北有可咲之文否張云吾在徐州以馮婦
善搏虎為題一秀才云嗟乎馮婦一婦人也而
能搏虎不惟搏也而又善搏焉夫搏虎者何扼
其吭斬其頭剥其皮以俟於五味之中而食之也

豈不美哉舉坐皆大笑

飲器

酒器一曰飲器史記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
為飲器讀者謂頭骨不可為器以飲又注家多
謂洩便器如虎子之屬惟劉氏注云酒器集覽
正誤以為非按呂氏春秋襄子與魏桓韓康期
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既謂之觴非酒器而
何又漢書匈奴傳單于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支

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若澠便器則不可盛
血飲矣澠俗作尿

行止

俗謂言行不顧者為無行止詩云人而無止傳
云容止可觀史言張垵舉止都雅裴諝舉止不
煩所謂容止舉止即行止之義也史言劉瞻行
止完潔又陳萬年醇厚備於行止今刑書載行
止有虧條例

科名前定

大宗伯耿公初登第時夢為監試見蘇中式者計十人中一人名張約迨弘治庚戌禮侍太原周公經為主考以子喪奏易公蘇之諸邑士子果中十人而張約在焉公之夢已距此三十年矣

西湖甘州歌

鄭虛舟

東南勝景控武林都會亘古名城瓊田玉界隱

約碧澄千頃雲連竺寺三天境路轉松濤九里
聲合浮塵斷宿雨晴蘭皋蘅渚杳然青紅芳盡
綠蔭榮動人香艷一枝明

煙霞最上層又飛來何處峭峰高並樓臺鍾磬
天風引落南屏游人尚識呼猿洞鳴鳥空依放
鶴亭合立樊繞蘿薜索短笻茅屋酒旗青金丸
小羅袂輕雕鞍玉勒照花明

重湖八望平似西施眉黛倒涵山影六橋陳迹

猶傳白傅高情逋仙嶼中梅已老蘇小堤邊柳
自生合菱歌起漁唱停片鷗飛破水痕青紅衣
娟翠蓋擎隔花人語綺羅明

樓船載酒行驟鴛鴦驚起双飛明鏡朝雲何處
空憐草宿寒垆石邊欲覓三生話閣上誰題四
照名合吳宮瀦越榭傾霸圖零落暮山青釵金
冷塵玉橫唾花香漬舞衫明

惜芳辰耽餘景西陵先有月華生好向津頭問

去程尾声

用藥樞機

嘗聞用藥如用兵而世有王伯之辨此何以說也
大抵用正則王用奇則伯用之得其當則似伯而實王用之失其當則雖王而亦伯今夫藥之溫涼寒熱言其性其酸辛苦辨其味浮沉升降異其施補瀉收散殊其用此各司治病之功者也
果孰為王孰為伯乎曰嘗觀茯苓當歸芍

藥陳皮等劑性質和平用雖未當亦不為害誠
藥中之王道也假若芩連之大寒姜附之大熱
參芪之大補山稜蓬朮之大耗硝黃巴豆牽牛
之大泄性皆猛烈未易輕試者也苟縱巨膽而
妄投之禍不旋踵矣譬之五伯之兵惟恃強力
以奮偉功而不顧殞身亡國之禍也曰是不然
夫用峻利之藥而取禍者非藥之伯也用之者
伯之耳脈症不明方術倒置有以致之也豈藥

之故哉人徒見當歸芍藥茯苓陳皮等劑無甚
得失遂目之為王道然不知非所用而用則病
邪不解而終不免於危亡矣安得為王耶至于
夫寒大熱大補大泄之藥人見其用之不當取
禍反掌遂畏其為伯不知脈症精明施之允當
則以峻利之劑回生于危迫之沉痾真若三代
之兵惟恐其來蘇之恐後也何為伯哉世之醫
者不辨藥性不精脈理如雷用和平者而謬投

以猛烈之劑是以斧斤伐木以殺戮擾良民也寧無伯功之害乎如遇危迫之際當用峻利者而猥守和平之劑是猶舞干羽於七雄角逐之前修文教于五胡亂華之日也寧非王道之悞乎然藥無王伯而鑿有得失症有緩急而用有君臣脈有輕重而机有操縱此又不可不知也如氣血兩病者而氣分重於血分則宜以氣藥為主而以血藥佐之如調血為急則以理氣

卷之十一
十一
佐之可也如內外兩病者而內傷重於外感則
宜以滋補為主而以驅散佐之如散外為急則
以補內佐之可也如寒以火鬱則當開其內鬱
之火而以溫藥兼解其寒如熱以寒閉則當祛
其外感之寒而以涼藥兼消其熱此其君臣佐
使先後緩急之間誠有樞机在而昧是者可得
為鑿哉

無念禪師

楚藩始封 昭王嘗供養禪師無念於九峰寺
相傳通慧久矣 昭王初封時禪師橫卧宮門
曰殿下一出此門則不能復入此門矣厥後
朝廷疑此禪師徵之入京陛見忽向後宮稽首
禮拜 上問稽首何為對曰貧僧見後宮娘娘
禮拜故此答禮耳 上遣人問之後宮云忽見
空中一尊佛在雲端上是以望空禮拜 朝廷
大驚遂還禪師九峰寺後歸寂今其衣鉢猶在

寺中

闕里災

弘治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午夜山東闕里被回
祿自宣聖家廟以迄殿寢門廡與夫宣聖手植
檜栢歷代碑記皆為煨燼事聞 孝宗皇帝為
之惻然遣學士海虞李傑馳文祭告于先師仍
諭有司葺復其舊吳文定公首賦災字韻詩以
餞其行一時翰林倡和斐然惟學士吳白樓

一鵬

一律云魯東風土信佳哉史筆先應為紀
地仍看千仞在瓣香方自九重來山頽當日歌
聲絕斗仰于今禮數該秋晚玉階歸奏事
龍顏知向笑中開文定極稱誦之

破題對句占人所就

江陵張相與吾邑汪衍慶同以奇童稱
東橋公指一樓者令作時景題張應曰仰觀不
足俯察有餘汪應曰鞠躬如也屈而不伸只此

數字可以卜二人之始終矣吾鄉董公童子時
外祖熊博士舉峰誕日出對試之云六十八翁
有數十人子嬭女婿及外孫稱觴慶壽便拚一
醉何妨董對云百世一師集二千士顏曾閔冉
并子夏論道傳經繼統萬年無已又謝泉溪出
一對云車馬象士并卒砲都來護衛將軍對曰
吏戶禮兵及刑工一齊輔弼聖主董君果少年

顯達

仙桃

石澗先生俞琰字玉吾宋末士人入元不仕專
精于易學旁通養生之說多所論著壯日泛舟
自太湖入城時月色如昼望見小艇中一童子
把舵有三人道裝坐酌酒歡笑急促舟人近之
諦聽其談皆長生要訣乃手扳其舷躍入跪于
船頭曰弟子俞琰也望吾師引度中坐者笑曰
突如其來如左坐者以銀盃斟酒賜之而壺乾

無滴願俞曰子無緣右坐者取一大桃如升肉
僅餘半令咀之曰食此亦可却疾延年俞恐又
失去即船頭奉而啖之懷其核以拜中坐者曰
可返舟矣俞登舟其艤如風掣鳥駛不可見歸
藏其核不以告人年八十餘一日召其子出核
示之曰汝父半生無疾桃之力也向使餘酒一
盃當不在塵埃中美語訖更衣沐浴而化其核
大如酒盃以寘棺中同殮云

尤氏夢

無錫尤懋宗魯總角時夢人與語云子欲入泮
須得祖父祖母同來督學乃可又出一軸大書
云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立志時一舉首
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覺而頗疑祖父母
之說明年年十六新到督學使者盧煥遂得進
學煥懋宗大父雪蓬翁諱也雪翁常廩于庠盧
為祖母之姓人以為奇嘉靖四年乙酉科鄉舉

壬辰登進士第雞與龍之說應矣甫仕十年擢
 少京尹郡齋乃元丞相宅也宅後一池大書鳳
 凰池三字於立石上懋宗以為官止此矣三上
 疏乞歸

鸚鵡

立瓊臺有題鸚鵡詩詞極警拔其詞曰為禽祇
 合作禽言水飲林棲任自便只為性靈多巧慧
 一生長是被拘羣世之露才揚己不聽其自態

故而有非分之干一為人所拘牽則糾身不脫者多矣觀此寧不悚然桑民澤有過禰衡墓詩云能言賈禍真鸚鵡隨德冥飛愧鳳凰用事屬對皆親切他人不能到也

犬活死現

南京水西門外王寶石家偶來一大黑犬逐之不去又非比隣物也數日後清晨時門外一人以擔荷一小棺過犬騰上噬其手棺墮地遂破

其中嬰兒見甦矣喧嚷間犬忽不見是其來專為活此兒也兒今已長矣

俗語

吳中諺語皆有所起。余游吳中頗久聞其一二暇日因注于此

鹽豆

如沈萬三為太祖築城工役者多不能

備葦菜以竹釘釘其几而炒鹽豈散之取其廉而不易盡也衆遂號吳人曰鹽豈兒

艾話 五代廣成先生杜光廷多著
仙家書悉出誣罔如感遇傳之類故人謂妄
言者為杜撰

宋東坡居士蘇軾寓言可笑事為艾子雜說兩
卷故世謂詼諧之談為艾話

宋布政 今人謂來陪客者曰宋布政即福建
布政使宋璋也璋交趾人以激變鄧茂七謫
陝西莊浪驛丞景泰初被赦卜居於吳為人

治喪次每至人家留連不去故云

○
白八哥

又朱鎮撫得白鵠鵲教以人言以水晶

盆養促織敵

宣廟深得春喜進指揮同知

今葑門朱指揮也故吳人以哥貨可居者曰

白八哥

龍王廟蛇

通州石渚馬公公子以廕任前府都事賈裕

宗皇帝恩詔至閩廣歸云江中遇一綠色小蛇

長尺許遊近舡邊舟人即以淨器貯之殺一鱉
送至龍王廟上蛇至供棹上食其血復自去江
中更近別船亦如前享之

英布

史記英布少時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
法當刑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即相者固妙也使相更推一步却不相其當王
而刑乎布之一生始終在笑

天降喪亂

昔倭賊蕭顯據東沙沙民多渡海避西岸賊遁
民復歸沙上爭欲收取殘禾花絮之利忽見黑
雀遍野中谷食盡銜花作巢民竟無所得常熟
湖邊某村不經賊後村民大疫又有王留者年
五十善計筭貲饒賊已走諸豪家留先擊破其
門戶毀其器物擲散庭中而遁貲藏密室賊分
隊劫剽造門即去賊退貲獨完人皆賀之期年

一疾而卒無後乃知喪亂天之降不可幸而免也

殺生

南京沈祥以煮螺為業一日挑螺一担晚歸候明日煮之夜間聞屋中颯颯之聲祥惧急起看之見螺俱在屋上作聲遊去筐中一空祥惧遂不煮螺苗姓者宰燒鷺為業每日無論數十久之其人如鷺眼視人一夕將死見鷺數百來噬

身上若痛而斃一市酒家買鱖數百視湯沸纔
置湯中其鱖乘氣俱升屋上一屠者天未明宰
猪其猪忽作人言我是你家叔父你如何殺我

項籍不知機

漢書秦始皇東遊會稽渡浙江項梁與籍觀籍
曰彼可取而代也夫籍力能扛鼎才氣過人吳
中子弟又皆悍籍使籍乘此時天下事未可知
也豈特張良誤中副車而已哉乃復與漢持兵

百萬期以入關是不知機之所在也

童翠峰失銀

上天竺有一僧人童翠峰素與汪五峰徐明山
交善嘉靖三十三年間總督胡公取令蓄髮徃
說汪徐來降功陞指揮仍得不啻萬金置一石
窖於床下藏之娶有妻妾生子後童驕橫不法
無故篋人至死繫獄議抵家有火藥數十筒忽
然火發圍家焚死軍門准其回家收尸及揭視

石窖惟有清水而已

草木同名

獨搵草名鬼督郵列仙蹤亦名鬼督郵薯蕷名
兒草知母亦名兒草又芫花亦名兒草紫萼名
牡蒙王孫亦名牡蒙禹蔽名禹餘糧又赭魁亦
名禹餘糧童梁名守田半夏亦名守田枸杞名
仙人杖鴈蕩山有箐竹白死筍亦名仙人杖石
楠名鬼目而樗亦名鬼目

金琮字學

南都赤松金琮元玉書宗趙魏公有樓名極高
明樓每夜學書燃燭一枝價一分每月預送燭
銀三錢寒暑無間蓄趙書甚多以書法擅當代
然人品又高無枉道于謁是以公存日書名尚
未顯歿後人得片帛爭愛之同時有九峰徐霖
子仁亦宗趙又宗朱文公晚年筆爛可厭然篆
宗周伯琦名不元王之下但士類鄙其縱橫能

使城南豪富往來供用不及赤松之養高也當
是時詩句則謝子象雲山則史廷直小景則王
孟仁填詞則陳大聲蘊藉風雅為南都一時之
重今皆寥落矣

象戰

海門縣上舍成仇池曾宦遊西粵目擊交夷征
戰每象一隻上備板鞍一付三面有欄如床之
半屏前後鞞肚帶俱以大鉄繩為之象項一人

執鉄鈎牽引鞍上立十人各披鎧甲執器械行
動如飛戰無不利兵甚安逸此亦中土之所罕
聞者

音字

古人嘗論梵書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
字不在音故梵書甚簡不過數箇屈曲耳差別
不多亦不在文理而有無字之聲焉華人若不
列音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皆不識起例以其

源流出如彼耳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
比之實相遠邈故梵有無窮之首而華有無窮
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
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故所得從文入故
曰此方真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
文中入是以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
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為賢不
識字為愚予嘗究極於此西域以十四字貫一

切音謂婆羅門又有三十六字等之又有母生
子子婦母之說華人之字以四声調之然有声
有音声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者四声也其声
縱故為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者七音也其
体橫故為緯經緯錯綜是以後世帝王或有考
文皆本於六書未有不在四声七音也梵人或
有一字而作二声呼者或二字而作一声呼者
或無音以取声者或彈舌以取声者徃徃呼召

鬼神祈禱災異其應如嚮至若西域算法之字
猶簡於華寫字皆橫去及天文度数反得其真
其故何也今之楷書亦非古法今人以篆字為
首然小篆起自李斯若以蒼頡鳥跡校之音文
俱憐天地之奧旨鬼神之玄机無正於祈禱筭
數之微哉黃帝堯舜皆古聖人也使無蒼頡之
聖終於結繩以為治耳後人愈增愈繁堆案盈
几制度無一定之規此其所以不若梵之簡拔

也梵書制字殆盡蓋彷彿寫跡云

陳選

布政陳選以道學自持初為御史督學吳中韓
袞毅公父喪選青袍徒跣曰公服不以私易大
守姚堂設祭選劾其傷財趨勢而韓雍受非其
禮皆當罪選嘗謁徐武功武功屏徹樂器而延
之曰此人厲害蓋憚其守正云

姑蘇八景詩

天平之山何其高岩岩突兀凌青霄風迴松壑
烟濤綠飛泉漱石穿平橋千峰萬峰如秉笏凌
峻嶒嶒相壁立范公祠前映夕輝盤盤翠黛寒

雲濕

高臺築近姑蘇城千年不改姑蘇名画棟彫楹
結羅綺面面青山如翠屏吳姬窈窕稱絕色誰
知一笑傾人國可憐遺趾俱荒涼空林落日寒

煙織

昔傳洲上百花開
吳王游樂乘春來
落紅亂點溪流碧
歌喉舞袖相徘徊
王生一去春無主
望帝春心歸杜宇
啼向空山不忍聞
淒淒芳草迷烟雨

花開爛熳滿村塢
風烟酷似桃源古
千林暎日鶯亂啼
萬樹圍春燕雙舞
青山寥絕無煙埃
劉郎一去不復來
此中應有避秦者
何須遠去尋

天台

人 曹 玉 一 下
卷 之 一 下
Y 一
繁 花 漫 道 當 年 甚 舉 目 荒 涼 秋 色 凜 寶 琴 已 斷
鳳 皇 吟 碧 井 空 留 麋 鹿 飲 響 櫺 長 廊 知 幾 間 於
今 惟 見 草 班 班 山 頭 只 有 舊 時 月 曾 照 吳 王 西
子 顏

金 閭 門 外 楓 橋 路 萬 家 月 色 迷 烟 霧 樵 閣 更 殘
角 韻 悲 客 船 夜 半 鐘 聲 度 樹 色 高 低 混 有 無 山
光 遠 近 成 模 糊 霜 華 滿 天 人 怯 冷 江 城 欲 曙 聞
啼 鳥

長洲苑內饒春色
潑黛岫光翠如濕銀鞍玉勒
隨香塵多少游人
此中集薄暮山池風日和燕
兒學舞鶯調歌
當年勝事空陳迹
至今遺恨流
滄波

具區浩蕩波無極
萬頃湖光淨凝碧
青山點點望中微
寒空倒浸連天白
鷓夷一去經千年
至今高韻人猶傳
吳越興亡付流水
空留月照洞庭船

劉鳳喁令江陰有送此冊者大都皆姑蘇景也
然此詩問之蘇人皆不知為誰氏作也其詩頗
佳故錄之

久葬地不宜易改

凡入葬之地未可輕遷萬曆丙申三月末旬有
江甯陰陽魯仰山在余邑八里吸一家遷其祖
塋臨掘時彼見其塋上有人拍手不知止竟掘
之是夜夫病見塋上拍手人不離左右遂奄奄

以卒

陳鎰

都御史陳鎰自京師還，有舊屬往見，問近日朝政如何。鎰曰：「平常屬即奏鎰誹謗，宜正其罪。」詔翰林推解，平常字義翰林以中庸平常之道覆奏而免。

陳繼碎墓石

檢討陳繼致政，日為一婦人志墓，婦家已刻石。

笑有客不知座間詆此婦不孝繼唯唯率童子
持椎鑿造匠石家索原藁而碎其石曰吾豈妄
譽不孝之婦立返其幣

○楊芳臺遇仙

楊公芳臺江西南昌人萬曆乙酉未試前有一
羽衣人來相訪甚藍縷可厭芳臺避之乃強其
出云公每在場屋得無苦瞋睡乎吾有一丸於
臨場服之可以瘳此揭胸間膏藥出一丸授之

且曰尔從此聯捷矣芳臺喜約次日相訪於鐵
樹宮曰尔無從訪我我自今別後當於三邊再
晤也芳臺未之深信往訪不獲及試期如其語
服前藥果精彩煥然即以是年舉於鄉設醮謝
之丙戌又舉於春官其叔楊文林云然

鄧氏白狗

余邑瘍醫鄧橘泉與劉姓者居相對鄧有一白
犬畜之年久矣萬曆庚子冬劉宅一婢出外為

鄧犬啣其裙即覺昏迷少頃犬變為人頭帶孝
帽身衣白與之交如此往來不能禁其夫與鄧
言之鄧鎖其犬其婦即無所惑仍放其鎖婦被
迷如前矣因斃其犬大都凡物純白者年久多
成精即白雞白鼠皆然也

滿臘伽國貢火雞白馬

成化乙未滿臘伽國貢火雞高二尺餘身與凡
雞不同毛似黑綿羊亦麓項上無毛皮加斜紋

頂間一黑角投小塊帶火炭即啄之又白一
瑩白無比長項而高身紅嘴銳飼以白砂糖和
菜豆時華亭張汝弼為車駕郎中目擊之

王太守遇虎

宜興有王太守者常因祭掃其先墓在深山中
比至見一虎蹲於墓側衆畏不敢進王見其動
乃令人擲之以石子適中其口更不舉動衆疑
死虎近觀則知其石中喉而死王為之驚駭遂

快快不樂因念千里而回恰有是異歸夢其虎
告曰我為中石而死汝當遇石而亡王於是更
覺不樂後改任廣西平安府因忤觸兵官石總
兵者竟為石所死

石鹿

陵縣有鹿為祟每歲夏秋一巨鹿夜出至縣
衙觸物成聲逐之輒失所在推官蔡存遠攝縣
事方納涼舉盃而巨鹿不知何自逕以角翻其

几案而去蔡問何人所蓄吏言此物為怪二十
餘年不知所棲止蔡心異之他日入閩庫藏見
上地神案下一石鹿大如貓血乾清其身寸許
蓋是每祭土地即割雞血以灑之也蔡公悟以
鉄椎椎而粉之血流如泉怪止

鬼呼免禍

福建按察使張公權字邦鎮以進士為御史成
化間來按吳風力甚勁時人有獵師御史之稱

言酷吏頑賊皆被驅除也後以事降州判一夕
在官廨方就寢時將二更門牖已閉忽聞門外
有人呼其姓字兩聲張始不應又聞呼乃問為
誰即又不應已而又呼不已張疑之亟起開門
視之畧無所見忽寢室梁折屋崩張賴是以得
免害乃知為神喚也張後遷僉事累官至三邊
都御史

羅王易繩脫罪

嘉定羅玉一夕有仇家逼老母潛縊其門玉覺
略不移易他處第去舊繩別易一索懸之原所
明日走訴縣官曰玉素與其有隙今伊母自懸
于室却移置于玉之門以圖陷害尹察其縊處
有痕檢其致死之由復見一繩痕乃死後所懸
之跡事得暴白人皆言玉之多智也

○沈以潛遇魯班

蘇醫^州沈以潛宣德初徵入醫署垣有詔以潛治內

侍疾醫弗療令以潛代死者校尉追逐逼迫以
潛過橋倉惶跌傷尋宥之因為痼疾請放還鄉
百藥不效偶一老人款門而入謂以潛曰公之
疾宜急服某方則不死不然危在旦夕以潛治
麪飼老人老人曰吾少往某處即領享也以潛
俟久不至令人蹤跡之不獲以潛意其方非常
所用疑不敢服越數日病且亟伏枕而卧忽夢
前老人乘車服來從者甚衆止其冢以潛出遂

老人云吾前令汝服藥汝不從今將甦矣以潛
拜伏且稱老人為大仙老人云吾非神仙是魯
班也以潛遂覺即如所示之方服之其疾遂愈
後驗其日適建某處殿架梁也

任錄不欺亡友金

四川富順任錄嘗與一友交善友官湘南將往
有白金五百兩寄與任錄未幾友以病死妻子
扶柩還鄉貧無所倚因思所寄任錄之物令其

子徃且囑之曰汝徃彼不負分半與之若負約
汝但曰亡父有夙負故相貸耳更勿多言其子
果至錄家告之以故錄即持其物與之其子領
母命分與之半錄咲曰分之曷若匿之汝速持
還以慰倚問之望即謝去郡守盛公允高高其
義作文記之學宮以為勸

許王二公真

士大夫退居林下非真有隱情非真得隱趣則

鮮有不以山林為桎梏者嘉靖中海寧有許相
卿以給諫家居十年美貴溪相與之有舊比再
入相以書邀許且欲以南大司成相處許辭之
曰公此出已誤可復誤人耶後來貴溪不終人
服許之先見吳中王祿之以吏部郎不肯依阿
時貴請官不赴家居二十年座主甌寧李公默
時為冢宰欲強起之祿之以書辭曰豈有青年
解綬白首彈冠者乎隆慶初即家起南吏部竟

亦不受大都長往不返之人其興味自與人別
善乎馬公之言曰貴爵祿者以巢由為愚鈍爰
山林者以伊呂為糠粃信哉

孔公苦節

孔公之父友諒以双流知縣行取入科而卒母
以貧故一妾生一子併賣與廣東商人以去母
母又卒零仳孤苦艱難萬狀得父故人携以還
吳年稍長無錢從師伺諸生會講伏于屋後聽

之及入鄉校無條以紙糝染墨為之衣不掩形
食不克腹人不堪其苦而公處之裕如及舉進
士請于部得差往廣東覓其庶母母死其弟年
十八九為富人子乃白于所在監司携其弟以
歸公清苦之節老而愈厲為兩司家無坐椅居
室不完蔬食徒步久且安之兩任廣西郡邑部
民愛之如父母及任貴州廉公有威土官以明
珠美玉來獻公悉于堂上推碎之遂為土官下

火蠱行抵浙江火自口出高數丈而卒

○唐子畏不喜行令粧戲

唐子畏先生高朗士也一日偶同顧東橋尚書
晏于治平寺坐中客曰宜行一令以佐酒衆皆
曰可子畏獨曰夫行令粧戲可施于官府及接
客而井之家蓋官府會聚言談之間恐有差失
或致事端而接客之家所集者皆四方之人言
語不通故借此了事耳吾輩會集自有道誼雅

談何必以此為樂

王密

常燕有惡少王密者善泅水能水行百里自江南而北不踰三時以此橫行海旁每至大家必假貸為名人延飲盡歡得米數十石飽其欲則已否者白晝殺其主而去官軍捕之二三年弗能得他日追之急自某港水中行至劉家河凡百里乃夜出軍人見水有浮薪疑而以鈎取之

密挺身起嘆曰已矣欲過江西風不順饑虛不能為力天敗我也今舍吾身為爾輩請賞乃就縛時同列號包龍面者以善分贓得名亦就執
自任不易

杜少陵之祖審言詩名當世至欲徇官屈宋而其子宗武亦能詩與少陵齊名至有欲斫其手者故少陵詩云詩是吾家事其亦自任矣蓋如是而後可以自任也吾嘗觸類而長之韓昌黎

嘗自謂以文名於四方是以文自任矣孟子曰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
聖者是以道自任也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
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
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
是以天下自任也蓋文如韓子而後可以文自
任道如孟子而後可以道自任聖如伊尹而後
可以天下自任世有方窺其門墻而自謂已入

其室者其亦惑矣

排衙

今之官府即任并朔望升堂俱用皂隸排衙以鼓為節其唱喝凡三初曰大人升堂公座各繇次曰左右分班侍立各繇末曰各衙人馬平安各繇所云各繇即皋陶也蓋皋陶嘗謂獄吏旬日不呼其名獄中即病故云然

聖燈

聖燈名山大者徃徃有之如蜀之峨眉山成
都聖燈山簡州天光觀衡山聖燈岩巨廬之神
燈岩明州之天童山高麗大白山數處皆有蓋
山之精英發為光怪不足異也世人多歸佛氏
之神感矣大抵石韞玉則氣如白虹石有丹砂
則光如紅霞夫一珠之大者光猶照乘况名山
大川寶藏所興寧無光焰乎世人好奇目之為
聖燈神燈云爾明理者當無疑焉

宋生義教

宋生者金陵市中人也母弟好勇以拳棒著名
專與人角力生勸之曰勿為此他日犯人命必
為汝累弟不聽與人立契相搏負而死者無罪
及交手其人果死弟不以為意其家親屬欲訟
于官始大惧兄乃告之曰吾向令汝勿為今若
此何以處之弟泣涕無計乃曰汝家財若干悉
以與我我為汝理之可免弟盡其所有贈兄凡

二百金封記于家自以已貲周死者親戚事已
語弟曰女今貧矣當如何曰乞丐生曰子誠改
乎曰安得不改既數日後又以為問弟誓言至
死不復齒搏乃出其封還之曰向所與者皆我
貲也不失一物弟感泣為厲行致富兄卒喪之
三年每令節輒奠哭

舒布政

舒清德興人為四川左布政使守官清白見按

察使造金銀酒壺携入 覲賂當道遂棄官去
歸老蕭然乃題一聯于壁云天下有名窮布政
世間無用拙男兒

○ 魏公降鬼得婦

蕭山城楼下瞰邑學以怪物出没人莫敢登魏
文靖公驥家食時素落魄與諸士子決賭吾能
宿此無恙者諸公醵金若干為我壽諸士許之
公乞余禱茶燭而去月明讀周易貞嚴自持諸

士潛於筵中覘望之二鼓呵殿聲自南來一青
面鬼首雙角坐肩輿冠服甚異從者百許人去
樓數十武鬼卒窺見白云尚書公在此魅似不
悅云家去折輿而北自女墻下投富民周氏而
息諸士怖甚掩關不敢喘氣云魏生必齏粉于
魅吻矣公安寢達旦不以為意明旦告諸生以
魅狀乃下收其金而出諸生莫不敬服之公潛
訪周氏主人素欽其名延坐設食公徐問君家

所事何神主人蹙額曰小女年及笄橫為妖神
所攬夜必一來來則狂言叫詈昨云今夕與大
王成婚要具花燭無如之何公曰我能治此鬼
然何以為謝主人曰君誠能驅崇當以小女奉
侍巾櫛公請女出房索筆硯大書其衾云魏尚
書夫人周氏書訖告去向夕鬼復自城而下幃
幙陳設一如人間成婚之儀車馬雜沓烜赫莫
比女自起粧梳咲言迎婚鬼握手交語請丈人

丈母相見翁媪不得已拜延八席傳觴款語了
不異人宴畢携女郎入室手揭襦衾見七大字
驚云何處得此一卒前白午間老賊以女許魏
尚書矣魅歎吒麟齡目光火烈登輿呼皂不告
主人而去女自尔恍如夢醒問其向來曲折都
不記憶既而公來主人迎入為治裝送擇日以
女配之公後任至南京吏部尚書其女封二品
夫人

煩惱自取

有大臣以事煩惱令人作院本于前先一人至
曰樊須問此名孰取者曰孔子又一人至曰樊
噲問此名孰取者曰漢高又一人至曰煩惱問
此名孰取者曰自取者乃笑曰而今乃知煩惱
是自取的

陳媪入冥

鷓歌巷陳氏媪年八十四美嘉靖壬辰六月得

疾昏瞑無氣其子時年六十素孝謹守母屍垂
涕而心溫和不致殮至第七日蹶然而起曰昨
被兩個公人以索縛去送在土地廟中見左邊
白衣人數百右邊青衣人尤眾公人曰此白衣
是喫些人青衣則不喫些者待人齊一弄解閻
羅王處女是佛弟子母憂也八明主者問姓答
云是陳氏媽媽為皂隸捉來主者云汝未合死
尚有三年陽壽可速送歸比前加意修持庶免

地獄輪迴言訖遣去公人遂拽出門至中途云
吾二人一路伏事媽媽到此今又送歸如何不
將些小草鞋錢相酬我答孤身並無一錢將來
那得與爾語未畢即有青衣兩小童趨至旁曰
媽媽勿憂我為汝看守錢庫久矣要儘將去我
謝言素不相識何緣救一時之急童子出二錠
大銀於懷公人云吾等只要碎銀如許大銀費
鑿且又露人眼目吾不要我又顧懇童子童子

又出小銀二錠予之忽不見公人乃解索行至
一處水深可畏猛將我推入水中遂覺不知人
間是何日也一家悲喜乃悟二童子之物為預
修寄庫中所藏云

水竹樓記

武太常邦御以水竹樓徵楚雄劉節推為記其
文有云淇澳之斐而瀑布急雨之而碎玉密雲
之而投壺錚錚之而圍棋丁丁之巨細疾徐皆

先生之簷磬匏絃也又曰氅衣幅巾見者以為
神仙中人蓋劉公全用王元之竹樓記中語也
一人閱而咲之謔之曰夜夢有一人峩冠博帶
然氣抱不平予趨而叩之曰吾宋朝學士王禹
偁也昔作郡守有竹樓今被楚雄劉節推拆而
毀之且將吾樓中之物皆竊取之予曰何物公
曰楸枰一局壺矢一十二事文集十卷氅衣一
龍服巾一頂止遺囊琴一張在焉予曰竊此何

為曰都財於武衛水竹樓中故不平也聞者大
咲以為善詭噫嘻世之為文者不獨此矣

詹烈婦

青田八都山農陳好密者嘗忤其鄉大姓劉某
其銜之正德丙寅八月鑛夫盜銀坑事露劉誣
好密與謀巡司捕之逸去四卒執其妻詹氏時
日晡道僻詹自度必受辱覩其中一人髯而勇
佯以目眇之曰管勾幸為我主持毋令三卒為

亂妾當館君家惟君所私髯卒喜三卒言稍涉
戲輒叱之二十里至黃壇山遇樵者路側顧髯
卒曰妾屐折不利宵行假樵刀削之削已呼四
卒曰吾擲屐若輩先得者就歡四卒歡笑趨奪
叢棘中詹引樵刀自刎死四卒驚散時盛夏暴
屍旬日蠅虫不傷及葬面如生時年二十一矣
詹氏性剷寡諧隣女或稍侵之輒屏絕不與言
家屢空亦不假貸於人其真性如此事聞縣令

陳參題其墓曰節婦而斃死回卒於獄

陳並二公詩

陳公甫作詩多用日月莊孔賜多用乾坤有嘲者曰公甫朝朝吟日月莊生日日弄乾坤

白狐報德

山東朱生以舉子赴試京師停車道左以待夫馬食忽忽有白鬚老人跪拜車前生問何求曰我家中老白狐也偶出遊行為樵者所得縛以

賣我故出神求救于公幸有以生我前途三里
耶我危地也生曰彼索價幾何曰皮錢一千足
矣因扣頭曰誠能活命必重酬德忽不見至前
三里果有村民聚觀樵者縛一白狐求售生問
價曰千錢生探囊予之乃抱狐縱之草中而去
及旅次一少年匍匐而見再拜床下曰身即是
老狐非公為鼎中肉矣願為公僕以報然不可
洩之僕御但言親故所贈皂隸可笑生許之自

是日夕追隨不少離勤渠宛轉甚可人意故京
覓寓館買什物一不以煩生至科場近二四夕
不至生謂其遁去既而歸曰我為公求登第今
年闕命上管場我百拜懇之闕言今年天符嚴
不得入門吾泣言欲報人再生德問何人曰某
邑朱某也闕曰天榜吾已遍覽並無此人姓名
他日只可作一府佐若無大名位也吾拜乞無
教竟不諾模樣如此公當坐監為上計耳生未

信及試果下第乃肄業太學狐辭去生留之曰
我子孫多不能久侍恩府然有丸藥方仙翁處
求得可買丸藥治瘡痢者幾味合而丸之今年
夏秋之交二疾盛行以此賣施可供三年費用
再拜別去生如其言市藥合之千丸至秋京師
瘡痢交作乃榜于寓門賣藥病人服一丸良已
聞者爭來市丸治數百人得錢千緡計監中及
歸費尚有餘云

道家僭妄

朝廷設官分職取於科第加官進秩錄以功勳
非等閑也道家者流徃徃行法奏章白墜其
歷至尚書都御史亦屢刻印焉士夫聞之固不
足一笑然矯誣上帝莫此為甚欺滅朝廷莫此
為甚褻瀆名器莫此為甚居官者當速火其印
繩其人痛絕兩厲禁之可也

天相人相

素忠徹二壻一為盜死獄中一覆舟死于水二
女皆寡於家忠徹每為人談相則妻必叱云莫
訛言且相壻之日何在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
也言數之不可強免如此

○太極訴冤狀

翼諒自負道學佩一象環名太極圖桑悅怪而
作色曰吾今乃知太極扁而中虛作太極訴冤
狀不記其辭一時傳誦稱快

白醉璫言下終

雪濤小說

楚

江盈科著

郝之璽閱

鼠拔虎名

楚人謂虎爲老虫。姑蘇人謂鼠爲老虫。余官長洲以事至婁東宿郵館滅燭就寢忽碗碟砉然有聲余問故闍童答曰老虫余楚人也不勝驚錯曰城中安得有此獸童曰非他獸鼠也余曰鼠何名老虫童謂吳俗相傳爾耳嗟嗟鼠冒老虫之名至使余驚錯欲走良足發笑然今天下冒虛名駭俗耳者不少矣堂皇

之上端冕垂紳印纍纍而綬若若者果能遏邪萌折
權貴摧豪強歟牙帳之內高冠大劔左秉鉞右仗纛
者果能禦羣盜北遏虜南遏諸夷如古孫吳起剪之
儔歟驟而聆其名赫然喧然無異於老虫也徐而叩
所挾止鼠技耳夫至於挾鼠揆冒虎名立民上者皆
鼠輩天下事不可不大憂耶。

任事

天下有百世之計有一世之計有不終歲之計計有
久近而治亂之分數因之國家自洪武至於今二百

四十年承平日久。然所以保持承平之計。則日益促。自宗藩官制兵戎財賦。以及屯田鹽法。率皆敝壞之極。收拾無策。整頓無緒。當其事者。如坐敝船之中。時時虞溺。莫可如何。計日數月。冀幸遷轉。以遺後來。後來者。又遺後來人。復一人。歲復一歲。而愈敝愈極。雖有豪傑。安所措手。蓋聞里中有病脚瘡者。痛不可忍。謂家人曰。爾爲我鑿壁爲穴。穴成。伸脚穴中。入隣家尺許。家人曰。此何意。答曰。憑他去。隣家痛無與我事。又有醫者。自稱善外科。一裨將陣回中流。矢深入膜。

內延使治。乃持并州剪剪去矢管。跪而請謝。裨將曰：「簇在膜內者，須亟治。」醫曰：「此內科事，不意并責我。」噫！脚入隣家，然猶我之脚也。簇在膜內，然亦醫者之事也。乃隔一壁輒思委脚，隔一膜輒欲分科。然則痛安能已？責安能諉乎？今日當事諸公見事之不可爲，而但因循苟安以遺來者，亦若委痛於隣家，推責於內科之意。嗚呼！忠臣事君，豈忍如此？古人蓋有身死而屍諫，臨終而薦賢者，豈其及吾之身一策莫展，而但欲遺諸後人也哉？雖然爲之之道，蓋亦甚難。我明任

事如忠肅忠宣二公皆不免以身爲殉信乎任事之難哉。

催科

爲令之難難於催科。催科與撫字往往相妨不能相濟。陽城以拙蒙賞蓋猶古昔爲然。今非其時矣。國家之需賦也。如枵腹待食窮民之輸將也。如挖腦出髓。爲有司者前迫於督促後懼於黜罰心計曰與其得罪於能陞我能黜我之君王不如忍怨於無若我何之百姓是故號令不完追呼繼之矣。追呼不完筭楚。

繼之矣。箠楚不完，而囹圄而桎梏民，於是有稱貸耳。稱貸不得，有賣新絲，糶新穀耳。絲盡，穀竭，有鬻產耳。又其甚有鬻妻鬻子女耳。如是而後賦可完，賦完而民之死者十七八矣。嗚呼！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可不痛哉！或有尤之者，則應曰：吾但使國家無逋賦，吾職盡矣，不能復念爾民也。余求其比擬類駝醫，然昔有醫人自媒能治背駝，曰：如弓者如鰕者如曲環者，延吾治，可朝治而夕如矢。一人信焉，而使治駝，乃索板二片，以一置地下，臥駝者其上，又以一壓焉，而卽躡

見之

焉。駝者隨直亦復隨死。其子欲鳴諸官。醫人曰：我業治駝，但管人。直那管人死。嗚呼！世之爲令，但管錢糧，完不管百姓死，何以異於此醫也哉！雖然，非仗明君躬節損之政，下寬恤之詔，卽欲有司不爲駝醫，可得耶。

● 甘利

嗚呼！味之至甘者，莫過於利人之至苦者，莫甚於貧。以至甘之味，投至厭苦之人，往往如石投水，有受無拒。故四知却餽，楊震標譽於關西；一錢選受，劉寵著

稱於東漢。揮鋤隱君。視同瓦礫。披裘老子。耻食道遺。史冊所書。晨星落落。而垂涎染指。曲取貪圖者。則天下滔滔也。嘗聞一青衿生。性狡。能以譎計誑人。其學。轉持教甚嚴。諸生稍或犯規。必遣人執之。朴無赦。一日。此生適有犯。學博追執甚急。坐彝倫堂。盛怒待之。已而生至。長跪地下。不言他事。但曰。弟子偶得千金。方在處置。故來見遲耳。博士聞生得金多。輒霽怒。問之。曰。爾金從何處來。曰。得諸地中。又問。爾欲作何處。置。生答曰。弟子故貧。無資業。今與妻計。以五百金市。

固二百金市宅。百金置器具。買童妾。止剩百金。以其半市書。將發憤從事焉。而以其半致餽先生。酬平日教育完矣。博士曰。有是哉。不佞何以當之。遂呼使者治具甚豐潔。延生坐觴之。談笑款洽。皆異平日。飲半。酈博士問生曰。爾適匆匆來。亦曾收金篋中扇。鑰耶。生起應曰。弟子布置此金。甫定爲荆妻。轉身觸弟子。醒已失金所在。安用篋。博士遽然曰。爾所言金夢耶。生答曰。固夢耳。博士不懌言業。與款洽不能復。怒徐曰。爾自雅情。夢中得金。猶不忘先生。況實得耶。更一

再觴出之。嘻。此狡生者。持夢中之金。回博士於盛怒之際。既赦其朴。又從而厚款之。然則金之名。且能溺人。彼實餽者。人安得不爲所溺。可懼也已。嘗觀韓非以出婦喻黜官。曰。爲婦而出常也。所貴善營私耳。居官而黜亦常也。所貴善殖貨耳。嗚呼。韓子之言。世情也。楚有一人。爲令以墨罷官。歸而美衣。媮食。歌童舞姬。受享擬王者。醉中語人曰。我若無主意。聽孔夫子說話。今且無飯喫。安得有此噫。此造業之人。造業之言。然彼直狂誕。敢爲此語。世之口不若人心者。

可勝數哉。龐氏遺安。楊公清白。能不目爲迂濶者。又幾何人哉。

妄心

見卵求夜。莊周以爲早計。及觀恒人之情。更有早計於莊周者。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偶一日拾得一雞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當矣。妻問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借隣人伏雞乳之。待彼雛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雞三

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牯。牯復生牯。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牯所生者又復生牯。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舉責。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以三之一市僮僕。買小妻。我乃與爾優游以終餘年。不亦快乎。妻聞欲買小妻。怫然大怒。以手擊雞卵碎之。曰。毋畱禍種。夫怒撻其妻。仍質於官。曰。立敗我家者。此惡婦也。請誅之。官司問家何在。敗何狀。其人歷數自雞卵起。至小妻止。官司曰。如許大家。當壞於惡婦一拳。真可誅。命烹之。妻

號曰夫所言皆未然事奈何見烹官司曰你夫言買
妾亦未然事奈何見妬婦曰固然第除禍欲蚤耳官
笑而釋之噫茲人之計利貪心也其妻之毀卵妬心
也總之皆妄心也知其爲妄泊然無嗜頽然無起卽
見在者且屬諸幻況未來乎嘻世之妄意早計希圖
非望者獨一算雞卵之人乎。

嫁禍

金陵上清河一帶善崩。太祖患之。皆曰猪婆龍窟
其下故爾。時工部欲聞于上。然疑猪犯國姓。輒駕稱

大龜爲害上惡其同元字。因命漁者捕之。殺龜幾盡。先是漁人用香餌引龜。龜凡數百斤。一受釣。以前兩爪據沙。深入尺許。百人引之不能出。一老漁諳龜性命於其受釣時。用穿底缸從綸貫下覆龜面。龜用前爪搔缸。不復據沙。引之遂出。金陵人乃作語曰。豬婆龍爲殃。賴頭龜頂缸。言嫁禍也。嘗觀潘去華小說。載馬炳然事。乃知世之不幸而爲大團龜者多矣。去華謂炳然官至僉都。舟歸蜀。泊團風。舉家皆被盜。殲則殺長鬣輩之報也。古語云。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藥言。

哉。

戒性急

凡人性急最害事。非獨害事先足自害。故性急人不能憂。憂必損性。不能怒。怒必損肝。皆有死道。其不然者幸也。余觀古今性急人。有一二小事可發笑。令其人自覺。亦必自笑。當知所以懲其性矣。晉王述性急。一日下筯夾雞子。雞子不受筯。乃投之地。見其旋轉不定。用木屐蹂之。雞子偶匿屐齒空處。不受蹂。述乃就地手取。置口中嚙之。盡碎。方吐棄。我朝天順時都

憲陳智亦性急嘗取鑄剔指鑄墜地就地取之持觸
磚數迴盡滅其鋒乃已暑日坐廳事一蠅拂其面卽
叱左右捕之左右故東西馳驚作拏狀伺其怒定乃
罷或告之改智乃書戒性急三字於木尺置案頭然
僮僕有小過輒又持木尺自扶之噫此兩公事言之
皆可笑其實雞子也鑄也蠅也皆無知之物卽我怒
彼彼何損焉徒自苦耳是故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庶
幾能克已者哉

善變

夫理有常有變。然有變而常者。有變而變者。其在於物。雀變爲蛤。鷹變爲鳩。此應氣而變。變之常也。若王初平之石變爲羊。宋康王之泥馬變爲真馬。則出於應氣之外。是物變之變矣。至於人童變而丁。丁變而叟。此應時而變。變之常也。若公牛哀之病而變虎。崇伯鯀之殛而變熊。則出於應時之外。是人變之變矣。余嘗細推人變。又有不止此者。較之物變。有速有遲。夫速者耳目易及。人見而駭焉。遲者歲遷世移。變而不覺。苟非逆覩其萌。預杜其漸。未有不從善入惡。從

成入壞者。每見貧窮之家。朝胼夕胝。農畝婦桑。積漸不已。變爲溫飽之家。溫飽之家。枕詩籍書。旦呻夕吟。積漸不已。變爲文墨之家。文墨之家。鄉舉里選。賓王貢國。積漸不已。變爲簪纓之家。簪纓之家。登崇陟峻。累俸剝餼。積漸不已。變爲富貴之家。富貴之家。縱耳娛目。朝唱夜彈。積漸不已。變爲歌舞之家。歌舞之家。塵金土珠。浪費不貲。積漸不已。變爲鬻貸之家。鬻貸之家。基產罄盡。衣食不給。積漸不已。變爲貧窮之家。貧窮之家。富貧窮而奮。則又變爲溫飽。爲文墨。爲簪纓。爲富貴。富

貴而驕則又變爲歌舞爲鬻貸爲貧窮若此者所謂
歲遷時移溺其中者往往不覺求其逆覩預防百無
一二嗟夫簪纓富貴非可妄冀若溫飽文墨爲人子
孫者可勉而持奈何不察其漸僂僂然以歌舞易鬻
貸與貧窮而猶不知自奮與語不云乎宗廟之犧爲
畎畝之勤人之變也何日之與有嘻息其變也息其
漸也乃在乎人非振非鷹謂造化制我非愚則棄

駁祿命

末世祿命風鑑二家各持其說行於天下大端驗者

什一不驗者什九。要之其人非能精詣其術，皆竊糟粕自糊其口者也。第就二家較論，併考諸載籍風鑑之說，在在有徵，而祿命無聞焉。易稱頤若，詩韻委蛇。論語著閭閻侃侃，雖不言禱，然已陰寓之矣。至於傳記蜂目豺聲，卜羊舌之必敗，豕視狼顧，斷商臣之不仁，其言信如著龜，不一而足。若夫高祖龍準，隆顏呂公，因之歸女，班超虎頭，燕頤識者，度其必侯，許負之相，亞夫唐舉之相，蔡澤黔徒之相，衛青與夫鄧通之當餓死，裴度之當入相，在史冊中驗者居多。吾祿命

之不足信。比如雲貴之官有死者矣。而吏部猶然推
陞先死後陞。彼之官星安在耶。生員場畢。或偶然病
故。乃其卷佳者。猶然中式。先死後中。彼之薦元魁名
星安在耶。祿命之斷不足信。此其淺而易見者矣。若
論其至。則相亦何憑。同一貌也。仲尼陽虎一聖一狂。
同一目也。虞舜楚王一仁一暴。然則相又何可盡信。
但較之祿命。驗處多耳。

知足

富貴壽考。其途無窮。而天所斟酌於人。其分有限。第

人情豔於其所未至。則有愈得而愈無厭心者。嘗聞
閩中林太守春澤壽一百四歲。當九十九年。里人拜
節祝曰。願公百齡。公怫然怒。且笑曰。不曾要君家養
我。奈何限我壽耶。姑蘇韓學士敬堂未第時。人有夢
其官侍郎者。公喜甚。已而登第入館。其人時來說前
夢。率皆喜。及轉禮侍。予告而說前夢者。又至。公乃愴
然有憂色矣。夫百歲上壽也。侍郎尊秩也。而已至其
地者。遂謂止於此爲不足。蓋聞里閭惡少有評風月
之趣者。曰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着不如

偷不着。夫偷不着，亦有何趣。彼希冀者，意其中有無限之妙，而遂以爲不如。乃知人情薄已，然豔未然大率類此。故知止知足之言，真是定心丸。子不可一日不服。

知無涯

楚人有生而不識薑者。曰：此從樹上結成。或曰：從土裏生成。其人固執已見。曰：請與子以十人爲質。以所乘驢爲賭。已而遍問十人，皆曰：土裏出也。其人啞然失色。曰：驢則付汝，薑還樹。生北人生而有，不識菱者。

仕於南方。席上啖菱。併殼入口。或曰啖菱須去殼。其人自護所短。曰我非不知併殼者。欲以清熱也。問者曰北土亦有此物否。答曰前山後山。何地不有。夫薑產於土。而曰樹結。菱生於水。而曰土產。皆坐不知故也。余聞四明有蚌田。嶺南有乳田。夫蚌也。乳也。皆有血氣。人皆意其胎卵生也。而四明人之種蚌也。用蚌水灑田中。一點一蚌。期至而收之。如收五穀。量畝多寡。嶺南人之種乳也。用米粉灑田中。久之粉皆成形。如蚕蛹。及期而收之。擣碎。遂成乳。假令不經聞見。則

必執蚌與乳之必不出於田。與執薑之從樹結菱之自土產者一也。乃知物理無窮。造化無盡。蓋一例以規物。真甕雞耳。

忍耐

世人無賢不肖。皆言忍言耐煩。此三字言之甚易。而其實有難能者。若真能忍。真能耐煩。則其取禍必少。敗事必寡。昔里中一富兒。素慳。亦能從事於忍。遇仇家欲嫁禍。乃賄一乞丐於元旦。託乞。故出言詈之。富兒不爲動。已復詈其妻子。亦不動。丐者乃裸而露其

醜曰爾能啖我此物乎。富兒不勝忿，持挺撻之。一擊而斃。爲仇家所持，竟坐償此。知從事於忍，至於難忍而卒不能忍者也。又一仕宦將之官，其厚友送之。囑曰：公居官無他難，只要耐煩。仕者唯唯，已而再囑。三囑猶唯唯。及於四五，其人忿然怒曰：君以我爲呆子乎？只此二字，奈何言之數四。厚友曰：我纔多說兩次，爾遂發惱，輒爲能耐煩可乎？此知耐煩之當然。及遇小不可耐而遂不能耐者也。余所以信忍與耐煩爲難能也。

心高

余郡迤西三十里有河洑山。山隈有王婆廟。不知何代人父老相傳。此婆釀酒爲業。一道士往來寓其家。每索酒輒予飲。累數百壺。不酬值。婆不與較。一日道士謂婆曰。予飲若酒無錢。相償請爲若掘井。井成泉湧出。皆醇酒。道士曰。此所以償耳。遂去。婆不復釀酒。但持井所出泉應酤者。此夙釀更佳。酤者踵至。踰三年得錢凡數萬。家遂富。前道士忽又至。婆深謝之道。士問曰。酒好否。答曰。好到好。只猪無糟耳。道士笑題。

其壁曰。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做酒賣。還道猪無糟。題訖去。自是并不復出酒矣。國初蜀中一耆儒題張果倒跨蹇驢圖云。世間多少人。誰似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語雖淺。然其喻世切矣。噫。人心羶慕。非名卽利。名利之途。愈趨愈永。趨而不已。害及厥躬。然後悔之。其不爲貪得之。王婆能爲回頭之果。老者幾何人哉。

蛛蠶

蛛語蠶曰。爾飽食終日。以至於老。口吐經緯。黃白燦

然因之自裹。蠶婦操汝入於沸湯。抽爲長絲。乃喪厥
軀。然則其巧也。適以自殺。不亦愚乎。蠶答蛛曰。我固
自殺。我所吐者。遂爲文章。天子袞龍。百官級繡。孰非
我爲。汝乃枵腹而營。口吐經緯。織成網羅。坐伺其間。
蚊虻蜂蝶之見過者。無不殺之。而以自飽。巧則巧矣。
何其忍也。蛛曰。爲人謀。則爲汝自爲。謀寧爲我。嘻。世
之爲蠶。不爲蛛者寡矣夫。

雪濤小說終

三ノ月

三

600

談言

桃源江盈科輯 宋瑞徵閱

黃可

進士黃可字不可孤寒朴野淡於雅道詩句中多用
驢字如獻高侍郎詩云天下傳將舞馬賦門前迎得
跨驢賓之類又嘗謁舍人潘佑潘教服槐子云豐肌
卻老明且潘公趨朝天階未見槐樹烟霧中有人
若猿狙之狀追而視之即可也怪問其故乃擁條而
謝曰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撥之潘

言言
大噓而去

廬山道士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嗜
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冲舉魏王之
鎮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憩於道館迴翔嘹
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
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
其載毛傷背折血洒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
馴養者詰知其狀訴于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

之爲絕句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
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武恭

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
物。遇寰生日無餉。乃遺箱挈一故皂襖子與寰曰。此
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一似西平。寰以
書謝。後聞恭生日挈一破膩脂幞頭餉恭。曰。知兄深
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
一如洪崖。賓寮無不大笑。又記有嘲好古者以市古

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爲丐猶持所有顏子陋巷
瓢號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與武恭事正
相類

華陽生

華陽有狂生一夕乘酣訪隣曲隱翁見主人庭中月
色如畫梅花盛開乃朗誦宋人詩曰窻前一様梅花
月添個詩人便不同蓋自負也主人亦朗誦宋人詩
曰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蓋恐其作詩
唐突梅花也生忿主人嘲已肆詬而去明日主人到

縣訟之縣官呼狂生試詩甚劣笑謂狂生曰姑免問
罪押發去百花潭上看守杜工部祠堂聞者絕倒

崔張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多遊江淮常嗜酒侮謔時輩
或乘飲輿卽自稱俠二子好尚旣同相與甚洽崔因
醉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
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徃徃播在
人口崔張真俠士也以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
相推許一旦張以詩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職

得堰俗號冬瓜張二子一椿兒一桂子有詩曰椿兒
遶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人或戲之曰賢郎不
宜作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祐子戲者相與大哂後歲
餘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劔手囊貯
一物流血於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張
揖客甚謹旣坐客曰有一讐人十年奚得今夜獲之
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命
酒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則平
生恩讐畢矣聞公氣義可假余十萬緡立欲酬之是

余願矣。此後赴湯焰火爲狗爲雞無所憚張且不吝
深喜其說乃扶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
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即回及
期不至五鼓絕聲東曦旣駕杳無蹤跡張慮以囊首
彰露且非已爲客旣不來計將安出遣家人將欲埋
之開囊出之乃豕首也因方悟之而歎曰虛其名無
其實而見欺之若是可不戒歟豪傑之氣自此而喪
矣。

李西涯

武廟時內閣劉謝兩公同日去國，惟西涯李公獨未去。其後值逆瑾縱橫無所匡救，有嘲之者，畫一醜惡老嫗騎牛吹笛，題其額曰：此李西涯相業。或以告西涯公，乃自題一絕云：楊妃身死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爭似阿婆牛背穩，春風一曲太平歌。嗚呼！武廟時何等景象，公乃自謂太平。昔宋南渡後一宰執致仕家居，鄉人于其初度，相約爲壽。宰自謂曰：老夫不才，幸爲太平宰相，徼天之幸，坐間一儒士離席言曰：天下到大平，只河朔一起竊盜，拏不獲，蓋指金虜。

也。宰始大慙噫。若西涯者亦類是耳。

李觀

李觀賢而有文章。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岳翁方且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之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旣而聞又有寄酒者。士人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

言一
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遣懷。聞者大笑。

驛吏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往視。初見一室。署曰：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一神。刺史問是誰。言是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是誰。云是陸鴻漸。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庫。諸菹畢備。亦有一神。問是誰。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

李淵材

淵材好談兵，曉大樂，通知諸國音語。嘗咤曰：行師頓營，每患乏水。近聞開井法甚妙，時館太清宮。於是日相其地而掘之，無水。又遷掘數尺，觀之，四旁遭其掘，鑿孔穴，綦布。道士月夜登樓之際，顰額曰：吾觀爲敗龜殼乎？何其孔穴之多也。淵材不懾，又嘗從郭太尉遊園，咤曰：吾比傳禁蛇方甚妙，但呪語耳，而蛇聽約束。如使淮子，俄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首來奔淵材，無所施其術，反走，汗流脫其冠巾。

言
一
二
曰此大尉宅神不可禁也太尉爲之一笑嘗獻樂書
得協律郎使余跋其書曰子落筆當公不可以叔侄
故溢美也余曰淵材在布衣有經綸志善談兵曉大
樂文章蓋其餘事獨禁蛇開井非其所長淵材觀之
怒曰司馬子長以酈生所爲事事奇獨說高祖封六
國爲失故于本傳不言者著人之美而完傳也又於
子房傳載之者不欲隱寔也奈何言禁蛇開井事乎
聞者絕倒

士人婦

京邑有士人聳其婦大妬忌於夫小則詬詈大必捶打韋以長繩繫夫脚有喚便牽繩聳密與巫姬爲計因婦眠入廁以繩繫羊聳緣墻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改過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誓巫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師祝羊還復本形聳徐徐還婦見聳啼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聳曰猶憶噉草不美腹中痛耳婦愈悲哀後復妬忌聳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

人爲誓於是不復敢爾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
 註云箕星東方朔也東木克北土以土爲妻雨土也
 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也畢西方宿也西
 金克東木以木爲妻風木也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
 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則北宮好煥南宮好暘中央
 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爲妻而從妻所好也予一日偶
 述此義坐有善謔者應聲曰天上星宿亦怕老婆乎
 滿堂爲之一然一笑

石動筭

北齊高祖嘗燕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可
共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髡子箭高
祖曰非也石動筩云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動筩
對曰是煎餅高祖曰動筩曰射着是也高祖又曰汝
等諸人爲我作一一爲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筩爲
謎復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
是煎餅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筩曰承大家
熱鑊子更作一個高祖大笑高祖嘗命人讀文選有
郭璞遊仙詩嗟嘆稱善諸學士皆曰此詩極二誠如

聖旨動箏卽起曰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當勝伊一倍高祖不悅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箏卽云大家卽命臣作若不勝一倍甘心合死卽令作之動箏曰郭璞遊仙詩云青溪千仞餘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豈不勝伊一倍高祖始大笑又嘗於國學中看博士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動箏因問曰達者七十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箏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

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悅博士無以復之

1403167

I242.1
39

談言

談言終

下

37-1